京東路二段近中山北路一條巷子裡，開了一家
酒館，也叫安樂鄉，規模氣派都比前
，只是專做宵夜小吃的
酒館佈置幽雅，小菜可口，
喜於挑那裡沈酌談心。
那段期間，酒館是賺錢的，
，生手四個，等到附近酒館一多，競爭激烈，便漸入
又數出了。最重要的，還是因為後來阿偉
，傅老爺子失掉了
意撐不下去，結束
這，那也是一段奇緣。

阿偉從前也是跟我們一樣的，十六歲便在仁愛裡鬧大

下了。他是楊教頭的一批中子，沒起來，還是我們的大
師兄呀。阿偉
，大陸撤退，住海一帶的職的。當母怕着他逃到台灣，生
活很是艱苦。
人管教，逃學太保，極為淘氣。他的一个師伯給
在公園裡耍拳。他抱不平，找了一根鋼絲鞭
，要送到高雄少年感化院，
看上了那个小子，把他收為弟子，磕頭送禮，正正
式式連阿偉的姓都改了的。楊教頭從，阿偉不知那裡來的

去東北

恩重，拜到了那位如乾爹。傅老爺子对阿傅那一份，花的心血，比自己的亲生父子还要多。今，对他的提领教诲，无微不至。阿傅特别请福哥师，暂把功课補上，恰空中学。阿傅也不负大家厚望，成绩优异。放假前，他把我们一班带去一乘也理发加味口。後来也是傅老爷子託人，专程与航运公司，上了一张叫东方号的邮轮，全世界走遍了。

後

我们出发前的那一天，杨教头把我们带去一乘也理了个发，大家换上一身新的衣服，师傅领队，五个徒兒跟班，一行六人便到了南京东路去朝见傅宗山傅老爷子。傅老爷子就住在安乐乡的楼上，下面商店门，

一路兒

把牌却迟没有到。安乐乡三个殷红的大字，仍旧醒在门楣上。我们上了楼，来开门的，是一个二十七八，身材颀长的青男人，一见到杨教头便紧迎：

「师傅，昨晚你领着徒才们在唱得很精采哩！」

「大少爺，你迈拿师傅来向眉，物教头笑道，要不是你们老爺子茹素菲，咱们的师徒三人，今晚该唱它个通宵达旦哩！」

所以今天特地把小兄弟们带来，专面拜谢——还不快来見見你们阿傅哥哥！

杨教头回头朝我们吆喝道，我们一个个依生生的挤成了一堆。

「師傅，老爺子在裡面候駕了，你們請吧。」

「沒的料人嘿你，物教头緻眉呼道，」一辟捏住的森花兒
！沒有他們的氣，只怕我的命迈保不住！」

阿偉把我們引進了裡面客廳，廳堂裡的陳設，一例是中國老式傢具，一壁古旧的烏木桌椅，嵌了紋石的几案上擺着兩个白瓷的一隻大花瓶，瓶中插着一束

束萬年青。窗廳一面牆上斜斜的掛着一張劇照，白袍銀盔，胸前黑鬚飄灑，果然威風凜々，大概就是傅老爺子在汾河灣裡的薛仁貴吧？牆上還懸着兩把胡琴。傅老爺子就坐在客廳正面，一張太師椅上。他大約總有六十開外了，半寸來長，根々倒豎。他的臉上一對雪白的紡綢底裝，足上却穿着双黑緞子抱鞋。他背後那面牆上，懸着一幅更大的（注）劇照，大概是傅老爺子從前唱戏的時候照的，全副戎裝，披着黑披風，手裡拖着一把斜掛在牆壁的馬刀。方時已近黃昏，窗外的夕陽斜進來，照在傅老爺子身上，照得他那一

斜

脸上蒸
斑点点，

天似暗了似的，闪闪苔支。他正在拙捏斗指向我们问道：

看見我们進去，便掀下捏斗指向我们问道：

「就是这个孩子嗲？」

「是啦，老爺子，秋都头忙捺上去，安我们鞠躬行礼。傅老爺子也回礼。

「我带了孩子们来，参見老爺子。」

这着便面把我们一个个扼上去，安我们鞠躬行礼。傅老爺子也回礼。

「是啦，老爺子，秋都头忙捺上去，安我们鞠躬行礼。傅老爺子也回礼。

这个保人——

都受了郭老鬼那个乾母父的[illegible]！郭老鬼继宗他，一次又一次，去把他赎回来。铁牛那个囚囊却，早就该送到大牢去，犯乡的闲她一辈子，免得[illegible]我们公园里的人！」

「你们就这麽？傅老爺对我们这次是抵了天大的人情才把你们要出来的。要不然都送到桃园[illegible]去，我只保，甲承担都管你们的责任。今後你们出了事，连我都要受牵连呢！」

「你们都听见了吧？」物敖头接着道，「你们这个条命都是老爺救的呢，日後敢不孝顺，我把你们一把把就给扯了来！」

阿傅又在恶意了，我来督察个师弟情况：「阿傅端了一茶盘出来，上面搁了几把泛[illegible]

「大少爺，你不就这个师弟才能及得上你半分出息，我就乐得给不撒嘴了！」阿傅这样回来，「阿傅把泛[illegible]分给我们，坐到上个礼拜才从大阪回来，在公司待命。这次出去了大半年，有[illegible]个月的休假，他现在是二副了，傅老爺子微笑着说道。

「又开始！物敖头叫通，「老爺子，这才是你老人家的福气。完了事，还势甚麽？日後总是做你和老太爺的乾儿子！」

「这早次，那能这到那个上头去？」傅老爺子摇手笑道，「他如果肯刚台不反亲，飛起来，这老看他有出的男力

(24×25)

。我对他说："小子，菜没你现在开了二副，就耀武扬威，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们公司老闆重你，你就该越发勤懇们上。船上挺热大，一个不懒，一个不馋，一天饭碗，不安就，是常有的事。你脾气暴躁，更该自己警惕的。"

"老爺子，你把心，是多餘，杨敬头的堂弟，我看这个小伙子这么斗倒越发稳重了。"

"师傅，你这哂，咱们老爺子还一回经把我当作脸事之又，懒的楞小子呢！"阿偉笑道。

"你能懂得多少？"傅老爺子冷笑了一声。

"老爺子，养父母，老顺就行了，还求甚麽？"

傅老爺子皱了一皱斗笠頁道：

"老顺迟去顺了，这回来迟晚了一点点，高顾琴，倒是真正的韩国天才。"

"你老人家乱差父了，有人琴吃，我差了一大跟，迫像也没学着半根！杨敬头又禁感把我去来。"

"你急甚麽？师傅，"阿偉笑道，"日後迫吃师父的出去了，还怕没有人琴吃？"

"是麽？我迟望这他们的人琴麽？杨敬头懂道，等我迫师父上山卯去，这起乐着的，由肯指我戴个孝，送个终，我也闲目啦！"

"我们都笑了起来，傅老爺子也笑了。杨敬头又笑活了的问阿偉道：

"阿偉，你迫要全世界到处跑债。快满来时，那个国的那个最的地方最得跑？"

「沒有什麼事」阿偉擺手笑道，「我可不像這些行情。」

「少在師傅面前裝腔作勢，小心師傅也知道以後不帶你行。師傅也知道以後不帶你行。保險防衛你一定去過了？似乎是個基隆仔？」

「還不是跟公所的新公園一樣。」阿得這麼說，「全世界有千千萬萬個新公園，夜夜也有千千萬萬的人在迷茫。」

「我所說東京的新公園可是花如迷茫！」

「阿偉轉過頭來，朝我們這位師父還沒吹完的那一日本仔，也起鬨：「大少爺，快教頭來呆頭呆腦，你說的那些話，我一句也聽不懂。」

「其實那些日本仔，也是被徵召入伍的，封疆之一輪，有些看起來呆頭呆腦，不過是一般通仁。」

「異敏，過來！」

異敏越越的立起身走了過去，老早一腳通仁。

「你這起鬨牛，就算他還沒有個人，教頭一把將你多拉到那兒去，他照樣把你揍得鼻青臉腫。」

異敏的美術老師，一張被揍得鼻青臉腫的臉。

「這就叫不動手的話多麼。」

「就是他，教頭送通，推看異敏上去，「異敏，快上去！」

「依稀記得：上次你住院的錢是保險費給的；萬把塊，師傅回一下子即可賺拿得出來，是者命！」

吳啟走到傅老爺子跟前，傅老爺子低
頭一把攥住，拉回到身邊，拍拍吳啟的手背，嘆道：
「傻孩子，有甚麼過不去的事？斗亿青青（做得）
「這个好，就是這个（這）
菜看他平日溫順，今的（今日的）竟（竟）
「嘿，秋敖头的爷（爷）爷，（秋敖头代代）
揚金海，我又要（要）你（你）
态（态）未，（）你帶着（着）
收（收）久（久）（江湖）
就是連（連）
知（知）道，老爺（爺），（）
恍（恍）如（如）
（）
（）
（

「那裡有那麼容易的？傅老爺子還是中止收、南京東路就有多少家以實夜的酒館子，這行生意，那麼好做麼？」

「幹麼要去跟青葉、桃子爭一杯水喝？」桂枝頭搖道，「咱們安樂鄉不會做自己人的生意麼？老爺子可也記得從前咱們那個桃源春？生意旺的時候，夜夜都滿座，咱們那個老太爺睡得笑呵呵。秋花安樂鄉重新開張，正是時候，周經家的青葉、桃子、寫字正在莞慌，沒個去處，只要這個招牌一向，咱們老保那些舊客人的，都會仍舊來照顧。」

「這種生意越更越做不，」傅老爺子搖搖頭微笑道，「你去數數，一定

不慌斗，[illegible]用手撮了一下烟袋，[illegible]生意不如，[illegible]
顾了烟不住，小妹老实，叫人抢个。你钱合适，[illegible]安乐你
早就卖了出去了。[illegible]杨金龙[illegible]
掉这个馆子，竟想离开台北，[illegible]能
得上了船，我也了了一桩心事。[illegible]
了把握了的样子。[illegible]傅先生回头招了一下河傅，
[illegible]我伙把握了十二分，现在[illegible]
[illegible]该我享清福了。你又来[illegible]
老爷子，你和清福是享不起的，[illegible]
朝我们个指头了一辙，[illegible]你老人家仙[illegible]
老命为空，正[illegible]

[illegible]这个东西[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你呆了。今[illegible]等[illegible]
[illegible]这个[illegible]

[illegible]那[illegible]理用得着你老人家[illegible]
[illegible]，一切包在我杨金龙身上，[illegible]
金不必出面。[illegible]
[illegible]。闹酒馆子这些[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居？我敢保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老实，一手的菜。洋洋四百二十，
牌风甚，一副一百八。搞得梅
梅阿郎，眼睛瞪，
拗数头，讲了半天，傅先
数头只得
「老爷子，你我苍
傅志爷子瞅了一
「再说吧。」
夕阳徙窗外射进来，
那一角雪白仿佛，都望上了一层仁辉，仰
仰都起了仁支。

那野鸟儿就
爱他那个调子儿。

一

楊教頭天天跑到傅志弟那裡去遊逛，有時候還帶着我們去，一齊演「苦肉計」。有一天，傅老弟終於被我們打動了，說道：

「楊金海，我本想收山了的，你倫又替我找來這班狠人！只怕從今後我又不得清靜了！」

楊教頭捋捋左邊鬍，抱我們一齊仰天大笑：

「還不快去磕頭，謝過老弟的大恩典！」

安樂鄉翻修了，裝潢煥然一新。酒館並不大，只有四五十人容得下，有一張卡圓桌，其餘都

給一點一點字眼人都看得出的。

全是我們舒傅老的主意。

是一張張獨脚圓桌。左邊是一個L形的酒吧枱，有十二張獨脚圓櫈，吧枱後面的牆上鑲了銀亮的壁鏡。楊教頭說，這間酒館以暗紅色為主，沙茨吧枱都是紅的，連牆壁也漆成暗紅。燈光也暗暗的，只有吧枱後面的天花板上裝了幾盞白熾燈，照得人的臉孔紅紅的，使得做客的人都有點兒醉意。

等備期間，楊教頭便開始訓練我們起來。小玉和我分派到酒吧枱去當酒保。小玉嘴巴巧，善應對，吧枱的客人由他招呼籠絡，我在旁邊幫他配酒。

「今天你站到這個吧枱後面，就由不得你要睡於了。」

柳教头教训我们道，你的少爷脾气越来越大了，脾四程，大人不准吸烟，二不准黑脸，任是难听的话，你们只许骂作哑，别着嘴笑我们。咱们这里是个闲酒馆，做生意。完人来花钱，混要看你们的脸嘴？

本地酒，少给点，白酸甜，红牌威士忌，三星白兰地，还有洋酒。本地酒，低钱都实及的，赊头有限。柳教头道，洋酒很生，威士忌最好销，赊头最大，他（一杯倒）就酒糟泡拿出一瓶红牌威士忌来，加上苏打，干脆给我们看：

酒少了，客人不乐意，酒多了，咱们喝不起。你的走着瞧，量着点。客人如满意，你们就老实实，给他点数量。有时客人一高兴，要柳教头做主，酒保当班，又许他酒送给你们，咱们这行有个规矩：酒保当班，又许他酒，更得醉了生事。客人送酒，你们暗中例上一茶就行了。钱四六折成，你们拿六成，酒馆拿四成。你们不记账，老闷也赚钱——名大收益。

柳教头又分派呆敬托盘送酒，老鼠端菜跑堂。

师傅，老鼠支支吾吾的抗议道，我们一个月轮流一次大家洞々工作（把十号改为企之松才公平。

你那付贱脸嘴也不与照一照！配上松盘底，柳教头骂道，跑堂有甚麽不如，改事夜和客人照样还不是卷你小费！

有叩种睦了眠仍，看上你这个机械员呢，又会员机匠你怕仍，你急甚麽？"

阿雄仔也报了工作，由守门改[illegible]，像[illegible]巨灵门神似的，对那些想来溜掌的小流氓，有威慑作用。各个的司职派定後，杨教头又规定我们每日的清扫工作：

[illegible]、刘玉[illegible]负责洒扫铁锹，打砂一度，薪水加深。

[illegible]掉地摺掌。此上[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敬收，[illegible]掉地是[illegible]。[illegible]把[illegible]重病，抗得有乱胜——我就拿你溺下去。"

我们的制服本来是绿仁磅[illegible]，紧领衫，傅老爺子[illegible]

吹，说是像[illegible]，把那个白衣蓝裤的我们。杨教头，都说这是同中仍写生别的，创底衣胸袋上绣上安乐仰三个字。

开张的前一天，傅老爺子把我们全体都召到酒馆裡，我们由杨教头领队，一个接着一个，一字排向他企立着。傅老爺子，背着手，像检阅似的，在我们面前走了一次，然後突然[illegible]住脚，衝着我们，脸色一沉，一如铁灰的剑眉扬起，对我们训话道：

"从今天起，咱家就算一家人了。安乐卿的福福，就是你们的福福。这个你们要当自己的家一般来爱惜，咱们生意才会做遘。那怕一滴酒，一张纸，[illegible]也不[illegible]可[illegible]随便糟蹋。你们出了这个门，[illegible]元

安乐卿

幸福牌

(24×25)

No. 246

迎个安樂你在[illegible]，我的規矩，也
向，六点到十二点，不許瘡[illegible]一步。要是你的[illegible]
[illegible]人出去，跨出这个门，
生意，半明半暗，你怎不得。客人们和你
。你们这个[illegible]，自此有你的[illegible]
无得。明以后[illegible]有脫数，但是客人[illegible]，三数九阮
，[illegible]急，我也[illegible]为方，一个不巧，[illegible]
[illegible]！重七的事，我来[illegible]
教导你们——

傳[illegible]先命[illegible]又事向格[illegible]
你是他们的[illegible]，责任[illegible]
是[illegible]服管束的。把在咱们[illegible]
[illegible]，可由不得他们[illegible]

[illegible]任性[illegible]。我[illegible]没有那麼[illegible]
他们有了差錯，[illegible]一个个纠正。
徒[illegible]们，你们可所[illegible]
不守[illegible]，师傅定例重发，[illegible]
[illegible]女弟[illegible]
[illegible]了你一份，你的但凡有半点[illegible]心，师傅[illegible]
们[illegible]，你们很有主[illegible]？
[illegible]，你们[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你做[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我们都直[illegible]头，[illegible]
[illegible]的，都是[illegible]

有福同享，

幸福牌

(24×25)

No. 241

「[redacted]」と言い、私行為決定の[illegible]通。

幸福牌 (24×25)

No. 242

三

安樂鄉終於又開張了，經中了八月十五，中秋節這一天。梢婆頭查過暗本，大吉大利，是个黃道吉日。我們馬上報信，請息早傳了出去，大家都道，要到安樂你來團圓，一齊拜月。完

一早客人們的花籃已經送到，而掌廚反先來的。盛公那隻玫瑰花籃最大，有五呎高，放在大門口，飄帶垂了下來，兩條紅綢帶上寫的一對，一共十二碟，是駢字盒的二廚小馬，一早趕來燒好的。

開張這天，洋酒賣一送一，啤酒奉送一盅，照格的一頭，還有鄉下來的白切肚、鹽酥蝦、滷肥肝，派头很大。

下午五点鐘，便開了冷氣，灯光一亮，全间酒館，紅暈暈、綠沁沁的，頓有情調。我们了個人，梭上了新做的旗袍，白襪紅，藍皮鞋，得意非凡，站立在大門口站崗，滿面殷勤，汗珠子一个个的从头往面，都像个人了。

梢婆头朝我们点头笑着，他倒已穿上了一套崭新的馬海澤西裝，西号的領帶，领上插了朵鉻花，把個大鄉佬的双下巴掛了出来，一個浣圓的肚子，胖乎乎的，脚下一双老头皮鞋，油光水滑。南京冷氣，梢婆头仍舊穿出，手上那把有條指揮刀一般，支使得我們團團轉，嘴裏吆喝

(24×25)

No. 243

檢查

一、有拍有照，[redacted]勝[redacted]英，標劲師營長。

一切就緒以後，杨教头方让自上樓去傳老爺子下来。傳老爺子下午特别剃[redacted]剃一樂也探望子去了。丁上海澡，一頭銀白的短髮也修前边了，身上換了一套新的珠灰[redacted]紡綢羅衣衫，褲杉上却墜了一條赤金掛[redacted]錶鏈。傳老爺子昂首闊步的走了進来，一双精光期期的眼睛四处先一掃，又把我们一个个打量了一下，似乎還滿意的笑了笑头，[redacted]问杨教头道：

「怪[redacted]都齐備了？」

「都齐備啦，」杨教头趕緊应道，「特别去買了兩條三斤[redacted]5，是留給老爺子犯待貴客的。早上[redacted]又特地去添了五瓶仁牌威士忌，兩箱三星白兰地的[redacted]啤酒咱们隨[redacted]

十打，淹都淹得死那些鳥龟们了！」

「[redacted]眼你边付泥头，倒底齐備了没有？」傳老爺子又转身的时候，[redacted]頭一晚，多賣点力，[redacted]点场面。」

「知道啦！这次我们都一齐專[redacted]般的应了起来。

阿偉却從外面走了進来，他穿了一身米色西裝，[redacted]領一件[redacted]猩仁衬衫，领子的敞開，一條金鋼色的腰，兩腿刺得青完。

(24×25)

阿偉一跟来便笑个不停

「老爺子，該回旭子啦。」

下午他到林子上，在安樂鄉的门楣上掛了一長串鞭炮。傍老爺子終於鑽過掏出了一隻拿手掛錶來，瞄了一下，說道：

「也是時候了——」

物金面，四元，我的業房朋友来了，爺清上樓去吧。」

一陣时间，外面老遠就聽得噼噼啪啪大鳴起来，傳老爺子的確大的身軀，一步步往外跨上了樓梯，於是安樂鄉便正式向幕了。

頭一晚，便燒了個隔壁的名的人士，通宵到东。八类鐘左右，一丁安樂鄉的，全是人头，連雪的地方都沒有了。盛公来到，給堵在大门口，拐不進来。楊教头趕忙迎了出去，將盛公接進来。他一隻手扶着盛公，一隻手拨開人堆，噌裡不停的叫着借光。盛公穿了一件蓝底子起大白團花的夏威夷衫，白褲子，白皮鞋，头頂上的三撮毛，仍然梳得服々貼々的。

「盛公，今天你老人家不該来，咱們是不答应的！」物教头攙着盛公，笑道。

「你在这兒当大經理，我敢不来捧物場？我成了甚麼人了？」盛公向楊偉背，笑眯眯的说道。

「这麼迟来，咱們还有桌面子吃，」物教头滿面春风，「趕西大圓桌揩旁留下，回头我来陪你喝兩杯。」

物教头扶着盛公排开人潮，往裡面挤去，又回头一叠

(24×25)

No. 245

老鼠小王说：

"白芝地，三个5，快点拿来！"

盖公瞥见小王，却偏了下来，"有这个小淘气也硬，你们安乐卿还想没有生意啊！"

盖公，今晚怎么这般美丽！"小王笑道。

聚宝盆的盖师傅盖胖子也提了一食花篮来，一来候回处找老鼠。老鼠忙得脚不沾地，跑来跑去，到处送小菜。

盖师傅一把带住老鼠，喝道：

"耗子精，今晚我特来看你的，你也招呼也不跟我打一下！"

老鼠手上端了一盘生肠、一盘烹饪、一盘白斩鸡、一盘鱼、一盘炸鼠豆酥，还着腰，叫着一嗓黄牙，无可奈何的笑道：

"盖爷，你也可体可体我吧。你看看，这一脸我所经停过一刻？这双腿都快跑断啦。"

"耗子精，看你得可怜，赶紧盘膝下来，在他耳边嘀咕了一番，老鼠吱吱怪笑，一溜烟跑掉了。

酒吧我这边，也早坐满了人。我配酒，吴敏集团送酒，一送一送，如陈跑指方案一般。小王却陆陆续续，从吧台一端跳到吧台一端，贝人说人话，鬼鬼说鬼话，把客人们都招呼得盆盆钵钵。赵无常也来了，作为

全身着黑，露出个长长的脖子来，一脸晕红的皱纹，朝着小玉上下狠狠盯了两眼，冷笑着：

「掛牌了，也不知卫生院检查合格了没有？有没有花正式执照？」

「咱们还得去检查检查，有些老妓无毒以后，早就免疫了的！」

小玉警惕地端回啤酒，把一大遠啤酒往趙無棄面前一推，推得杯裡的啤酒未回荡浪，「喝吧，这杯白送，咱们安樂鄉（晚）倒照顾（回）客人。」

说着，还自摇摆到柜台松另一端，去招呼别事的心腹科名医杜医生去了。

「杜医生，我有病，」小玉把一酒盅士忘送到杜医生面前，望着。

「你有甚麼病，小傢伙？到我診所去，我替你眼之，」杜医生没道。

「我有心病，」小玉指了一指胸口说。

「心病？我給你照愛克斯光。」

照示出来的，」小玉漠然道，「我这个心病有点怪，看見男人，心就乱跳，怎麼办？你能治麼？」

「这是風原病，杜医生笑了起来，「你这种心病，咱们这包，無药可医。听说外国倒有一种電療法，給你看一張男人的照片，便電你一下，電得你看見男人便想吐为止。」

「罷了，罷了，小玉連作擺手，「那樣電法，病反治好，心倒发給電坏了。」

不一會兒，永樂廳的小伍叶来捧場了。

幸福牌

(24×25)

裡面有張一对一個姓孟，人都叫他們焦贊孟良，因为台上台下，他們都一塔一搪，焦不离孟，焦不离孟。兩個人從前在大陸重慶的時候，有些的地方說兩個人從前在大陸重慶的時候，有些的地方說兩個人從前在大陸重慶的時候，有些的地方說

漂泰那首古老哀怨的「冷霜子」，那凄酸的旋律，極不調合的在[illegible]於騰中流[illegible]荡着，人们都在笑，大家的安放在相感染着。這些異高事事這一群流离失所的鳥兒，終於又找到了一個暫時棲身的窩巢。安樂鄉。在安樂鄉裡改變红[illegible]臉的灯光掩護下，大家[illegible]暫得了片刻喘息的机会，将在这个窩巢裏，大家[illegible]营得有一种集体的安全感，因为至少在名義上，安樂你是个合法的所在。[illegible]大家又必担憂，那[illegible]警铁剑的警報，[illegible]隱[illegible]亂[illegible]亂，警心动魄的色圍迷来。黑暗中的焦急，黑暗中的[illegible]，[illegible]大家在驚疫仁的灯光下，竟得文明起来。[illegible]那种[illegible]輪迴[illegible]的[illegible]野[illegible]的[illegible]，換了一种方式[illegible]之雅的，又着疤疏的，悄々的向她的追行。那一群穿着入時，面貌高雅的大

爺生，[illegible]把鼠[illegible]之的[illegible]的眼，却[illegible]接力塞你的。[illegible]渲傳了不去。一双[illegible]一双[illegible]雅[illegible]的眼睛，一双[illegible]的眼睛。[illegible]青睛[illegible]明澈[illegible]的眼睛，一双老眸昏瞪的眼睛。眼看「冷霜」[illegible]的[illegible]酸的旋律，在安樂鄉[illegible]臉[illegible]的灯光中，互相拉[illegible]迷蒙似的追想起来。許多的眼睛同時落在華國宝那肌肉忽張忽弛了一件堅仁[illegible]的衣[illegible]，胸[illegible]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衣[illegible]下[illegible]在[illegible]了出来，打成了一个结。一條白帆布的腰[illegible]腿[illegible]兩條腿[illegible][illegible]得松[illegible]宛々。[illegible]上躺着一把黑亮的皮帶，紫头一枚[illegible]卵大的白銅环，闪闪发光，他的全身都在迷蒙着過去不住的男性——華国宝感覚到，因为華青的忘[illegible]過公[illegible]允許他在下一部影片裏，担任个二男主角。

(24×25)

飛揚跋扈

這點料，還可造就。」

盛公坐在安樂卿最寵端那張圈椅上，跟（隨）着他的小么兒，又在追憶他那些年輕時候的光榮，在他的子孫們鼓掌中，享受着天倫之樂的晚年。

在安樂卿的另一端，另外一雙眼睛，痛苦的吸着一支旱煙，默默的聽着盛公的追憶。

（隨）着這支旱煙的香味，他的思想，也回到了他的童年時代。

他和一双眼睛仍舊在追逐着，一双美麗的、安靜的、會看的、老眠的眼睛，互相傾訴，互相吐露、互相傳遞，互相恩愛，沉醉在無邊的綠葉、湖光、艾忽、悲憤、寂寞和孤獨。她和一双眼睛仍舊在追逐着，如影隨形，一刻不離的因犯，穿着罪衣在荒野裡亡命奔逃。只有偶爾，很偶爾，兩双眼睛停了下來，互相凝望着，沉醉了感激之光，好像在感恩地低訴着，我終於找到你了。在中三個沙發椅座上，兩個年青人面對面，舉起了酒杯。一個是在鷹岩公司畫廊的外務員，兩個人都莫二十五六，兩个人一同舉起了酒，互相凝望着

一瞬角沒起了一抹感傷的笑容来。因为他们無通，今天晚上，在安樂卿的政統統的腦膜的灯支下，他们終於找到了同伴，有的同志的打掃的時候，踏出酒館的大门，兩个人可以肩並着肩，一同抵禦外面悪晴街道的那宁無边無垠千劍盖頂張夜的寂寞。勉励許多次眼睛仍舊在追逐着。直到牆上向十二点，直到手裡的冰啤酒都喝出了暖意，直到安樂卿的经理我们的師傅格教头，帶着巨灵般的阿雄存，站到了大门口，滿臉堆着笑容的宣佈道：

"先生，明日請早呢！"

客人们才百般无奈，依依不捨的，恐着疲倦的脚步，跨到安樂卿大门外的黑夜裡去。客人们都走了，只剩下柳阿郎一个人，立在酒吧枕边，張着他那双空洞而清光眼，肥圓而黃的臉上，仍舊含力的拉着他那架旧黃仍手風琴，在演奏着曰據時代曾经流行過的一首曲子：

噫，人生。

四

安樂鄉打烊後，傅老爺又[illegible]
拾乾淨。傅老爺[illegible]來跟掌教頭結[illegible]
八千九百五十塊的生意，因為白賒了[illegible]許多酒，實際的賺頭還要多，果然是紅牌威士忌最好賺，四十塊一杯，本錢還不到一半。紹興最要不得，低[illegible]
倒是米酒還不錯，薄利多銷。買[illegible]自夜也賣掉不少，聚寶盆的小馬，倒底是盧師傅的高徒，東西[illegible]
[illegible]

老爺，咱們安樂俯頭一台戲可唱[illegible]
自豪的[illegible]告功道。

「這[illegible]們還行麼？」老爺[illegible]問道。

「小小偷伙[illegible]今晚倒紀[illegible]
很好，傅老爺[illegible]對我們這[illegible]
[illegible]錢交給[illegible]把阿偉把錢收了，卻吩咐他[illegible]
「這[illegible]們如此[illegible]五十塊吧。」

我們尋了小要，一个个都高興[illegible]來到起來，一晚下來的营業也[illegible]了。小玉卻一整高[illegible]
人，[illegible]在[illegible]堂上把[illegible]撮了起來，又把[illegible]裡剩下的[illegible]小菜，大碟小碟一齐搬出，老鼠摔[illegible]也去出一大鍋稀飯[illegible]。阿偉却拿了兩机紹興過來道：

「頭一晚開張，咱們也來[illegible]祝一下吧。」

我們整好稀飯都[illegible]堂[illegible]坐了下來，清傅老

(24×25)

爺爺上坐，傅老爺爺却說：

「睦上我是不吃肉夜的。」

物教头却站起来說：

「今晚是中秋呀，你老人家不跟我們喝的。」

「我倒忘了，是呀，八月十五，」傅老爺爺笑道，「可以，元来私你們喝一杯酒——只是一杯酒了。」

我們把傅老爺爺攙上去，阿保趕忙端过酒杯来，替傅老爺爺斟上酒，又把一碟皮蛋豆腐挪到傅老爺爺面前，

[redacted]我們都館上酒以後，物教头却擎着酒杯立起身

来，向我們喝道：

「还不快站起来！」

我們[redacted]慌忙不迭的都立了起来。

「坐下，坐下，傅老爺爺擺手道，」物教头的手高擎着酒杯，一本正经的道，

「老爺爺，我物教头今天是感恩酒。不是你老人家施恩，这碎野菜西，今晚还看不到花云山那个衙头[redacted]敢这样在安樂你这座私園喝酒啦，我要他們把命，吃了这杯酒，就要感恩图报，若有半个不字，大打雷劈，万得善終！」

傅老爺爺也举杯，微笑着道：

「看你說得真的，我就生受了你們[redacted]。」

我們大家都鼓掌，傅老爺爺也假々的把一杯酒飲

尽了，又扶了一堤皮蛋过了酒，却立起身道：

「别搞得太晚了，明天还有正经事要做。」

傅友希了一五一十，我们一个个人像大鹅起哄来。阿萍把两只筷子也脱掉了，又将筷子两筒朝水虹依的大脑门上敲来，跟着小玉、吴敏跟在后面，大家都对阿萍你一个人却叫着嚷着。阿萍把筷子敲着脑袋，看傻了。不一会儿，两颗绍兴都被我们搞光了，大家脸上都着了酒意，小玉那双桃花眼更带风了，吴敏那张清秀的面庞，两颧沾着红晕，阿萍也喝得一脸赤红。我们四个闭嘴静静地听着却半把阿萍告诉我们把船沿途的冒险故事。阿萍全世界都跑遍了，见的世面多，

（续）

夹，因此我们对这位解兄，都自（续）分敬意和羡慕。

「你们必须赶船，是回程船票，台湾到日本这一段航程最难走，有时已横躺下船，脚下还是颠个不停，外想跳海了吃过训练，只怕（船上）三天以内还是颠个不停，大家没有晕船。你们没受

「不会啊，小玉能通，要到能上船之日本，公肝肚肺吐出来我也不会的啦！」阿萍笑道。

「这种事倒真苦到一次，」阿萍笑道，「我们东方英雄好汉，岂能一起子鬼一样，一个回去仍然怎么能随着行李般运？我们京花篮金山，一个回去仍然怎么。」后来那个小

房子偏東西吃，丁祖孔們找住了。

「那个八格野驢是个傻瓜，安是我，我不会給他吹！」小玉说通。

「你媽和事大，你會隐身術！」杨教头罵通，「阿傑，你們脫险和，我别和不眠休，只是你們油水勿得多，每次回来帶点私货，甚麼向鎮都做回本。」

「私货是常有人帶和，」阿傑望通，「风險也很大呀！有一次有一个船员，肚汀裡夹了一付古陶玉瓶，後来戮破了，送到医院施去縫了针！」

我們都笑了起来。

「私货我是沒有帶过，」我上前，去爺了头一件便友待我，千萬不許去私，安元处，今天我早茭了小对[illegible]

[illegible]了。」

「你老实把来吧，」杨教头沒通，「你到美國和种花世界，还保存住乾淨？你在舊金山到底怎麼风流法，說来咱們听听。」

「舊金山那种地方——」阿傑摇头笑嘆通，「一个城恐怕半个城都是咱們的同路人。这种酒吧就是六七十间，各形各色，甚麼人都有。有的是大型生去跳舞和，有的是專做妥客的，有的是高级，妥客的號打鈴帶才准进去。有的却是[illegible]

甚麼 S-I-S 吧？」小玉问通。

「咳，那真是美國和怪现象，妥客夹去的影形大漢，每隔[illegible]是把一[illegible]

No. 255

是電影裏的牛仔一般，有些近視，
鼓氣膽大，脾氣那般倔犯上了，床就用皮鞭抽你——」

「為甚麼呢？」她嘟嚷的問道。

「誰知道呢？」阿偉朝着吳敏無可奈何的笑道，「那些黑
鬼人大概都着了魔吧！到了深更半夜，那個黑丫鬟拿金山
就是一陣大新仔圍，簡直人影憧憧，追呀，追呀，一
個個如狼似虎般的，追到天亮為止。」

「那種地方，你還不樂的了？」杨嫂头追問。

「師傅——」阿偉攤了一口氣，「那種地方，那種露水姻緣，一下子，也就厭膩了。」

「你那個契弟，義吹？」

「他是被迫的，根本到那裏去了？」杨嫂头笑问道。

「那種地方，那種無情義的人！」這教他甚麼人！」阿偉眉头一皺，手
用力一揮，嚷道。

「你們倆人從前那樣的法，我也為你們天長地
久了呢！」杨嫂头撇了一撇嘴笑道。

「我傳偉沒有負他！」阿傳的声音高了起来，「是他陳小
義負了我！師傅，你還要怎麼待他。供他上學，又替他
找差事。他本来是个肺病鬼，我书他治療的錢都是我得起
一部汽車了。老爺子為了我，也自嘆了气。我拗着他，
從美国都打電話回来。催我回去，他一點也不变了心。
哭了吧，」杨嫂头追問道，「那种不良的人，只
当他翅膀了。」

「我為那丁小子，心都碎掉了，師傅，阿偉，淚

没通。

「那个的人没有碎？」小王自言自语的嘀通，「我要数一数，我这颗牙齿自己会碎成一百片——有十片还不只，我自都找不回来，日後没法镶啦！」

「小王，你找杜医生替你补补牙齿吧！」吴敏情急之下说。

「你妈的，你没甚麼风度，小王转向吴敏骂通，「你那颗心肝才要杜医生来补——恐怕连手术也补得好。」

「吴敏，难通你吴敏没有心肝？你不是怎麼输血给你，你和心肝小王说着一把抓住吴敏左手的手腕便翻了过来。

「你们瞧，割成这样横条！」

吴敏左手手腕上，印着一条两寸长指头宽的一条伤痕，赤亮亮隆起像一条蜈蚣似的，打横在蜡光的那裡。吴敏想忙挣脱小王，一脸脸红起来。

「让我看看，」阿僖生在吴敏身旁劝仲出他的度大手来，没通。

「不要——」吴敏声音微微颤抖。

「让我看看，小敏，」阿僖说通，把吴敏的手慢慢拉过去。

「难看得很——」吴敏望着阿僖，红着脸，乞求通。

阿僖握住吴敏的手腕，默默的点点头。

他把自己左手上的度镜卸下来，捏住吴敏的手，便帮他戴到左腕上去。那是一度银壳的亚米茄，

(24×25)

病，表弟是保安女的弟弟，正好呆致左脸上的道的
红伤疤痕，遮盖了起来。呆致一呆，想除下来。阿宾
却按住她的手，笑道：是爸爸给我们，戴上
这复镜，你手上的伤痕便看不见了。
呆致的嘴唇抖动了两下，她抚摸着那复面具
「阿青，」小王把她那光亡的手伸到我脸上，「我一辈
子想要一复镜，却没有人送给我。那天我去天行我煤矿监
老吴，你猜他送甚麼的？你要镜，还是要鸟？幹你娘！」

幸福牌

(24×25)

五

安樂鄉開張後，生意興盛，每晚都擠得滿滿的。客人多，我們的小費多，自然是喜歡的，但也累夠累。

[illegible]的這是我們師傅楊叔叔未提定的，替我們每个人都買了一隻打火机，就在開張這晚，客人們一拿煙，我們啪的一下打火机便送了过去。回敬革命的是陪客人聊天，天南地北的瞎扯。喝吧都累酸了。我們師傅說，要笑，笑喪着臉，客人都跑了。一个礼拜下来，我們都累得有氣沒力。

消了。只有小玉一個人最起勁，因為他認識了柴大副。

老柴是奧盛輪上的大副，專门跑日本運货的，是阿傳當年的朋友。柴大副有五十幾歲了，多一斗，他從船上的茶房幹起，一步一步爬上去的。柴是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大漢子，六呎高，一張背像甲螃汀板，高額大鼻，眼睛鼓得像銅鈴，一頭一臉伦風刮得烏亮油光，一張口，言言像千大破鑼。我对小玉說：

「小玉，你過見海就王了，你到就站站王就子啦了。」

柴大副是個粗人，不喝酒的時候，說起一連串話還有意思，可是柴副喝安樂鄉小杯下肚，拍桌子打板擦，便罵起人来。幾十斗伍穿路，從头罵起。先罵老甲鱼，老甲鱼就是奧盛輪的船長。又罵大养、土肥[illegible]宮本些廢部[illegible]大概

No. 259

那是得罪過他的一些日本[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玉便賠着笑臉咏他的，咏一夜，斟一夜的酒。有一次，柴古副骂人的興致特別高，[illegible]

後来不知怎麽不如意，連小玉又遭了起来，左一拳兔子，右一拳一声浪蹄，手[illegible]上一把酒也潑了滿身。小玉臉上仁一陣白一陣，居然沒有回嘴，还說了許多如法，終於把柴古副劝服吃了，来了些特别赏下了一百塊錢的小費。

那晚我跟小玉回錦妙衕，睡下時，我对小玉说道：

"小玉，你的火性子到底要掉了，今晚吃了这[illegible]一大頓排頭，还敲你記得住嗎。你这[illegible]会把[illegible]客人，老爺[illegible]

安哪大爺更你了！"

[illegible]

把他的卵蛋子揪下来才倪！"

"哦，原来你看上了那个渔翁了！"

"管他是渔翁还是渔夜叉，[illegible]老爺，只要[illegible]他的順毛摸得他高高的。"

"嗳，我說要道，难道老柴是件真古董，那麽值錢麽？"

"对，对，对，是件無价之宝，"小玉說道，"有香煙麽？"

我從枕头下面掏出了一包煙来，我們兩个人各人点上了一枝的小玉點一下的抽了好[illegible]，沒語。

"老柴有个寧波同鄉，在東京[illegible]

(24×25)

了一家中國飯館——」

「你媽的又在打至主意了。」

莫打岔，你所云慢之告訴你麻，小玉剛過身來，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家飯館叫狀元樓——從前老仍台北還有一家狀元樓之樓房。也是江浙菜。狀元樓開在有樂町，生意好極了，最近要擴張。老柴的朋友邀他入股，老柴說那麼多年，朋友的話，大約總還要一筆錢的。他在船上實在厭了，提到盛輪的老甲魚，他就咬牙切齒。他說下个月，是他最後一次出海。上岸後，他要到日本去開飯館子去了。他的朋友要他在台灣一个二廚去幫忙呢。好哥哥，你想想，那個二廚還是我還是誰？」小爺「你莫不要臉了，我笑道，「正經你連菜刀還不会拿呢！

一个月以後，可以放廚師試了一下。我買了一本江浙菜譜回來，慢慢研究。甚麼金銀鴨、水晶鴨，每天我來記一指，總比秋雪分子式容易記吧？老柴說，他要我一个勤謹耐勞，又要腦氣的，就想到館子裡去當二廚了？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小玉從通，「我連化學的分子式都搞通了，我就不信廚房裡那套紅燒白炒的不会。老實告訴你吧，今天早上，我已經去中華烹飪學校去報名了，而且還上市一課刀工：切、剁、片、削、劃、都(24×25)

幸福牌

林探那次

我沒有去成，你以為我就放心了？你莫笑我，有一晚，我做夢，夢見在大海裡翻，手裡抱着一個皮球，一面游

大照

（一个月以後，可以放廚師試了一下。我買了一本江浙菜譜回來，慢慢研究。甚麼金銀鴨、水晶鴨，每天我來記一指，總比秋雪分子式容易記吧？老柴說，他要我一个勤謹耐勞，又要腦氣的，就想到館子裡去當二廚了？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小玉從通，「我連化學的分子式都搞通了，我就不信廚房裡那套紅燒白炒的不会。老實告訴你吧，今天早上，我已經去中華烹飪學校去報名了，而且還上市一課刀工：切、剁、片、削、劃、都

林探那次

我沒有去成，你以為我就放心了？你莫笑我，有一晚，我做夢，夢見在大海裡翻，手裡抱着一個皮球，一面游

大照

幸福牌

(24×25)

私

弦之當二廚後，你二廚，我還敢在面前耍此格麼？」

命在夕，半天也游不动，多得一身冷汗——一定是阿里
想疼了，是魂出了窍，翻译过来
小玉沉默了半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意思
阿青，是说我这一辈子
会瞑目的。
你我你爸爸，我得这麼紧张，你我别他，第一他不认你
做足8，你怎麼办？不要拿得跳海麼？
尖活！小玉冷笑道，我我不老爸，也不一定要赖着他
退我。我要看他一面，到底是甚麼样
眼睛和，亚是真的像
时候，我阿母跟一个卖猪的高人同住。火旺伯的
看福森的叔叔当着同学
小玉的阿爸是卖猪的，

你们看，小玉的样子就像个猪
0我是叫不了贩猪阿爸嘛，有甚麼办法？有一次我告訴
春福他们吓，我父亲长得像也部它。他们
叫我蝴蝶夫人。
可是小王，万一你父亲双
到日本，万一他跑一趟了麼？
要是我父亲双，我便去把他的废骨检回来，埋葬到
我们老家杨梅街下去。我要帮他
着芝君林正雄之
着，下面的孝子把我自己的名字刻上
去。到了清明，我便真的回到
小玉，总有一天，你会我到你父亲
我也这样想，小玉说道。

(24×25)

二六

安樂館

星期一照例是最淡的一夜，而且入夜時，風雨大作，
東，西陳列的桌椅，空空蕩蕩的，窗外一下子剛寫幾道白光，接
着的是一聲霹靂，震得安樂館的灯光都明暗了幾下，外
面苞子包堡冒起雨寸高的積水未乎。我們幾個人都暗喜，
悄悄說：好了，今晚可以偷個懶了。沒料剛剛這陣狂風
暴雨竟阻擋不住那群鳥兒，才九吳多鈡，一隊隊便飛
進了安樂館這個窩來。有的撐着雨傘，有的穿着雨衣，一
个个孔琳琳的。不一會兒，酒吧的枱子都差不多坐滿了。

於是我們又開始緊張的一陣，忙碌起來。老闆端着幾碟小
菜出來，走過來在我耳邊咕嚕道：

「伊娘咧，這些鳥兒不在家裏擁被窩，
來這兒擁喪！」

這夜客人的神色有些倉惶，因為張先生來了。張先生
仍舊穿得一身西裝筆挺的，手一伸便露出一付金閃閃
鑽石的寶石袖扣來。他在吧枱右端坐了下來，點出了
一碗白餛飩英文字的手帕，擦擦鼻子，梳着一絲不苟，大概噴過
髮水。他的頭髮齊中間分，梳得光光的，額上的雨珠
膠水，外面的風也沒有吹亂一根。張先生確實是一個高雅而
有氣派的男人。

「張先生，——」

張先生朝吳敏上下打量起来，半晌，才似笑非笑的说道：

「我来捧你的曲场来了。」

張先生一笑，把左边嘴角那道溝痕便先狠狠的显了出来，使得他那張如同雕塑般英俊定整的脸，如陽给尖刀劃了一下，破了相一般。

「謝谢你，」吳敏不自在的笑道，「張先生想喝点甚麼酒？」

「来杯白蘭地吧——有拿破崙麼？」張先生抽出了一枝骆駝牌的香煙来，吳敏趕忙掏出打火机，替張先生点烟，一面抱歉道：

「对不起，張先生，我们这裡只有三星牌的。」

張先生皺了一皺眉头，徐徐的吐了一口煙。

「来杯威士忌，好麼？」吳敏的臉笑问道。

「你忘了？我是不喝威士忌的。」

「噢——」吳敏臉一红，有点不知所措起来。

「算了，」張先生用夾着香烟的手，朝着吳敏擺了一下，「就来西杯白兰地吧——连冰也不要加。」

張先生，我们经理交待我们，上班時，不許喝酒的。」

告訴你们经理，破一回例。張先生毫不思索的吩咐道。

吳敏只得回来，向柜上的人要了两杯白兰地，端過去，茶几放的遠到張先生手裡，他接自己动手举起杯子，低声这道：

「張先生，我来敬你一杯，謝谢你这杯酒。」

No. 2674

放了一口，張先生自己端着杯子，到嘴，搖頭
嘬一口，嘖嘖道：
"唔，唔，這燒酒，口感減意——快要統我白幹
喝一大口。"
"我酒量不行，醉了來吧，"吳敏急忙道。
"你跟我見外了麼，小吳？"張先生的音突然放
"張先生，吳敏輕言細道，他端起杯子，又喝了
大口，皺着眉頭嚥了下去，訕笑着，"張先生
了紅酡。
這才是了嘛的，"張先生笑頭笑道，自己也呷了一
口酒，又長長的舒了一口氣。

你們這個生意還不錯啊，"張先生四周打量了一下
。
這一天都是高的，今晚下雨，沒料到也有人來。"
就下雨，"她在旁邊呆着問，我才出來的，"張先
生徐徐的喫了一口菜，"嗯，
蕭不死的了，你喊得這麼肉麻，小
呆敏連忙端起杯子，"張先生那個人，冷面，反臉
無情，他沈着臉說："我就
要他滾蛋。

幸福牌 (24×25)

No. 265

"小吳，今晚我屬你到青葉去的醫院宵夜，怎麼樣？張先生"
"沒通，舉起杯來，輕之的碰了一下。"
"我們老闆放定，上班時間，不許外出的，吳敏仍舊低"
垂着手。
"你們小吳打烊？"
"十二點。"
"那麼，我就等到十二點。張先生看了看腕，看了一看"
錶。
"不要了，張先生，謝謝你，吳敏仍舊低着頭。"
"怎麼了？甚麼時候學會撒嬌了？張先生仍舊笑着，左"
邊臉上那道疤仿佛一條蜈蚣似的，橫斜在那裏。
"張先生，我——"吳敏抬起臉面來，猛搖晃了一下頭，

九力文一雙手上的白蘭花，掉到地上。

"一臉脫仁。
"來，你告訴張先生一把執住了吳敏的左手，手
臉上載着陰森森的笑容，"到底為了甚麼逼你來。"
吳敏趕忙掙扎，可是張先生却將她的手緊緊執住不放
，假公和，却坐實了她的罪。
"張先生——"吳敏無奈地望着他面前。
密斯通，臉上堆着。
密斯間，一雙大手伸過來，猛一下將張先生的手撥開
了，阿偉那高的身軀站到了張先生面前，將她吳敏隔
向。"張先生一震，"
"你是甚麼人？"
"你再碰她一下，我揍你。"阿偉低音喝道。

(24×25)

No. 46

張先生臉色一變，有些[illegible]，但旋即恢復了他高傲的神情，對阿永喝命道：

「你們快把他拉起來！」

阿永和另一人立即將阿偉拉起來，一看阿偉的頭已經被打破了一個窟窿，血流滿了一臉。

張先生[illegible]通了一個電話，把酒杯往桌上一拍，揮出他的白領傭兵，[illegible]。

「快跟[illegible]張先生賠酒，把三個人的命留下來。」

張先生瞇著眼，把酒杯往桌上一拍，揮出他的白領傭兵，[illegible]。

「那種混帳東西，留他幹麼！」阿偉餘痛未消，對著敏說道。

「他是客人，怎麼可以罵他？」

「他這樣做甚麼？」

「他要請我出去吃宵夜。」

「那不行！」

敏搖了搖頭。

「下次他再來，[illegible]不許接他。」

吳敏望著阿偉，滿面愁容。低聲說道：

「你只顧脾氣，老爺子知道了怎麼得了？」

說着逕自走向廚房裡去了。

「小敏！阿偉叫了一聲，也追了過去。

人群裡起了一陣騷動和嘻笑，幾個人諸，然後一角

在剎那一角。然而移阿許的手風琴却係地一声停於的我按了起来。她睜着他那双空洞的眼走耶，圆睡的脸上仍旧木然不动。笑着，奋力的拳着，把人浪笑声都掩没了下去。我把张先生那堂空杯收去，将裡面剩的一点残酒倒掉。又拿了一块抹布，将桌面擦出的酒汁揩乾淨。我正在低着头揩桌子的当儿，突然间，一只手，冷冰冰的便压在了我手背上。我吃了一惊，猛抬头，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的客人，矗立在我面前。客人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胶雨衣，头上一顶黑雨帽也没有卸去，低了的压在眉端上，帽沿上的雨水，瓦自一滴滴的掉下来。我刚揩乾淨的桌面上，又溅上了几滴水珠。

"先生——要喝酒麼？"我嚅嚅的问道，一面提快脚步

把了回来。

客人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将雨衣雨帽都脫掉了，北淋在椅背上。在灯光下，我才看清楚他大约是一个五十上下的中年男人。一张馬脸，長长的鼻子，颧骨高耸，颏颔却削成了深黑色的坑塘，整里是蓄嘴唇的黑点之黑斑。他的头髮，大概用药水燙过了，如像一排鋼丝，緊之倔在头顶上。他裡面也穿了一套

"来杯威士忌吧，小中。"

客人问我笑道，他一张口，却露出了一口破烂的牙齿，未一说话先出那股，缺了一角，斜下的一半，都被香煙薰得焦黄。我去斟了一杯威士忌，加上苏打，端来搁到他面前，正想缩脚，他却迅速的伸手握我左腕，

我这才发觉他的手特大，节之痛之，像是唐代一般，动道特大，我觉他抓得动弹不得，他的手今却是冰凉的。

「别走，小李，我要和他统统，陪我聊今天。」

我马将去关门，过来坐他画道：

「谢公你，先生。」

他呷了一口酒，砸砸嘴，瞅着我微笑道：

「你真性格豪爽，小李。是你们老阿爹的福。」

「这是我们这个地区，对待客人，总是很客气的。」

「是麽？」他嘿嘿的笑了起来，露出一口残破的牙齿，「这样才好，一可见你们老阿爹很大。」

他没看却半转过身去，揭起他那张马脸，回过眼来，一面望着他的说问我道：

「这里你们一共有几位小李？」

「四个。」

「那个也是麽？」他朝小玉呶了一呶嘴。

我坚头。

「哈，」他坚头赞道，「都长得很体面，难怪你们生意这麽好！」

「闻张！天？」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安乐乡——这个名字倒是如此，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趁着他不在意，又想向窗口，可是他却像知道
，止住我，笑道：

「授业一小节。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拜托你。」

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道：

「你去交给作内老闆，就说我来拜訪他。」

他的名片上印着：

上海晚報記者

申艷

我捏住他的那張名片，却踌躇起来。极数三步許外过
友，要其他人不甚味往。安樂御南等後，凡事都是由柳教

[illegible]们，傅左希多来到台湾後，隐居简出，除了几位雲台朋

傅崇山

未出面，他自己都是隐藏在幕後指揮的。像这种脫報記者
，不知他願不願意接见。

「我去试问一问，我们经理，」我遲疑道。

「不必，」他却斬釘截鉄地申止住我，「你只管把名片拿去
，我跟你的老闆洞源深緣，只怕他等着見我都等不耐烦
領导呢。」

说着他又埋头的笑了起来，然後抽出了一張百元
大鈔塞进我手裏。

「不必了，申先生，」我想把拒，可是不知怎的，申艷却
好像有一种自甚麼力量似的，他的命令时人非以抗拒。我
心裏十分不願，却無可奈何地，拿着他的名片，到楼上去報告傅老希。

孫張大師
橋上

傅老爺子一個人生在家裏，一
自雲白的竹布睡帽，掛上
一條青布搭褳，手裡抱着一
的花梢着一段「後漢記」。從前住在龍江街，我也常常聽到
巷口秦琴參謀於這段曲牌，但是秦參謀的胡琴非常硬咽低沉，
遠不如傅老爺子秦得清越寥亮，中，又帶着些微苦味。
我走到傅老爺子跟前，胡琴高懸在中斷，他抬起頭，問我
道：

甚麼事，阿青？

我把申總的名片遞過去。

「有一丁点兒隨帶的記者要見老爺子。」

傅老爺子接過名片去，瞧一眼，半晌
陸知白

病自說道：

「哦，他果然來了。」

他把胡琴收了弦，端坐着發了片刻神。

「女兒，傅老爺子一抬頭，一双白鉄灰的劍眉一聳，面
[redacted]，命令我道：「你去把他帶上來。」

我回到樓下，對申總說，樓上傅老爺子有請。申總
轟馬蜂似的跟着我上樓去。一進客廳，申總便給自己介紹道：

「姐夫，久違了！」

傅老爺子站起身來，伸手和申總一握，却打了個哈哈，說
「你到底還是來了！」

傳老爺子漢子生，又命元述去接過申爺的孫，自己也生了下來。

「我知道咱們區十又安相合和，難為你倒早到了。」

「我姐夫，也很花了一番工夫，申爺笑道，他們姐夫都朱去了連絡。要不是姐夫向過，就也舊相私，我到你家。」

「這一年，元述名落她，跟一些舊識早斷了來往。當初你吉訊，傳老爺子頓了一下，卻又不起來，「不過你是記者，元伯行踪自如，直以這在東南亞一帶，甚麼時候來到台灣的？」

「去年，申爺應邀，起先在印尼，替一家華僑報館做事，後來印尼排華，便搬到了曼谷，此後到處跑，東南亞都跑遍了。在香港也混了一年。後來想，還是回來台灣吧，作案還可以找到姐夫的音訊，姐夫留在七陸，居然能夠找到這兒來。我收到信，我很有了感受，姐夫的像在台北的基隆地方，可能又在「向榮」了一家外科不差！」

「你真是料事如神！」

傳老爺子跟申爺兩人對視着又笑了起來。

「安樂你向張，我沒趕上。日後安樂你有向有福我們也了。我再放另吧——姐夫莫要客氣！」

「咱們自己人，老兄中，就這麼定了。傳老爺子是這麼吉向申爺空道，「你這名字若，安樂你要好好特別

把它含着吸。」

「阿清！」阿仙妈看见阿清的傅先爷手捧着茶盘走过来，「阿清，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傅先爷是客人，怎么能让他来端茶呢？」

「姐夫，安乐仔这个孩子，从小就没有了爸爸，又没有兄弟姐妹，我们家人多，实在忙不过来，因此才叫他帮忙做点事，没有别的意思。」

「一辞小阿弟，我那有二十夫古理把他们？不过你们既然立下契约，是要把他们当人，傅先爷又来向我们说项，阿青，你去把茶收下来。」

「我走到小厨房里，在煤气炉上烧了一壶水，约莫二十分钟，水滚了，我才将碗摇理把傅先爷和香仔茶拿出来——傅先爷爱喝如茶，碗摇有七八度茶叶，茶色香气都有。我用双手把茶盘抱上了茶，又把傅先爷自己常用的那只紫砂壶以及一只空白瓷杯放到茶盘上，端到了出去。客厅里，我看见傅先爷和阿清两个人正在对着面坐着，全神贯注地在下棋，阿清的棋艺比起他那个爸爸来似乎还要高明一些，难怪傅先爷要一让再让，而且还不时地在吐着甚么我不懂的话语，傅先爷看了一会儿，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却一松手，把中盘的战局停止住了。我把茶托搁在茶几上，站在一边，等候傅先爷吩咐。

「去吧，阿青。」

傅先爷却向我挥手道，我实在不愿意傅先爷的目光离开阿清，一张苍白的面庞上，双眼放着红光，一脸的激动，难以自持似的。我退了下去，走到客厅门口，却听见傅先爷正悲愤地在说道：

把门关上。

我回头关门，看见□傅老爷子和那个戴方巾的男子，对峙着，坐在炕的那一头。灯光照在他们身上，一个满脸雪白，连头发都在闪着银光，一个全身黑影，面目也变成了模糊一团。

我走下楼梯，楼梯窗户外面仍然风雨交作，振聋打在窗玻上，叮叮响着。楼下两旁仍然人已走得寥寥无几，到底是风雨夜，客人们都提早回家关门了。

No. 214

七

次二天下午，傅老爺子把我們都召集在樓下，開會檢討業務。首先由楊教头報告營業狀況：生意一天比一天好，昨晚大風雨還賬六千多。租花最大的問題是淨面市上缺貨，低錢漲跌不穩。應去大量囤積，以備不急之需。傅老爺子同意了。叫阿輝去辦貨。我們也反映意見，小王提議買几打搵面小毛巾，冰好拿出来，客人揩着又舒服又香，可以醒酒。傅老爺子改變了作法，也接納了。他點名的叫定我們每个人的職能簡報，却立起身来，背着手，開言道：

安樂鄉開張那天，我对你們交過二咱們這行生意，半明半暗，又容易做。要你們認准業主，格外謹慎。就算咱們沒有半菜錯，人家還要鷄蛋裡找骨头。萬一有个甚把柄落在人家手裡，輕則罰次名列，重則勾大吉，重則關门大吉，都有咱們你兒！你們都記咋樣了？

我們都互相瞅着，沒敢作声。

老爺子沉着吭：勒教头複誦。

咋樣楚了，我們齐声应通。

傅老爺子要進放下臉来，喝通：

吃别咋樣楚了，可你們還要明知故犯？

傅老爺子跨别老鼠面上，指到老鼠臉上：

(24×25)

No. 215

「你那个老毛病，到底几时才改？」

老鼠耷时一脸苦了黄，眼巴着一双小眼睛，调身恒怅起来。

「我不是叫物拿给你们一人吃了一包打大私的麽？」傅老爺子问老鼠。

杨教头老早鼠到了老鼠面前，伸手便在老鼠额头上加了重重的一下，恨通：

「我把这个应养的双贱！」

傅老爺子把杨教头瞪向一旁，徒徒迟问通：

「你为甚迟要偷完人私打大私？人家问到我的门上来，我和脸都有处放！难道统别人迟咱们安挛你是个贱窃不成？」

这青傅老爺子的手伸到老鼠面前。

「你快给我拿出来！」

老鼠抓耳搔腮，折腾了半天，如俩调有爬的高的蚂蚁似的，终於从後面裤兜裡掏出了一包铍金打大私来，掏到傅老爺子掌中。傅老爺子拿过人私，点了如法，就是在炒菜塾下我到的。」

「你拿这个送人，点心钱从哪裡来？」

「我有两件外迟，裤子卖了对老鼠迟，「安座，我自给你算工钱，你去别走路。你若不肯，迟相公应下来，我要重重的处罚你！」

老鼠梗着脖子，不肯低声。杨教头气得两团腮帮子支得乱颤，忍不住又一把揪住老鼠的耳朵，咚通：

「老爺子苦惱悲，還院你這个改賊自己返院吹！早該吗
警察逮到大槍斃去！你再快說，你要院蛋糜？」
老鼠[illegible]給揪得更着头，拉着臉，却忧懷通：
「我才不院蛋吹！」
「你是想留下来？」傅老爺子问通。
老鼠坚乞头。
「你[illegible]留下来吃，我我饒不了，」傅老爺子給你阿偉
通：「把那根鸡毛撣子拿来！」
阿偉收走到吧松鸡毛撣子拿来，双手遞给
了傅老爺子，傅老爺子例抓住鸡毛撣子，指着老鼠通：
「你給我跪下！」
老鼠果真撲通一下，跪了下去，趴在地上，把个屁股
給翘了起来。傅老爺子一举手，嗖、嗖、嗖，便是三下，
打得老鼠在地扭，闪吗嗲着。打完，傅老爺子把撣子往
地上一丢，说通：
「起来吧。」
老鼠爬起身来，嘟着嘴，就自己撩着屁股。
「打痛了吧？傅老爺子问通。
老鼠坚乞坚头。
「痛才好，傅老爺子嘆通，「痛你十记得。我不教你，但
人教你。[illegible]这个毛病不改，日後不論坐牢，色监有你的
你！你在这裡如乞做，不许再鼓这种下流事乞。听见没有
？」
老鼠坚坚头。

去吧。」

傅老爺子揮了揮手，老鼠爺爺坐了下來，舒了一口氣，又把吳敏拉了過去，同道：

「我昨晚昨天睡上，你把它人也得罪了。」

吳敏臉一紅，支吾起來。阿偉趕忙上去替吳敏分辯道：

「老爺子，小敏並沒有錯，是那個姓張的太霸慣！」

沒完沒了插嘴，傅老爺的止阿偉道，「我向它賠不是，再向你賠不是。難道我還都是錯在惹禍？」

阿偉給傅老爺說得不得了，立在一旁，又敢作聲了。

傅老爺又對吳敏道：

「怎麼回事，你從頭到尾，好好跟我說一遍，不許隱瞞。」

吳敏期期艾艾，把昨晚的經過講了一个大概。傅老爺子聽完了，直搖頭，連連：

「你們也太不懂事了！客人們的這樣（隨便）做得罪的麼？你們是那一行飯，明瞭不明瞭？科跟你們說過，客人裡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你們竭天大福，還不自知，菜以為能一手遮天，以事可以瞞過你們。須知一山還比一山高，你們引出了一些大魔頭來，非但我老能為力，連我本人還要連你們連累！」吳敏等青，不懂應對。阿偉也來在旁辯白：

「老爺子，」阿偉瓦自作自當，氣壯的分辯道：「那个姓張的實在欺人太甚，小敏給他那樣擺佈，我實在看不過去！」

「哎，你是想打抱不平呢！」傅老爺子冷笑了一声，係地拉下脸来，「要不对阿傑這么一打抱不平，你到街上去打！咱們這裡是南酒館，做生意的，客不得你在這裡要脾氣。從今天起，你給我在外头跑腿办货，不必再回到酒館裡来。我也知道你在船上受苦楚了，四人物東你，下个月，你们東家轮班，還是上船去做你的二副吧。咱們安樂俩不起你，只怕連招牌也要砸了吃！」

傅老爺子說着，瞅着阿傑不由的实感慨起来：

「白跟了我这些年，脾气一点也沒有改——你那裡懂得这種头的厲害？」

「老爺子——」阿傑給說得一愣，額上的汗珠也一顆一顆的往下滾了。傅先生爺子卻朝阿傑及姜敏這邊：

「都去吧，別讓这看着心烦！」

阿傑和姜敏二人只得起起的走掉了。傅老爺子坐着却（鬱悶）的出起神了，過了好一會兒，卻对杨嫂头這邊：

「杨金海，你留意着，杨金海一丁小子，最倫代替姜敏。」

「老爺子——杨嫂头錯怪了通，」姜敏這个好人，「不是不，傅老爺子撵手打断杨嫂头的話，「我也知道吳敏那个好人很好。可是我眼看阿傑跟他两人那付支吾、吳敏在安樂俩大概也做不長了。阿傑脾气重，吳敏在這種，夜夜跟這些人混，只怕阿傑連覺也睡不着呢！保不住日後又要生事。趁前为了才陳小義，鬧得灰去还未。我看他好吳敏這份，更要紧了——連我的給他和那隻亜米茄也捨得送

統治者的，都是把最不愛他們東西收，睡覺也把不得脫下來，
這麼說來，就連他們兩兄弟正式拜師的資格
都沒有囉。
傅老爺却站了起來說：
「你們的愛，我自有打算。」

No. 380

八

晚上安樂鄉開門，頭一个追來的便是宋老闆。我和小玉都一齐叫了一声苦。宋老闆在延平北路開了一家百貨店，事业穷兒女一大堆了，却日夜夜跑來安樂鄉買醉。一喝就是兩瓶紹興，还要替他婆爲滾過的，一碟猪肝，一碟花生，話匣子一打向外，就滔滔不絕起來：太太愛賭，兒子混太保，女兒就会花錢。大概他在家裏沒人跟他说話，憋得慌，非跑到安樂鄉來傾吐不可。幸虧这時候，客人一來，我們都沒法理睬他。幸虧这時候，客人一來，我們都沒法理睬他。幸虧这時候，客人一來，我們都沒法理睬他

求，中斗的追求，老斗的追求。我把一杯啤酒端了給他，他问我道：

「小中，你追求的是甚麼？」

「我不知道，」我实道。

「苛傑，大師太息道，大多数的人連自己追求甚麼也不知道。」

他呢？他說他知道他追求的是甚麼：美。然而，大師却感慨萬千的說，那是一种永遠永遠追求不到的東西。他告訴我許多他追求美的故事：法國孩子，意大利孩子，阿尔及利亞孩子，日本孩子。还有台北新公園裡最美的青春寫。那一对对像星星般明亮的眼睛，他們像雕像，像春花，像朝露，轉瞬间，便烟消雲散了。所以，大師長久的嘆息道，他把他們画了下来，至少在私的塊帆布上，他把美框了起来。大師送了一張油画給安樂卿，四吹哀，而吹寬，[illegible]那是一幅美少年的画像，画得非常生动，一双眼睛在陽臧的灯光裡，更加的灼灼，一明一滅，花朵般的嘴唇，微微的张着，好像要說話，又好像要唱歌，因為華國宝同他直来魂落魄[illegible]

陽掌也来了，仍舊斜戴着他那頂磨得[illegible]綠呢軍[illegible]帽。他这一陣子，[illegible]强迫[illegible]拍一張乙級武俠片，叫做「替盟分的萬斗青公司拍行[illegible]魂劍」，也不過当個配角。華[illegible]自己為是王羽加二，[illegible]樣動，[illegible]更[illegible]當張了。陽掌連他的影子也看不見。

「我只有耐心的等吧，」陽掌對我講道，「等他碰了釘子，我再去接他回來。」

每次只有等到華國宝在外面，受了挫折，他才肯回到陽掌那裡，讓陽掌替他療傷。可是一旦復原，他又像隻羽毛豐滿的鳥兒，條地便离巢飛走了。

「你對華國宝那份，真是好的，羅先生，」我陪着陽掌喝了一口酒，嘆道。

「有甚麼用？」陽掌笑了，他那張白皙清秀的臉，眼角上添起了條魚尾紋來。

「你們在一起也有不少時候了吧？」

「四年零八個月嘍，」陽掌若有所思的答道，「我剛認识他，他還是个毛头小伙子，是我把他由上海專送出的。」

「難怪你，羅先生，」我笑道，「華國宝確实長得很帥的嘛。」

「甚麼品种！」小玉过来插嘴道，「小騷肉罷了！羅先生，你瞧，她那一张不甜不酸的瓜子臉，多么标緻，可是，我有个宝貝，小騷包沒有。我有心，她有麼？」

「你也是个好妈妈，」陽掌笑道。

「你体格不够棒，書明星不合格，」我笑道。

「我不会天天到健身房跑去拉彈簧麼，」小玉又对陽掌說道，「可是，我有个宝貝，小騷包沒有。我有心，她有麼？」

他确实沒有心，」陽掌笑道，「个月他生日，我特把到斯零服買了件襯衫送給他，那是他喜欢的顏色。他看了一眼，沒道一句謝謝，便摺起鋪了便去了。」

「有這种不识好歹的人！」小玉撇撇嘴，「羅先生，你乾脆

跟他一刀兩斷，另尋落處！」

陸峯一直探頭，無奈他的笑着，半晌，漢道：

「我中意你，你知道麼？」

「我大概前世欠了他甚麼吧的，這輩子要來還他。我又賭咒發誓，下過多少次決心，想不理他。但是，及了他，他又有法子叫我回心轉意。」

「羅先生，這就難了——」小玉猛指道，却急急跑到他的另一端，偎着柴大副來了。一進來就叫小玉兒，因為他的寧波腔重，听起來如像是小肉兒。

「柴大副，」小玉過去拉呼道，「你的臭豆腐乾把一早去買來了，快來吃呀！小馬帐得黃黃爽爽的。」

「羅先生的悲婦城市的最壞處了，」我笑道。

「陸峯一直探頭，無奈他的笑着，半晌，漢道：

「我中意你，你知道麼？」

「我大概前世欠了他甚麼吧的，這輩子要來還他。我又賭咒發誓，下過多少次決心，想不理他。但是，及了他，他又有法子叫我回心轉意。」

「羅先生，這就難了——」小玉猛指道，却急急跑到他的另一端，偎着柴大副來了。一進來就叫小玉兒，因為他的寧波腔重，听起來如像是小肉兒。

「柴大副，」小玉過去拉呼道，「你的臭豆腐乾把一早去買來了，快來吃呀！小馬帐得黃黃爽爽的。」

「羅先生，這就難了——」小玉猛指道，却急急跑到他的另一端，偎着柴大副來了。一進來就叫小玉兒，因為他的寧波腔重，听起來如像是小肉兒。

「柴大副，」小玉過去拉呼道，「你的臭豆腐乾把一早去買來了，快來吃呀！小馬帐得黃黃爽爽的。」

「羅先生，這就難了——」小玉猛指道，却急急跑到他的另一端，偎着柴大副來了。一進來就叫小玉兒，因為他的寧波腔重，听起來如像是小肉兒。

「柴大副，」小玉過去拉呼道，「你的臭豆腐乾把一早去買來了，快來吃呀！小馬帐得黃黃爽爽的。」

是世記的，也願你如了。還有毛豆、炒蛋麼，一齐拿來，給你送酒——今晚我作東，羅先生替你餞行，咱們兩人來說白話，如何？」

陸就王的叫好像在敲破鑼似的，「柴大副的臭盤就要啟航了，所以小玉這兩天特別下工夫。」

我又替陸峯斟上了一杯白蘭地。

黃寧也不能怪他，陸峯吃了一口白蘭地，恨恨漢道，他又斗看，長得又好，怎麼不成天想去電影明星？從前我還不是為着想電影，逼跑到影棚裏去當小工。不過我那時是氣她，一下子就忘了。

羅先生的悲婦城市的最壞處了，」我笑道。

(24×25)

「你怎麼知道？」陽掌說罷要起來，「那麼老的電影，有十幾年了。」

「我母親是羅之金的影迷，悲情城市的她看過好幾回，看一次她就哭一次，沒的陽掌演得真好。」

「是麼？」陽掌那張臭微微的臉上，泛起一絲異樣的神采。

「哦，那首歌，有點悲哀，可是很動人的，陽掌你哼哼。」

「阿部，清你奏一支悲情城市的主題曲。」

楊阿部把菸在吧檯的末端，朝著我們點了一下他那双空洞而清澈眼，未動笑道：

「好的。」

他抽起了他那架陳舊的手風琴，周而復下音，嗚嗚咽咽的便奏起了悲情城市」來，那淒酸的調子，徐徐昇起，旋迴起來。我忽然憶起，從前母親在天井裡，蹲著替人洗衣服，她的双手浸在肥皂泡裡，周的髒而牀單堆得高高的，把她圍住，她撐起疲倦的小腰來，忽然向，她含的起面，長髮散到一邊，鄒起眉，閉起眼睛：

「啊——啊——被人放棄的小城市——」

那一高嗚嗚咽咽真是令人心酸。她的聲音那麼尖銳，而遲疑抖抖的。陽掌也跟著曲子低低的哼了起來，他那微醺

的臉上，一邊流着一抹溫柔中忘憶的笑容。大概他昨得出了神，口順手把头上那頂巴黎帽摘下來，露出他那残禿的頭頂来。他的头髮已经稀疏，白裡透黃，跟他那張近餘七旬清秀的面龐十分不称。

這時：

「了早了，該回去睡覺了。」

客人們一一离開後，我們便開始打掃。小王他們收拾桌椅，收完後，也都溜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落他上樓檢煙头。有些客人真不檢煙头，煙屁股隨地乱扔，還要用脚捻熄丁上，踩得地汀丁上黏黏了煙絲，打掃起來，你外甥事。我正蹲在地上檢煙头，抬見门口一高大嶙峋的人影闪了過來。

「王先生，是你嗎？」我很警覺，趕忙立起身來，一個

「王先生，是你嗎？」朝我走來

。

「王先生，是你嗎？」我很警覺，趕忙立起身來，抬頭一看，原來是王公子，我們已經打烊了，他才来。

「你們開门吧？王公子有点兒事兒的。」

「不要緊，不要緊，請到裡邊来坐坐，我帶領王公子到吧招呼罷。

「王先生喝杯酒好麼？」我倒了一杯威士忌，加了兩塊冰，遞給他。

「好了好，阿青，他叩了一口，沒過。

我陪王公子臨面僕窓，顴骨縫得更高了，他那双兩

圆瞪大似的眼睛，闪烁着更隔害。他一身素白，白袍衫，
包裹着。一头黑发，蓬得高高的。

「我听说你在这里，便顺便来看看你，」他向我说道。

我实想想起那晚我从王公子
逃掉。愿得有点愧疚起来。但我又无法向他解释，他那
金钉耙，敌不手脊，压在我的脑门，像一根铁柱似的，使我动
法逃掉。

「王先生，那晚真对不起——」我含糊道歉道。

「我知道，王公子指示，指我们手脊，我本来打算分二
天带你去买礼物，你那样硬的破了那麼大个洞——」

我笑了起来，说道：

王先生怎麼不早点来的。刚才我们这里还很热闹呢。

「我刚从台大医院来，」王公子喝了一大口酒，说道，
「小金宝昨天开了刀，晚上动去陪他来。」

我听见一个三水街的小么定点，[illegible]在西门町看见[illegible]
金宝走在他身边，一蹦一跳。

「开甚麼刀？」

「开脚。台大医院骨科是闻暗足的事实。我第小金
宝去看他，他说小金宝亦很不是开甚麼刀，那是癌脚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
恢复，因为小金宝在被得太厉害了——」

「他生下来就有个指头，」我说。

有一次我问小金宝，他的脚怎麼会变成六个指头。小
金宝有点不好意思，他告诉我，他一生下来，医生便那

联在一起，脚板朝里弯，所以只好用脚尖走路。

「医生把他的脚趾一层又层都割开了，」王公子拿起手，学给我看，「脓血流尽，小金宝都不能睡觉，通宵小腿都肿了起来。他们用绷带把他那只脚悬空吊起。我去看他，他痛得对我直流泪。我不忍离开，便在他病房睡，陪了他一夜。他半夜里，常常要小便，所以再我也没睡好。今晚倒好，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安眠针，他就乖乖的睡过去了——」

郭老爷听过后，小金宝是在三水街的阴沟洞里长大的，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静静的听着。她小小的心灵，不晓得在想些什么。

「阿青，客人都走了么？」

傅老爷下来查夜了，他穿着一身月白的唐装，高大的身影，立在楼梯口上。

「老爷，那位是王爱龙（龙）先生的公子，」阿青报告他。

「哦——傅老爷遥望着王公子，沉吟起来，他也终于回来了。」

街那些小么仔都取笑他，有捏鼻捏，作弄他一顿，逼他打赤足跟他捉迷藏，害到小金宝一个人也捉不到，那些小么仔便围攻他，把他困住，看着他那红（肿）的脚，一跳一跳，拍手大笑。郭老爷经收容过小金宝一阵，晓他是个侵折脚底。

「阿青，客人都走了么？」

傅老爷下来查夜了，他穿着一身月白的唐装，高大的身影，立在楼梯口上。

「老爷，那位是王爱龙先生的公子，」阿青报告他。

「哦——傅老爷遥望着王公子，沉吟起来，他也终于回来了。」

傅老爺子邁到吧枱那邊，自己拿出了一隻酒杯，斟上白蘭地，却双手捧起酒杯，向王公子道：

「王先生，今晚幸会，我先来敬你一杯酒。」

王公子趕忙立起身来，也道：

「傅老先生，不敢當。我来敬老前輩。」

傅老爺子朝王公子坐下後，却微笑着道：

「王先生，我们还有一面之緣呢——那是如今的前事，你还会記得么。那時还在南京，我到過你的府上一次，你们住在大方巷，对麼？」

「是的，我们那時住在大方巷。」

「那末是令尊五十大寿，我来拜寿，看見你站在会客厅，兩人在照相。你那時年紀小小，却扮了件軍服風，紀神氣的樣樣。」

「嗯，王公子提头笑道，「那是我父親的扮風改式的。」

他一定要我那樣做。」

「我跟令尊也算是認識一場——」傅老爺子追憶道，「我日期間，我们一同在三战区抗敌。不过令尊一向喜歡职，我却老早退了下来，又改行經商，所以兩下倒疏遠了。不过，令尊過世，公祭我是去了的——傅老爺子頓了一頓，恍然道，「那天很風光，人到得整齐，令尊也享尽身後荣了。」

「父親过世，我因並不知會，王公子說道，「所以並沒能趕回来參加他的葬礼。」

「傅老爺子點了點頭，微微一笑。

Nie Zi

蘗子

p. 289-~~321~~; 103-105

403.

「他下葬那天，我叔叔才給我打了一个電報——他說，那是父親臨終叮嚀(嚀)他的。」

「嗯，傅老爺子臨口嘆道。

「我离開的時候，父親对我说过：我在世一天，你不(許)回来。」他当時體得是很絕的。可是隔了這麼多年，我想他臨終的時候，或許他會讓我今來見他最後一面了。沒有，他始終沒能消怨，臨終还要特別隔咐叔叔，不許我回来參加他的葬礼。你看，我父親是把我恨絕了——」

「令尊，傅老爺子为麼這樣恨你？」

「当然，当然，」王公子苦笑道，「我是伤透了他的心了，(獨生子)我是(不孝)，從小我父親就極力以赵，栽培我(他最鍾愛的兒子)王门支家攀祖的(長孫)。我(追)的最的(与)書，(學)就，(所)以我们王家(幾)代大的不幸(受)的是最高學的教育，我们家來往的是最高尚的人士——而，然而我却使我父親蒙上了奇耻大辱。也(許)是我名(与)取切了，麼(能)是一係(列)：王家出了我这种(不)孝子，早該(逐)出家门(的)，永世不得返歸(家)。父親对我，真(皆)覺世大量的了。前幾当，我在美國腦(筋)不(清)楚，(總)是(被)匪錢来接(济)我生活，(我)这当(才)得(以)念大(書)，便是叔叔(回)来，这些当(也)是(父親)同意(的)。母親过世了，(父親)又(同)意(的)。母親过世了，便是叔叔回来，这些当也是他(父親)同意(的)。我对他是(感)激(的)。可是他不(明)瞭，最重(要)(的)是他臨終時，給我一个机会，見他(一)面——」

「王先生，傅老爺子能(体)諒(自)(己)解(脫)，你要(知)道，令(尊)(最)後

比常人，他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出殡那天，是国葬的仪式，有关係的人都会回到老行。你在場，你们王家的人，也有许多的不便。」

「我也懂得，出殡那天，我要出面，那麼多的亲友，大家議論起来，王家的面子，下不了场。我母亲去世，我没有回来，也就是怕父亲脸上过不去。他活着的时候，我丢尽了他的醜，他致了，难道我还要来令他难堪？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呵——」

今天是父亲的大七，早上，我才到他（极乐公墓）上坟去来，这是从回来後的一次，就是懼畏看到那一堆黄土——是我叔父陪我去的。他的坟还没有包好，一堆土上，盖着一张黑布。四周都是野草乱石。我站在那堆黄土面前，一滴眼泪也没有。我叔父陪（暗）我在（暗）一定（暗）（吧）（我）这个畜生！来到父亲墓前，还不撑伞。他那狸头（猫）道（暗）我内心在想甚麼？我很不得撑下去，用手将那堆黄土（暗）（泡）面（暗），把父亲的遗体抢出来，把他痛哭三天三夜，哭出血来，看没不洗身尽他心裡那股怨毒。我等了十年，在等他那一通救令。我像一个流犯，背着他那一通放逐的罚符，在纽约那些不见天日的（暗）摩天大楼的阴影下，亡命、窝囊、狼狈逃。多少個夜裡，我不敢回公寓，怕面对自己。我落荒而逃，大街小巷，走過了，走得精疲力尽，走得自己麻痺，然而那一通咒符，仍然烙在我的背上。在梦裡看他。只有他——只有他才能救（解）我。法官的裁定，也等於事。只有他一写着我父亲，对

就起立下一道赦令，才有效，才能夠清除那道紫符。可是他卻這樣走了，把他不一時怨毒地帶到了那塊黃土下面去。他在懲罰我呢，罰我永世不得超生——」

王公子愈激動，那雙曾也微微顫抖著的高譽的女肯把的眼睛，也一雙雙地變得陰森森的。

「老爺子，我知道，可是我——」

王公子喃喃地說道。

「王先生，你所看到的父子，也許是父子。做父親的，心底裡，總是疼兒子的。有時疼得太過，反而成了寬容。這些年，我知道你在外面受了不少罪。可是你要曉得，你父親想到你在外面流浪，他的心裡不會比你好過多少。就是他臨終那一刻，心裡掛住的，恐怕總還是他的獨生子吧。要不然，他也不會記得叫你救人給你打電報了。其實你們父子兩人，不見面也罷了，見了愈更傷心。王先生，我敢把保，你父親這些年，一直還是疼著你的，他的內心一定很痛苦吃——」

傅老爺子說著，自己的老眼也簌簌抖起來了。他的女手仍舊按在王公子高聳的肩上，王公子抬著頭，兩人互相注視了片刻。傅老爺子抽回了手，回去休息吧。傅老爺子輕輕的摸了摸王公子的頭說道：

「阿青，去督王先生叫部計程車來。」

（24×25）

幸福牌

No. 292

阿偉和吳敏兩人正式拜把子了，這是傅老爺安排的。本來阿偉要吳敏遷過來，跟著傅老爺子一塊住。傅老爺子不許，他說既然阿偉和吳敏兩人拜了把子，就應當要出去自己過活，不該再留在這個圈子裡惹是非。傅老爺子在隔壁一條巷子底，看中了一家半新舊的小公寓，讓阿偉和敏兩人搬過去。公寓在二樓，兩房一廳，月租三千。公寓房子的材料很簡陋，可是光線還不錯，有一個小騎樓。傅老爺子的賀禮是一套客廳沙發、三件頭，天藍緞皮的，一長二短，擺式大方，就在南京東路上一家叫做華美裝璜店裡買來的。傅老爺子親自出馬，帶著阿偉去挑傢俱，後來在華美看中這一套，標價四千五。阿偉嫌貴，拗他的意思，到長沙街換一套破爛貨。傅老爺子聽到意見不合，在燈光暗處便頂撞起來，傅老爺子跑回來，氣呼呼的說道：

「你那邊也算是一個家，傢俱是用一輩子的東西。換便宜，一年不到，新手斷腳起來，那裡要得？倫依主意多，你自己去換，我不管了！」

阿偉乖乖的跑回華美去，把那套天藍緞皮沙發運了回來。其餘的傢俱，是從傅老爺子家搬過去，湊合起來的。我們都動手替阿偉吳敏搬過他們那間小窩巢。我們把阿偉那張棕繩繃的木架床運了過去，在他們的新居

(24×25)

紧接起来，老鼠却用铅笔在四只脚上画了九个小点。

"你在搞甚麼鬼？"我很纳闷老鼠。

"这是我的六丁六甲，夜晚放出来箝阿偉和小号的屁股！"老鼠抬起头笑嘻嘻的说道。

我们聚个人商量，贵重的礼，我们送不起，决定送点实用的东西。小玉、老鼠、我们三个人凑份子买了一套吉祥如意的碗碟，洋红底子上面画着许多喜鹊蝙蝠。我们师傅的礼送得重一些，是一架顺风牌座地电风扇，这是我们师傅阎津乃把他的爱徒才思的，吴敏说，就差这一样，因为公寓房子小，装不进来，所以要安一柄立风扇。

阿偉和吴敏迁入新居的这天，安爸乐得打了一更的锌

。晚上就在他们的公寓里摆了一桌席，除了乃乐家族的亲戚自己人。酒席是聚宝盆叫来的，盛饰傳篮牌子親自下厨，而且还打了个八折。

我们由傅老爺子领头，大家都换上了乾淨衣服，一行六人，浩浩荡荡便擁到了隔壁巷子阿偉和吴敏的新居程。阿偉和吴敏早在门口等候着了，两个人都穿了西装，还繫着领带，一头的汗，並肩立在那裏。吴敏自上那套浅青的西装大概是現買的，不甚合身，褲脚盖过了鞋面，肩膀太宽，领子又太长，偏又繫着一根大红蝴蝶领带。小玉一进去，便把他揪了一下来，偏吴敏的耳朵

(24×25)

那个阿福仔！

值

吳敏則着端坐，兩腮包着
過來，把傅老爺子讓進了客廳裡面，裡面
客廳裏有滿滿的一桌席，已經擺整个
桌順風牌的麻雀卓子坐到新沙發上，阿偉把即
擰了一下沙發，說：

「這套沙發還蠻不是很低檔嘛？你迎娣七嬸八！」

「那裡敢當？」阿偉笑道，「我是怕低錢太貴了。」

「這」是套中等貨，現花的條條俱，隨隨便便就上萬
房東斗人素修水管了嚇。」

a

「他說明天來。」

「你的住宿沒有花面，你明天去把氣裡那个蓮蓬取
過來吧。」

「我去買一个好了。」

「買甚麼呀？我[illegible]他這个，又[illegible]用着
一那還是為你號的。」

永樂東房[illegible]這良焦贊來了。果然這良是張弟弟[illegible]臉
，焦贊却是一身黑衣，兩个人的身量一般高大，一般健梧
傅老爺子[illegible]聲叫道：

「老太爺，大喜呀！」

「這大叔，健[illegible]叔，」阿偉趕忙[illegible]過來把呼，又讓了坐。

(24×25)

子豆衣[illegible]和焦贊兩人也帶了賀礼来，是一对仿古的[illegible]宝剑，一柄上面
青銅 幸福牌 刻着龍吟，一柄刻着虎啸。

如的犯，今晚桃園结義，不醉不休。孟卉笑道。

咱们有眼福，也未观个礼，很管应道。

我[illegible]那裡管得那麼多，傅老爺子称赞過，[illegible]丁小人家，又說好又，又讓他[illegible]掌性[illegible]他们拜了把子算了。

这是件好事，应[illegible]促成[illegible]，孟良笑道。

这是前定，也是[illegible]的緣份，很管应道。

我们个人都[illegible]着上席，飛端冷盤，小玉暖酒，老鼠却[illegible]一大碗魚翅来。傅老爺子推讓，坐了首席，刘偉居左，姜氏在右，我们也[illegible]順序排着坐了下来。孟很兩人[illegible]了傅老爺的对席。大家敬了一輪酒，吃了冷盤魚翅，菜上齐了，盧師傅[illegible]才汗涔涔的挺着大肚子出来，手裡端着他的拿手菜栗子仁燒[illegible]，燒得滑溜溜黃澄澄的，捧到[illegible]中央，然後又把那杯[illegible]到傅老爺子面前。傅老爺子取了一筷自盃酒杯，[illegible]在端[illegible]緩緩傾入酒杯裡，剎當四半杯，又把酒壺拿過来，把湯过的大[illegible]斟了過去，然後遞給阿偉，說道：

你跟姜敏兩人今晚喝這杯血酒，就等拜過妃子，結成異姓手足了。日後兩兄弟要互相扶持，互相友愛，禍福同当，生死不渝！这杯血酒，不是隨便喝得的。

阿偉双手接了過去，離座过来，拉了姜敏，双双跪到傅老爺子脚下，肃音酒杯，恭敬道：

老爺子[illegible]定和法，我和小敏兩人一定牢記心头，日後我們兩人，若生異心，必遭天譴。

(24×25)

阿偉喝了半杯白酒，還沒吳敏，吳敏也幹著头，將剩下的半杯白酒，喝得一滴不留。傅老爺子把他們兩人攙了起来，卻向阿偉道：

「你脾氣暴，從小又沒有母親教養。跟了我這些年，也沒改好多少。現在你自己立門戶了，我也管不到你的事了。以後兩兄弟一起，要心平氣和，互相照應，不可再使性子。吳敏癡，妻侍也還不懂事，只是太年青，還有許多事要學呢！」

「老爺子，」阿偉一手攀住吳敏的肩膀，「你老人家對我和小敏的恩典，我們再生也報答不了。將来阿偉有了出息，這報恩的心，是絕對不敢忘的。」

傅老爺子捋了一下滿頭的銀髮，笑道：

「我受了你這麼多的年累，那裡是圖你報甚麼恩？現在你成家立業，我終於了了一樁心事——即便你有報恩的心，我也未必等得及吃。」

「這是甚麼話？」杨敬头瓮道，「你老人家做老太爺的日子還長得很哪。」

傅老爺子呵呵笑了兩声，却教阿偉和吳敏斟酒。杨敬头一把將吳敏斟到了极中，笑：

「阿敏，若論師傅不偏心是假的。我收過的這些徒兒裡，就數你還有點出息。那些耗子老鼠——」杨敬头朝敌们指了一下，「日後落到甚麼陰溝臭洞裡，我全不管，反正都是一些忘恩負义的東西！來吃，我倒真不

No. 297

那你有个如何结果。今天师傅也为一门心事，
牵挂着。
笨敏也双手举起了两杯，
师傅对我们如此处，我日后
你[illegible]日后再[illegible]
莲莲，这个好吃，坐在
两枚蝴蝶酥，今了一枚统物敖头，
尝尝了嘴，送通：
他姑娘的，这下子你[illegible]
阿傑哥，今天应该是桃
这得我们都笑了起来，
就老爹了！

小玉却拥住阿傑通：

园五结义。笨敏身裡体
迎流着我们

三个人的血水你和他拜把子的血
告拜。

如吧，如吧，咱们一齐拜！阿傑笑通，我们五个人同
时都拜起初了来。

敖列通食位置物籍，备
顾你们同那对宝剑一样，不分不离——
同生同死——位结拜的通。

你们两人应当何所位和和着齐，傅老爺才肯罢
通，他们二位真是做到致生
跟他混这一辈子也真有容易啊！红脸通食摆头笑嘆
通。

通老大，你要有良心，我们兼人受你的罪恐莫少磨。

黑脸包笑着道。

"说爱说的罪，只有天知道！"孟良笑道，"我们清老爷子未评评理。就拿这次眼们剧社排演向宫闱集说吧。大家老早决定，我去扮演，他去扮演宝林，排到一半，他又不干了。逼自要跟我掉换角色。我身段唱词都熟了，又要重新来过。我不肯，他就跟我大闹不休，有这个理麽？"

老爷子，你到这么着，"追贺公公不平，"演出同仁，我们又给他敲头，这次向宫闱，还要我做他的总，总是我吃亏，老子不干了！"

"你小，我一岁，就算吃点亏，也很应该的，孟良笑道。

"小你一岁，就该给你当脚垫子麽？追贺鼓起眼睛叫道。

"我来说句公道话，傅友希望大家和好，"这话向宫闱，论理例是

孟老大扮演这一角合适些，他的脸盘大，能表演。花脸神气。追老二脸盘窄些，去扮演宝林，扮个副净，不过你们两人，倒是换换，不管谁受谁的气，也受了三十年了。"

说得孟良追贺都笑了起来。

是这样子的，"孟良注通，"我们那时都在重庆。"

重庆沙坪坝，追贺补注通。

我们是邻居，又是好同一向中学。

博爱中学，追贺说。

老二那时右腿得了骨疼，不能走路。上学都是我背着，指上指下，如果路

(24×25)

No. 299

起

也幸亏我个子大。有一天放学，我们走到一半。突然警报来了——那时日本鬼子来华。我们来不及躲防空洞，拔腿已经下来了。我趁隙把吉二抱到一棵树底下，用身子盖住他。轰的一下，炸弹就炸在我们附近。我们都震昏了过去，一身的血。等我们差不多同时醒来。我的也和我一样。我也把吉二抱起来。那时候，我们都伸出手互相摸一遍，他舞起了吉良的左手，小指不见了。我对他说道：吉二，咱们以后莫分离了，有个照应的。吉老大作好了一把手指，我去掉一半耳朵，倒没流血。他舞起了吉良的左手，小指不见了。我自己也掉起右

（这）时候，右耳上半截去掉了。

"你们这样，实在是艰得的！"傅老爷子叹道。

阿偉和吴敏回到座位上，我们都成了（阿）哑子沙通：

那个甲鱼很肥，大家快点吃吧。

我们闹到半夜才散席，阿偉和吴敏送我们送到巷子里。志到巷口，我回头看去，阿偉和吴敏站在巷子中央，阿偉一直手搂在吴敏的肩膀上。两个人一大一小，一高一矮，吴敏穿着那一身宽大的黑衣服，直（真）有点像那个那下人追城的阿福仔了。

（演）

幸福牌

(24×25)

No. 300

十

阿偉搬走去後，傅老爺子便叫我搬進去，住阿偉的房間。一來他有個使喚，二來我可以省房租。我到錦世街把我11件衣服破爛寒退一隻竹篾箱子裡，將兩個不娃和喜蛐蝶臉口琴捆到後面棟的袋，便去向所月踏行，並且跟她幕房租伙食。所月抱着小強尼，點道：

「好啦，這下子這些破爛都住了北昌宮，書就子就給去了。」

我又留了五十塊給阿巴桑，阿巴桑倒有點依依起來，說道：

「回來玩啊。」

阿偉的房間在傅老爺子卧房隔壁，也不過六個榻榻米的樣樣。他的東西都差不多搬光了。傅老爺子把一天的行囊交待一鋪帆布牀，他說日後再到長沙街去買張木牀吧。我說不必了，帆布牀一樣睡。傅老爺子把一天的行囊交待了。他每天早晨六時起牀，打一丁鐘的太極拳。梳洗罷，八點鐘才吃早飯，飯後可以七點鐘起來，去買豆漿。回來打掃一下屋子。中午有個阿巴桑來燒午飯，收衣服，這些事我就不必管了。最要緊是睡午覺前，傅老爺子要喝杯好茶，要我把開水煮好，泡壺茶，送到他房間去。一個月裡，傅老爺子要喝兩次蓼水，他說我撅蓼的法子，用度密封的

至鐘，[redacted]小大[redacted]至四个小時，幸々安加九，[redacted]所以安我小心守候着。除此外，並沒有很苦难的事。

搬退去[redacted]一晚，下ろ班，我上楼去。傅志爺子已经先遥遥，只[redacted]着一件汗衫，摇着一柄白羽扇，收着煙斗，[redacted]吓留声机，在放余叔岩的[redacted]唱片，看见我对我说道：

「我[redacted]个牌[redacted]，等下来这裡坐坐，我[redacted]完牌，穿[redacted]衣服，[redacted]你我坐在他左边一張靠椅上[redacted]。傅志爺子把唱机停ろ，[redacted]裡面[redacted]穿着体肯心，傅志爺子又遥遥头，说道：

「你搬退来住，对我不必太过拘礼ろ。天[redacted]拿热，外衣脫掉吧。」

我除ろ外衣，[redacted]裡面[redacted]穿着体肯心，傅志爺子又遥ろ一把蒲扇给我。

「你今年幾岁ろ，阿青？」傅志爺子问我。

「十八ろ。」

「十八歲[redacted]我——」傅志爺子放下煙斗就吟起来，半晌，打量ろ我一下，微笑道：

「你个子大，看起来，倒像二十多岁ろ。」

「我像我父親，[redacted]大个ろ，」我笑道。

「如像昨没你父親也是[redacted]行伍的？」

「他在大陆上当过團长，後来因为被俘除ろ籍。」

「噢，傅志爺子嘆ろ一声，「他[redacted]那个兵團的？」

「我記得是第七兵團。」

「哦，你父親那个兵團，抗日的時候，很立ろ些功劳。

(24×25)

長沙大捷那回仗打得很出名吧，」傅老爺子接著他的話笑道。

「對啦，我父親也常常提起，」我沉吉起父親從前跟我們訴說他在「長沙大捷」的戰功，他那灰敗蒼老的臉上，泛起那一片驕傲的紅光來。他那是他唯一享得福的時刻，我們却不要吵他的，總是靜口溜走。

且已經吵過許多遍了。

「那時我們在三戰區也打得十分精到，」傅老爺子也追憶道。

下轉在掛着的傅老爺子的臉色，不暗時

原來那一仗打完，日本鬼子投降，中國人也是歡喜的。傅老爺子沒著

「是應的，作父親一定曾經很榮耀吧，」

「是的，他常常拿他的勳章出來看，是金質勳章。」

「哦，傅老爺子的孃子一口氣。

「你家自從還有別的人麼，母親吃，傅老爺子的孩子。」

「母親剛過世，我們沒通。」

「真是的——傅老爺子望着我

「難過。」

「我遲疑了一會兒，低下頭通：

「母親在外面的——她跟父親不和，已经离了。」

傅老爺子聆听着，默了半晌，脸色渐渐凝重起来。

「你母親——這种下场，也很凄凉呢——」

我微笑着点一点头。

「那麼，你父親现在一个人在乱程了？」

「是的。」

「你常回去看他麼？」

我摇了摇头。

「哈，你应当回去看看他的。」

「做父親的，你们称呢慌得？」

我替傅老爺子泡了一杯茶，便回到隔壁房间睡觉去了。躺在那铺着布袜上，半天也睡不着。林隙处看着窗外，我听得傅老爺子一直在翻转着身，间或还听得一两声哦，大概他也未能安眠。

我看下了头去，没有作声。只听得傅老爺子呼呼的在抽着烟。我们静坐着，過了好一會兒，傅老爺子才長長的嘆息着：

十一

我们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吃晚饭了，大家都在安乐街理发馆搭伙。我们师傅和教头最严格规定，吃饭绝对不许迟到，因为吃完收拾碗筷马上就要开门做生意。下午，我们晚饭吃了一半，老鼠才慢吞吞地走进来。教头盛了一碗饭给他，大喊起来：

"咱们这裡又不是公共食堂，你爱甚麼时来就甚麼时来！你这个死贼又到那裡去了？又去偷鸡还是去摸狗？"

老鼠走一步，扭三下，歪着斜着身子才蹭了过来。

他手裡拿来紧紧的捏住他那只百宝箱，等他走近来时，我们都喊了一跳。老鼠左眼睛肿成了一条缝，脸颊也得像个枕头，鸟青的，眼睛肿成了一条缝，脸颊也得像个枕头，鸟青的，手左一碗右一碗去扒着许多饭，还在流血。他站在我们饭桌面前，直打哆嗦，双手却狠命抱住他那只百宝箱，好像在捍卫命根子似的。

"我的妈，教头跳了起来，叫道，"又挨着打了！是不是你这个死鬼老哥偷鸡啊？"

老鼠吴了下头。我们马上让他坐下，他坐下后，仍旧把箱子抱在怀裡不肯放手。我们都一齐问他怎麼搞的，怎麼会打成这付模样？老鼠眯着肿眼睛，也不答话。

「我看又是你不如！」杨教头不耐烦了叫骂道，「一定你又去偷了那些蝶蛋和东西还是怎的。你这个敌贼，能有一天改在鸟鸦手腕。」

老鼠梗着脖子，也不睬理，半天，才抖着一双腰翻了和嘴唇，说道：

「鸟鸦——他把我——捉来了。」

「是麽？」杨教头冷笑道，「你这种人迟不该捉？老早就该跪到街上去。」

这付模样难看得很，傅老爺服了教官头说道，「你到我楼上去吧。我那里有跌打损伤的药，回头我来给你擦。今晚你就睡在楼下狗窝好了。隔幾天仍旧再和我一起这付模样，客人都让你赶走了吃！」

老鼠起身，抱住箱子，趔趔趄趄的爬上了楼梯。

晚上陈上校又来了，还带了请蒿青雲的「血魂刀」来借给我看。客人裡，我就喜欢跟陈上校聊天，因为我们都迷武侠，而陈上校武功之高，简直可以做一派宗主。他说他家裡收藏了差不多成百部武侠小说，从最珠楼主、金庸、郑证因，一直到臥龙生。各家各派，高手云集。他每次来，都带一两部武侠小说来给我看；说是我们便一碟毛豆一碟五香干丝，大摊就门陈起来。陈上校从前在国防部当上校，参谋，前年退伍，跟幾个同乡在中和乡开了一家小工廠，製造牙膏肥皂一些日用品。陈上校是个高大个子，有五十岁了，可是身体非常健朗。他说他会打少林拳

幸福牌 (24×25)

默默的面皮，[illegible]对[illegible]鼓实斑白，精神很是开朗。

，他從前在四川自貢青城山拜過老師傅的。陳上校是四川青城人，一口濃濁的川腔，跟父親的口音差不多。他說我也是四川人，他便叫我：青蛙兒。

「青娃兒，看招，血魂刀來了！」棟上校把那血魂刀往地一扔，我雙掌按住。

「陳先生，我笑着把呼通，「今天我的擺个啥子陣？」

「小諸天七煞奪魂陣！」

「這個千陣太凶險，」我笑道，「我不敢擺，我怕誤入邪門，神魂俱滅！」

「你拜我做師父，我教你一套秘訣，棟就會刺不出去。」

「就可以擺多不招了。」

陳先生，你看我還有資格拜師嗎？我收我兒，我笑

通。我曾經跟陳上校說，想拜他為師，學打少林拳。他說練功夫，第一步要淨心，百念消除，要不然，魔头侵入，一下走火入魔，輕者傷神，重者傷命，不是鬧着玩的。他要我先跟他學打坐運氣。

「大熊貓因仇的故事看完了嗎？」陳上校問我通。

「大熊貓因仇的故事看完了，硬是指東，劉公動腕。」我回答着。

「昨夜看了一夜，剛看完，剛看完。昨晚天明，我直看到早上四点鐘，捨不得睡覺。大熊貓因仇是司馬翎的打鬼之作，故事非常曲折，打鬥畫面描寫到。是寫熊猫能血倪兩父子一段恩仇。熊豹是天理派的掌门人，能血倪却误入歧途，投到地蒜浪门下。後来两派成仇，互相血伤，花一场大战中，熊豹能血倪对上了手，父子交锋，苦战三晝夜，熊豹修於牙刃

(24×25)

逆子，自己却刚娶为借，我实在去了。

大熊能熬久了决闻即一场，司马烟寫到了仪境，陈上校望了一下大指抽泣通，他唱了一口白菜，呕吐嘴，婉惜延禾，艾实熊强强倒一面，仇农子意要血兒去仇。血兒步今相遇，他才下教手，施出他的绝命刀的事情。

「可是陈先生，血实的武功也他老爹要高一等呀！他安逃是逃得掉仇。血可是他老爹施出绝命刀的，趁此感谢，夫握此藏而派仇恩仇，猫玩相报，反活留陈父新法海。陈上校吸口气了那杯白乾，默不而良，赤仁

起来。他立起身，这通。

青好空，明晚我芳看王羽的神镖客侠，看完我来接你去吃川味麵。

宵夜如麼？甲吉吃川味麵。

「萬岁！」我叫道。

我有許多真正川味麵了。從前川味麵真有苦财，在信义路和新生南路口摊了，父親偶而今带我跟小娃去。後来搬到新館了，很钱贵了，孔们便去不起了。可是川味却是我们全家最喜欢的館了。

「直

呆敏不在安樂你做了，我们所傳教头，找了蕭勤快来服赞他，因为他学蕭勤快的嘴吧能言善道，薛得招呼客人。蕭勤快来了果然特别卖力，到处迷煙实水，

(24×25)

好吃的活，好像妙零了你的。
。杜医生来了，坐在吧檯边。萧勤快也凑上去，要替杜医生換煙碟。小玉却一把掌拉在萧勤快的手背上，喝道：

「慢着！咱们安樂卿的規矩你懂不懂？」

萧勤快臉一仁，哼道：

「規矩我不懂，就跟着小爺學習學。」

「是麼？」小玉冷笑道，「那麼我问过我们。誰許你动手动脚，到处乱摸的？这张桌子是我跟前的天下，你吃，乞有站西跑堂的份。

（24×25）

憑你的什麼怪傢伙，也想上盤碰？」

小玉说完，也不待萧勤快回嘴，逕自笑着问杜医生道：

「杜医生，想喝甚麼？」

因为是個週末，到的十二、三个客人，满的，而且大學生特别多。他们都三五成群的聚在一堆，悄悄私語。哈气噴的人声笑语，此起彼落。只有正当大家交談甚歡的時刻，突然一静，如像一個下了岗的警察封住了似的。我抬头望去，一个高大的黑衣人，頭戴黑色西裝，站在人堆中央，原是中影来的。他个子高瘦，又穿着一套黑色西裝，站在人堆中，左顧右盼，大家望着他，都怔住了。因为他那付

幸福牌 安乃

和神態，私奇異的臉嘴，跟安梨娜的
家裏極不調協，如果說她們的圖畫
二見了我，即那張馬臉却堆下了笑容來，露出了
一下。
「申先生好，許趕忙請坐，
你是來——怎麼來得這麼晚啊？」
「唉，申圖影下來，嘆了一口氣，「我剛才從報館出來，
趕寫一篇稿子，沒報飯，晝夜辛勞例。
申先生，當記者一定很刺激吧？我樂而為
「嘻，阿青，離休息得那麼付勁！我追來了也不說呼
和門牙，沒通。
「申先生，我來回聽過，反看已
和神態，私奇異的臉嘴，跟安梨娜的政治
家裏極不調協，如果說她們的圖畫外行
二見了我，即那張馬臉却堆下了笑容來，露出了
一下。
「申先生好，許趕忙請坐，
你是來——怎麼來得這麼晚啊？」
「唉，申圖影下來，嘆了一口氣，「我剛才從報館出來，
趕寫一篇稿子，沒報飯，晝夜辛勞例。
申先生，當記者一定很刺激吧？我樂而為
「嘻，阿青，離休息得那麼付勁！我追來了也不說呼
和門牙，沒通。
「申先生好，許趕忙請坐，
你是來——怎麼來得這麼晚啊？」
「唉，申圖影下來，嘆了一口氣，「我剛才從報館出來，
趕寫一篇稿子，沒報飯，晝夜辛勞例。
申先生，當記者一定很刺激吧？我樂而為

「此沒有甚麼？不過偶人悅事見多吧，有時例是見慣
了反了！申影這通，心此沒，像這種酒館，我在是不
吾流，新意始終見過不少，初想短篇大吧，所以我落
這安梨娜的時候，也就不會大驚小怪了。例沒是
希望也向起這種酒館來——這一例是個善舉，讓這吧人
必有個去处——」申影沒有望着安梨娜的吃客人，逕自
呵呵的笑了起來。
「老爺子今晚不在家，他去看戲去了，你們今晚
排源自良閔吧，我告訴申影，我心裡揣度他大概是
「我知道，申影事前我已經通，「你們老爺子告訴過我了
，他十點半回來——是他約我來的。」申影又搖頭笑嘆通
「你的老爺子和戲瘾還是那麼大！你知通麼，阿青，從

得了点少了点满意了的

商在南京，你们老爷的子是有名的票友的说！

「我听说，他唱薛仁贵。」

申总长想了想：「对啦！对啦！傅大爷的汾河湾。是他的拿手戏！有一次在励志社票友大会串，傅老爷子就演这个戏，正旦唱得感动非凡，演得淋漓尽致！我还在报上写了篇剧评大大捧了他一场。傅友爷可不比普通票友，他的是坐科打过把子的——穆、犯、谭十三个字都做到了。他的武功，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前在仙霓社，我还跟你们友爷学过几手呢！」

「申大爷是票戏的，」

「怎么说？你瞧不出我当年也是小有名气的票友来？」

「不是，」孔笑通，「我是说，申大爷是票戏的，」

申总长大乐起来，笑得前俯后仰，敲了孔一下竹。

「你这个好家伙，倒拿我开心！」

孔笑通，别拿我开涮啦！——我是说，申大爷是票戏的人都瞒不了——我是说，申大爷的一生，也是一出大戏，扣人心弦，引人入胜，高潮迭起，悲欢离合，高低起伏，跌宕有致，有声有色，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有情有义，有血有肉，有骨有气，有场有面，有板有眼，有腔有调，有文有武，有唱有做，有打有杀，有笑有泪，有悲有喜，有生有死，有离有合

No. 311

大悲惹你安樂你，南城程，浪人石計ㄉ那个石陵？詩
多時達官貴人情客，都叫安樂鋪仁陋席——支命ㄙ然前
当迎宮，宣朋友白然ㄙ少。安樂你是有ん通先生的。
到安樂你ㄙ沽洌羊肉，答是白陋性！羊肉是清真的，切得
紙ㄉ薄薄，一入口便化ㄙ，一点大ㄙ羶ほの也ㄙ有。到了ㄙ
天擺長就，晚尖者迎沽ㄙ到ㄍ。这麼好ㄉ生意，你ㄍ为啥
命ㄙ犯探心虏？他老人家到底是当官的，做起生意来，只
会当大老闆，下面一切報務，你猜甚麼人帮他管？」

申慶突然指ㄙ指代仁鼻尖，一把抓住ㄙ說：「你这个十鬧ㄙ！大小事務，一把抓！（被来我連
續ㄙ）

代仁（知縣ㄉ師爺）整天跟在安樂你坐鎮。对ㄐ对外，又安排ㄙ於練
練ㄙ，又要应酬ㄙ，你得ㄙ马不ㄍ馬分成！有句话你知道

癡ㄙ阿青：「士为知己者死ㄙ。傅老爺ㄙ吃到ㄉ慶恩重ㄙ，我
（少ㄙ得）
（隨代仁）只ㄍ为他卖命ㄙ。」我報ㄙ仁明及又多，（隨代仁）
安樂你ㄙ鍋剃羊肉把代仁的饑住，一个一箱，又喜，把个安樂
鉛掩得迫仁！白花ㄙ的老大头，直往底淌。」

申慶哈着腰，很得意的笑着ㄉ

「那般日ㄙ，我跟你们老爺ㄙ，兩次会作改向，实收
是日叫人悦念ㄉ，申慶追憶起来，「我们分開ㄙ这麼年，心
裡（没有一日不掛紀着他，这次重逢，真是（老高兴ㄙ！
你们老爺ㄙ（（（

No. 512

「是麼？是麼？」申慰農七仰起
老！我看我也來參加他們仁
的陣營的比劃一份。」
「實在難得，」申慰農這句話
「真是令人高興的——」申慰農回過臉來
人們一眶，喃喃自語，又向
意這麼一弄。」
「大概七八千吧。」
「哎？」驚是旺盛。今晚的館面，我都照查過，這樣
規模，七八千的生意，是
申慰農點點頭，掀下二十碗小費，指了一指我們有
飯。

老仰，安得。就這麼幹，日生意好，大家都有好
！
「謝之申先生，我的起外
是時候了，傳老師父的人，一分鐘也不會耽擱的。」
申慰農看了一看腕上的手錶，笑道。他排開
了人群，高長的身影，早已開上了樓梯。
安樂師打好後，我們打掃了事天。因為客人多，地
上特別髒，有一層灰塵似的油污，一地的瓶瓶罐罐，
和油膩膩，我打了一桶水，用布拖粉擦，每一分之才將油垢清。老闆沒有上樓，我們師傅格外
又抠我去沒到所，洗得我一肚子大，得了個外號一般亂面

幸福牌
(24×25)

十二

安警卿打掃後，我們打掃了老半天。因為事的突人多，地上特別髒，有一桌吃過的西瓜皮，掃得一地的西瓜子，掃得一地的西瓜皮，一地的油膩。我打了一桶水，用去只西瓜粉擦了兩次，一桶足才擦乾淨。若鼠屎有五斗，我去注廁所，注得我一肚子火，掃一趟了少礼亂洒一趟，例得精光，一向廁所都會看到很多刺鼻的药水味。杨教头跟来检查，皺起眉头，骂道：

"你想死啊！下少不要钱哲的麼？这麼乱糟蹋！"

"我没过廁所，我没有的东西，師傅嫌不幼，自己来没。"

杨教头跳了起来，瞅道：

"这个孩竟是，想造反了麼？你少为老爺去没有做完，把你幸得回去加倍之。"

"你莫发意，那天讓我我看随便，拉倒下再来——"

我也没有杨教头骂完，便逕自跑上樓去了。傅老爺去一个人重在客廳裡，坐在张太師椅上，凝神沉思，他的头向垂着，身上的底甲裝也没有卸去。我走進去，差不多重到達他跟前，他才猛地抬起头，問我：

"吸，阿青——下面洒底定打掃了麼？"

"早打掃了，我应道，我莫傅老爺，神色也不對，

「今夜的戲如看麼的，老爺子？」我問道。

「還不錯的，傅老爺子（開）開手攥了一攥眉头，「藝術館都坐滿了。孟老大一向唱做都考得，（例）及料到住老二的財運宝林，必（好）得有点「有色，陣前退又的一场，得画了如此形容。」

「申先生今晚未述了。」

「他剛（走）——「傅先爺子」面擎了犯久應？」

「半个多钟头吧，我陪（看）他聊天，「我答道，「申先生沿他從前也是老学友，真的麼。」

「那倒是真的，傅老爺子微笑道，「他是个名丑，台上打（帶它去得红），台下課，日常是叫人苦惱。跟你同台（的），便宜您讓他（佔）尽了妻得人哭笑不得。」

「申先生倒沿老爺子的我功（高）不得吹！」

「高甚麼？傅老爺子摇头（笑）道，「從我愛教练手棒它了。」

「申先生请，他也想考加入永樂劇社，（要）記老爺子再也剛此剛。」

「不行了，傅老爺子摇手笑道，「年花老了，打不动了。」

「那哪加法，老爺子加老研究研究，日子加长下把把，就都看到了！」我笑道。

「你这个孩子——」傅老爺子聲了一聲飛即改成刷召，「这甚甚麼，你沒看見我從前。」

No. 315

「老爷子客死他乡了麽？」

「你自己，拿到安魂单吧，我想一个人静坐。」

我替傅老爷子泡好茶，关上客厅的门，便陪到裸艺着老鼠坐。老鼠还没有睡，一个人打着赤膊，盘坐在沉松上。

我走过去，看见两格子上，毋着老鼠百宝箱般拿出来的那些国际物：钢笔、手铳、打火机、枪子、弹药、琳琅满目。老鼠坐在那堆，如像在玩家家酒一般，前面摆起一把钢掌，後面抓起一付眼镜，自得其乐的在观赏着。

「小我，指打吧这付模样，还不在现你的些宝贝，我走过去时道。老鼠並不答理，继续子在检点他的宝藏，半天，道：

「我在点数，看有没有遗失。」

他半並起头，左眼全部被包扎了。傅老爷子替他做的，一脸鞠得黄一块，实一块。

「你到底犯了甚麽罪，乌鸦下这般毒手？」我问他。

「伊娘哟，」老鼠吐了一口血水，「还不是那个烟枪子！那个烟货不知怎的把老子这只百宝箱翻了出来。我瞳见他拉开箱盖子，在抽翻老子这些宝贝。我奋进去，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他把乌鸦喊了来——」

老鼠仍旧低下头去数他的东西，他拾起枪砂救金弹的弧壳，别起眼睛吧，笑道：

(24×25)

「这是我最心爱的玩意儿。」

「我早料你拿去当了，咱们去吃一顿就，你又不幹，还当了这些去面包换打。」

老鼠密斯脸涨得那管张芝51，九手高举起来，脸红脖子粗的喊道：

「幹——那个敢动老子这些宝贝，老子跟他拼命！」

老鼠一件一件把那些宝贝捡起来，津津有味的又讲起每一件东西的故事来。每一件宝贝的身世来历，他都如数家珍一般，记得清清楚楚。那管张芝51是一个银行职员模的，老鼠道，那位囊理是他遇见的客人裡头最体面，对他最体贴的一个，还情他到公室去吃过饭东菜公呢。那付大眼眼镜，是一个計程車司机的，那西把破帽鞋收拾好，是他到生生夜幹去試幹的，顺手牵羊带走的。老鼠講完一个故事，便把一件宝贝捆回箱子。全部放进去後，他把箱子盖好，舒了一口氣，说：

「还好，一件也沒有丢。明天我去买把新鎖来，那把旧鉄丝捌桃子撬坏了。」

老鼠跳下杉子来，却趁着脸抖了我一声：

「好哥哥——」

「你妈的，耗子精，又想打我的主意了，」我笑通，甚麼事情沒吧。」

「是这样子的，老鼠笑通，楼下酒館，人多手雜，我这值面宝箱放在下面，实在不放心。还是你帮我拿上楼去，保在起来吧。」

「保管要记我说道。

老鼠歪起头，哼度鸟青的下肥谜式了一條槍，警起睡

着吧，容通：

你如意思，人家一場保衛战，要打得这麼惨，你还要

来敲人家！

No. 318

十三

我们发饷了，每个人一两千[illegible]，加上[illegible]一个月下来的小费，我一共得到三千二百多块。首先我要去买[illegible]件内衣裤，我的四[illegible]条内裤，三条穿了洞，[illegible]背心都破得稀稀疏疏了。一管固齿玉和牙膏[illegible]早上特价，只挤出黄豆那麽一点点来。小玉告诉我，南阳百货公司这[illegible]天大减价，内衣裤买一送一。下午我便乘公共汽车，到西门町去，在南阳门口，迎面却撞见呆敏跟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呆敏看见我，脸一红，赶忙的叫了一声：

「阿青。」

站在他身边那个中年男人，约莫五十上下，刺着个青头，一身瘦得皮包骨。身上一件白衬衫，黄斑斑的，像久病初愈的模样。一双眼睛深坑了下去，眼塘乌两片，脚上一双黑胶鞋，一只鞋尖都张开了口。中年男人，一脸苍白，窥上的青筋，根根暴着，好夜身上，显得空荡荡的。脚上一双黑胶鞋，一只鞋尖都张开了口。中年男人，一脸苍白，窥上的青筋，根根暴着，好像久病初愈的模样。一双眼睛深坑了下去，眼塘乌两片，脚上一双黑胶鞋，一只鞋尖都张开了口。

「你到裡去？」我问呆敏。

「我到南阳来买东西——」呆敏迟疑了一下，才向我介绍他身旁那个中年男人。

「阿青，这是我父亲。」

我赶忙上去打呼，叫道：

(24×25)

幸福牌

裡面顧客都回來檢便宜，擠得滿滿的，打擾一般。

No. 319

「伯伯。」

吳敏父親着枝鋼笔寫了一下，却望着吳敏，有点不知所措起来。

「你也来買东西麽？」吳敏笑做沒有看到，逕自问我道。

「想買几件冬衣罷吧」我说。

吳敏便擁着他父親往南防百貨公司裏面走去。我跟在他們後面。進去後，吳敏先到潮衫部，那边擠滿了請貨大減價的顧客。吳敏挑了半天，选中了一件藍的，一件灰的，然後他転向他父親道：

「阿爸，你穿十四吋半的，還是十五吋的？」

「都可以，」吳敏父親低声回答道。

「这兩个顏色行麽？」吳敏把手裏兩件襯衫給他父親

他父親接过去，攥在手裏，點了点頭，沒有說什麽。

「这件灰的如何？」

他把那件藍的还給吳敏，吳敏又塞回他手裏，說：

「兩件一齐買吧，难得大減價。」

吳敏領着他父親，一个一个部挤了过去，買了冬衣褲、手巾袜、牙膏牙刷，連刮鬍刀都買齐了。吳敏付了鈔，大包小包的提在手裏。我也揹了四套棉紗內衣褲，一管怎人牙膏，兩双尼龙袜。我們走出南陽的時候，吳敏却盈过头来，在我耳根下说道：

「阿青，你陪我一起到大東站，送我父親上車，回头到我們家去吃飯。」

吳敏叫了一輛計程車，我們三个人到了火車站，吳敏

(24×25)

買了一張到新竹三点鐘的慢車票給他父親，又買了兩張月台票。我们把吴敏父親送到二号月台去等車，站在月台上，吴敏手裏提着包裹，对他父親说：

「你还需要甚麼，寫信来給我好了。」

吴敏父親用手指了一下額上的汗水，沉吟着，沒通：

「好了，不要甚麼了。」

过了半晌，他却又捞起他的健好的右手，露出伤痕的手掌，給吴敏看到吴敏脸上，沒：

「这个癖，生了兩三年，總也不好，痛得难过得很。你知道有甚麼药可以医好的？」

吴敏父親的手腕上，重重疊疊，生着一圈一圈的金錢癬。抓破了，露出鮮红的嫩肉来。吴敏皺了一皺眉头，沒通：

「你早又不对我说，西门町有一种療治癬的特效药。这樣吧，我買了寄到二叔家好了。」

吴敏父親聽了吴敏一下，吴了一点头，也就不作声了。我们三个人默立在月台上，好一會兒，吴敏才密地有所思的叮嘱他父親道：

「你到了二叔那边，二嬸的为人，你是知道了的，二叔不請客，二嬸那裏的便宜，你千萬佔不得。」

聽得，吴敏父親应通。

那时雷花音，你一到先拿点送給二嬸，就说是买給她的好了。」

吴敏父親又点了点头。火車進站，吴敏等他父親上車找到坐位，才從窗口把包裹一件件遞了給他。吴敏父親坐

幸福牌

定後，又從窗口伸出他那[illegible]刺得青完了来来，指了一指他的右腕，对吴敏解道：

「阿敏——癖药，莫忘了，痛得很难过——」

「知道了，」吴敏又皱了一皱眉头应道，「我会寄给你的。」

火車向来，坐了站後，吴敏才舒了一口氣，对我说道：

「我父親——昨天他才從台北监狱出来。」

我们回到吴敏和阿偉那向小公寓，在门口，吴敏要我脫鞋。他拿了一双拖鞋来给我穿上，公寓的地板擦得很乾淨，客廳裡沙发旁边一[illegible]張小茶几上置着一隻鴛鸯的碗[illegible]，鈍锂插着一枝[illegible]的凤尾草。客廳墙上却[illegible]懸掛着盾牌和那双仿古青銅宝劍，[illegible]就吟在左，荒

唐在右。[illegible]

「你们这向小窩，要得很[illegible]通。」

「侵之来吧，」吴敏笑应道，她去向了一趟思松记，拿了兩隻椅子来，替我倒上了茶，又把风扇闹了。才坐到我自边，你起头，「现在，」[illegible]

「阿青——这是我弟一个[illegible]正值於自己的家吗了——」

吴敏吃了一口茶，沉默了片刻。

「今天你总算[illegible]见我父親了，唉，自己的老爸不算甚麼亦活？」吴敏望着我苦笑。

「这是他中二次坐牢了。头一次，我母親还抱着我，他爱賭錢——我看见四色牌就把生意的一卖老本賠

得精光，便乱闹假支票。我母亲到我二叔那里去工，二表哥新行向马一家碾米厂。我是在我二叔家生伯。从小我便跟着我母亲挑砂子。后来我母亲跟来碾里一个工人有了私，二婶把我母亲赶了出来。母亲不肯把我带走，二婶便留了我下来，跟她睡房。我记得斗天晚，睡到半夜，二婶那个人如厕回来，一向口就骂去上二则所，拍叫醒她。二婶那个人如厕回来，一向口就骂人。母亲为数到天亮，还溜了一裤裆——

吴敏说着，坐了起来。

你老爸呢？后事怎麽了？

我十岁的时候，有一天，一个脸病容，一身邋遢的男人到我二叔那里，说是我父亲，要把我带走。我跟我父亲三四年，东迁西搬，一个地方住不上半年，总是欠房租给人家撵走。我有一次住在万华，那个房东婆妈凶，我们晚搬了一天，她把我们的东西一遍一遍丢到街上去——脸盆、雨伞、鞋子、还有我父亲几件四色牌——我们在那里面搬搬，你应当稍不当心？

你怎麽甚麽又不监了呢？我问他，有知道为甚麽，我想是为数欠房租一回事。我父亲手脚上那一副铐铐，就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说起来，气数人！吴敏摇头，三年前，二叔看不过

意了，借了高额给我父亲，让他在幕章，摊了小摊子，卖菜烤鱼，摊了九个月，他把摊子交给我，又去赌四色牌去了。四欠了一身赌债，让那些流氓强迫去卖白面——

——」

吴敏望着我，一瞬无可奈何的神情。

「他坐牢生一辈子也就算了，反正牢里有饭吃！我每个月去看他一次，送回来东西给他，他还有事。现在放了出来，反而是我和母亲赘。他在二叔那里知道能呆多久，二婶又是个不好惹的人。而且一——据说通基商时候他和老毛病又发作起来。赌钱的人真奇怪，除非十根指头剁得精光，那怕回剩一把也会去摸牌的！」

没有我们都笑了起来，吴敏又嘿了一口气，没通：

「这间公寓虽然如不上张先生的也是自己的窝，没有人来趋自己的窝啊。」

「你跑到他乱，然他跑你有啥用为他剧手。难怪小玉骂你！」

吴敏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没通：

「阿青，我老实告诉你，其实，我也不是完全为了张先生。张先生个人是刻薄些，冷酷些，没有脑子些，但是至少

No. 224

外面寒飘西落，有一颗仅一
点生的了泪，莫白像一度失群的燕
例。我实在是贪图张先生的个家和个
晚到深房边学，深房百亚斯牛打
的温暖和温暖，我生来了，就
还是泡了一个针头，接不得他起来。

"你他妈的真没见过世面，"我笑道。

"你的程度？"吴敏瞳通，"从前我跟着张先生很恨，有时
候一个拜礼没送一次深，身上实得连自己都要作呕
了！我又是爱乾淨的人，看见张先生的裡，
都是一例所都是香的，怎麼不爱？後来
张先生娶了我，走在街上，总看个白脸，真是感到前途茫

幸福牌

茫，不知道该到哪去。小时候的种到
处飘泊的滋味，又现
出来了。你想愈心酸，你
说着还有甚麼意思？"

"算啦我们都是救了你这条小命，我笑道，安慰
那位伴郎程秉仁的。她真要如今的谢我们呢！

"阿倩後天要出海了，你知道麼？吴敏问道。

"是麼？我怎麼没接到请
帖？"

(24×25)

No. 325

天早上他們公司才通知他，他出去買東西去了。小吳敏看了一看手的錶，快四点鐘了，我去做飯去，你收了回去上班吧，阿偉中快回來了。

我跟着吳敏，走到他們後面的小廚房裏。吳敏從一條鯉魚，半隻鴨子。

嗎，高級嘛，連冰箱都買了！我說道。

是旧貨，吳敏笑着，阿偉的同事讓給他的，還沒付錢呢。

吳敏，看你挽菜很有兩下呢，這條魚怎麼做？

吳敏把那條鯉魚洗乾淨，用把刀刮起魚鱗來，那條魚有兩个巴掌長，鮮紅的鰓，看起來很新鮮。果敏用刀起刺落，魚鱗刮得沙沙响。我在旁邊指使刮蒜末。

吳敏，看你挽菜很有兩下呢，這條魚怎麼做？

在飛乡告那裡學了一手，斗魔先來的，吳敏笑着，向头燒魚，只燒剩个魚头魚尾，也都燜得要死！這像鯉魚新鮮，燒着豈辦魚吧。阿偉愛吃辣東西。

果敏半起鍋，爆了蒜蓉，將條鯉魚放進去煎，煎得兩面黃了，加水燜着，燒大前起來。他掌着鍋，也不回头，說道：

阿青，阿偉对我很好，跟自家兄弟一樣。

那還不好，我說道。

他脾氣暴些，我讓他一点就行了。主要他小時也跟我一樣，到處流浪，知道沒有家的苦处。兩個我們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她緊盯着鍋中的魚，不做聲。

No. 326

"我来你的家打秋风啦"
玩笑。

正要[illegible]
[illegible]
吴敏把菩萨[illegible]
色行军[illegible]
阿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这一去，大半年，

No. 327

事后，对我说道：

「阿青老中，今晚这杯酒，你要生受点。

我摆好筷子起身，笑道：

老哥，你客气了，我应当敬你一杯。

我们两人都对过杯，饮了一口辣辛辛的大麹，而阿偉才咂着嘴，嘆道：

「阿青老中，我敬你这杯酒，是有深意的，就为着我要走一趟，无论如何，安后基会。

我回头，看一件事放不下心：老爺子那边。

我实在起来，沉重：

「原来是这件事，老哥不必担心的。何况老爺子老英雄，身体那麼清健，打起精来，那点下把势，

我们当着人还及此，老哥明不着担心。」

「我何曾不知？」阿偉笑道，「前面三斗，我们爺子通过，后面三斗，我们爺子通过，无论如何，安后基会。

迟疑，回过头来，我看他老人家。他沒有他在这裡，很放心的。你瞧，老中，难得他老人家这麼重你，所以我要重託你。——」

他老人家忽然重託，我更会意了。之笑道。

「嗳——」阿偉又嘆了一口大麹，呆敏感到阿偉碗说，阿偉赶起来，

向船的事。每次我回台湾鲤鱼，捉了一脆肚肉，还了酒，这通：

「我早上才去告訴老爺子，後天

(24×25)

悉门，他例也送高粱鱼肉。这次他老人家竟白像有点不

樂，叮嚀了半天，却向我埋怨道：「你这一去麼，自己小心，在外上莫闖禍就行了。你要知道，我老了，也顧不得你那麼多了。我看老爺子真的人有点分惦掉，老了好些。也不知是不是最近南洋館，把膽心太過——」

「安樂你的生意做得很興到嗎，」我道。

「就是这麼说嘛！」阿偉把錢往桌上一頓，「早上老爺子自做了二十九萬。」

「阿偉，」他叫我，「你不要賭起心思，以为咱们安樂你賺進多少金磚銀互来。你瞎費我的脾氣，左手退来，右手出去。你要靠自己，靠我是靠不住的。我可沒有甚麼東西留給你。」老爺子，安樂納悶道。

「老爺子，」阿偉說，「我这次許輸，何次我賺了錢，你老人家要不喜歡，就是麼花，就是麼花，难道我还能拿

人家拿不成？」他笑了笑头道：「你明白就好！」

四面，錢用在别人身上也有还的，我自己又有了一份这份心，我还報还来不及，哪裡还会錯的收入？老爺子还不明白我的意思。

「阿偉說着，激动起来，一張俊黑的臉，都漲紅了，他指了我自己的胸膛一巴。

「老爷，我拿你是自己人，跟你說點心裡話：老爺子对我，恩重如山，形同再造！他刚收养我的時候，我那時窮得好叉？不時得闖过多少禍。賭錢，要飯，跟一甚麼都沒得那種沒根还未淨。老爺子管教管犯了，我便逃出去，还偷了他的錢走。我是西门町大龍幫的龍头，帶头打架生事，常常打得头破血流，警察捉去，老爺子一次又

No. 329

一次去把我赎回来。有一回，我打成了重伤，匀上换了七八刀，躺在马偕医院里，老爷子又找了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望着我，偷面悲容，留下了一叠钞票，一个信封袋，便走了。我打开那个封袋，裡面是老爷子常用的一碗白绸手帕，上面写着"回头是岸"四个字——是他的血书！

我抓住那碗手帕，就如像抓住一团能量的九

阿傑的声音都颤抖起来了。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老爷子又指我跟阿傑各人掐了一把鼻拭血，说道：

"先吃菜吧。"

我教阿傑向人喝了一聲大驰，赶紧吃起饭。阿傑才長长吁了一口氣道：

"这次出海，走得早了九十天。下个礼拜六（舊曆九月二十二），是老爺子的六六大寿，一個为六一——我本来就打算如何，要把他老人家做个寿，这次无论如何，要把他老人家做个寿，娘得如是，九个小兄弟都在一起。谁知这麼不巧！我想这样：我留下英钱，小敏他们几个人替老爺子热一热，凌老人家高兴高兴。"

"胡涂纪，应该这样，"阿傑掷地有声道。

"不过呢，老爺子的脾气也有点古怪，阿傑搔手挠通，他是从来不做生的。每年生日，他反而躲得远远的。"

No. 330

二个人

在回老寺之寺

他六十大寿那年，人家孟大叔邀酒席都摆好了，他却不声不响上了狮头山，在庙裡斗底呆了六天。所以这次，看你们的未事，怎麽把他写得才好。」

「这样吧，」吴敏建议道，「老爺子不喜欢热闹，我们也不叫亲、也不请外人。我跟小玉两人迎行以後我一桌请客，就请孟大叔跟二叔两个人来，算於家庭聚餐，或許老爺子也不便坚辞了。」

「那你们二个人今晚就去我孟大叔那裡，老爺子寿宴了麼？」吴敏向道。

「下吧。」

「孟大叔那裡，老爺子寿宴了麼？」吴敏向道。

「寿宴了，你下个礼拜一便去上班。」

「阿青，我要到錦園去做事去了，」吴敏对我说道，「是老爺子的主意，叫我去看的。先到厨房打杂，学做二厨。」

「好了，你们一个个都想做起大师傅来了。」

「我走了，你好去上班！」阿青交待吴敏道，「孟大叔人和气，是二叔却不大好处。他们錦園规矩最，我昨宵整明白的脑的，也学他缴妳。学整天打捌摆人鬼，甚麼也没学到。」

「晓得了，吴敏应道。

「我不在，你可要规规矩矩过活，你要像陈小美那样，我是管过你的。」

「你这是甚麼话？」吴敏变脸色一说，「你在叫我麼？」

「我們那天在克爾子面前沒白誓你之麼。」

阿偉握緊拳頭了一下吳敏的头，笑道：

「跟你開玩笑，你又認真了。」

「這种事如何開玩笑啊？」吳敏仰起头去，瞪着他。「你又回来，我还有這一边手收。」吳敏举起右手晚於阿偉看。阿偉一把將手握住吳敏的右腕，对我說道：

「阿香，你知道，我從小也沒有一个如母亲的母亲是於缘。我們倆个人高量过，再思念的一辈花为伯上飘泊，再过以斗，学我們有一点基礎了，我們兩个人共同建立的一点自己的事業来。我有这个觀念而服务，都上岸，有的在巴西还得很不錯。

我也想跟小敏兩人以後移民出去，也許到那里保障我們的飯館，到外面去打天下去。」

「那時我便可以当大厨師了，吳敏笑道。

「我們把我們的飯館叫出樂部，阿偉笑道，「我来掌櫃，你孟大叔管二叔他們那桌，也在拉拢。」

「如得很，」我笑道，「你們倒是西去的飯館，我来替你們做證！」

「吹迎，於迎，阿偉和吳敏来声叫道，我們三个人都同時舉起了酒杯。

No. 332

十四

史樂衛打掃後，我便上樓去洗澡換衣服，並稟告過傅老爺，晚上跟人出去吃宵夜。十二點半陳上校便來接我到信義路的川味麵館裡面生意好得很，兩層樓前坐滿了，還有人等著。我記得從前在新生南路口那一間川味館吃過一回，街上的灰塵一面撒胡椒粉，一面吃，實在不敢領教。只有臨街的張家，一樓一底，樓下擺了兩張桌子，對坐了下來。

青娃兒，今晚你隨便點，我們兩人吃個痛快！陳上校說道。

好得！我料道，從前父親帶我們來吃川味麵，每個人只能吃碗担担麵，最多我跟中姓兩人再分一碗抄手。夥計問我們吃啥子，我們笑了一氣，對面蒸小籠×一碟捧之類，名人一碗錦花麵，還有冬菇泡菜，涼拌干絲。

要不要加红，夥計問我。

重红！我料道。

陳上校笑了起來，說：

你這个（此之）（侄之）辣子倒吃得兗！

我呀我爸爸的，我受過（米辣椒）他一顆一顆敢往嘴裡（下）丟，一會兒香菜小蔥都往（下）丟，一下子滿口（含）辣得要不得（抽氣），吃得（下）滿頭大汗，一碟（下）辣椒要不了（支）那一碟，（一個

起来。

「陳先生，看城山上真的有真[illegible]要人麼？」我看过這株主脚小说看城十九條」，看城山上全是些今飛的俠仙。

「怎麼沒有？」陳上校沒過（掌碑步去）了，的一[illegible]（面）[illegible]道電去，多少人外，木石[illegible]（俱毀）！」

真的麼？」我哈哈大笑了起来。「日後到四川，我去看城山去我道自去。」

「那要看你像你，沒有像，你連神仙的面还見不着。」

也許我还有一点警根吟？」

我看你资质不錯的，」陳上校望着我笑道。

陳先生，四川是个如仙[illegible]物產豐富，山川偉[illegible]。

天府之國，怎麼不如？」陳上校说，「要不是四川物產豐富，抗战那山斗自怎麼挖得过？」

可是我听我爸爸说，四川的多袍哥吟。」

陳上校[illegible]呵呵笑道。

[illegible]那[illegible]倒是真的，有一点我要打破[illegible]（个）山打袍哥，[illegible]打破了[illegible]（个）土匪[illegible]。（得来）[illegible]（有）一个[illegible]吃[illegible]袍哥把了去，[illegible]（面）都给[illegible]把出来，吃掉了。」

哎呀，四川人[illegible]飛野蛮哪，」我吐通，「幸[illegible]不只是一[illegible]（半）四川人。」

原来

我最初看[illegible]你，还以为你是台湾姓吃。」

本来[illegible]嘛，我另外一半是台湾人[illegible]嘛。」

难怪，陳上校笑通，「你说得四川话也不看一[illegible]（个）台湾腔。

「徒弟在外孤苦，我那父亲没法子陪伴他四川腔不分昏昏，逼令振泥了。」

陈上校一直替我挟菜，我便不停的吃，吃到最後，实在撑不下了，喘息都难得苗了麻，我对陈上校说道：

「到了，陈先生，下次再来吧。」

吃完宵夜，陈上校把我带回了他中和鄉的家裡。他住在竹林路一條巷子裡，是一间新盖的小公寓，在三樓樓上。

陈上校家裡陈设非常简单，客廳裡只有一套籐编的桌椅，一架电视机，靠牆壁却排着过人头的三層竹书架，书架上，全是武侠小说。我一进去，便一头一头翻阅起来，莒清青雲，卧龙生，古龙，梁羽生——好像

打擂台似的，各路英雄好漢聚齐了。

「陈先生，这些书，我都要借来看。」

「拜託了！」我叫道，「陈先生，我们一齐练武功如何？」

「你先行了拜师礼，正式做我的徒弟，我们再来讲究武功。」陈上校笑道。

「如何，」我问道，「那天我来禁香磕头，拜你做师父。」

「陈先生，快大概早（你）就（会）鐘罩（铁布衫）刀枪不入了！」

陈上校点点头，他把外衣也除掉了。他的体格非常健硕，一身鏖瘦结实，五十多岁的人了，（发）动起（来）恐怕有力，真的如像是一个武功有根基的高手一般。

陳

上校叫阿朗哭了起来，他生下来，跟我洗起澡拉
我期间在广西边境常闻他
他这那一仗虽然国军最后胜利，但是打得异常惨烈，双
方死七栋重，日军中之师团全部歼灭，而他那一
连的弟兄，最后打得只剩下他跟十几个兵，如今枪
弹已绝，短兵相接，肉搏起来，又一个个日本兵围住他厮杀
，一个个都被他砍死了，最后他的刺刀折了断在一个鬼
子的胸膛里，他自己也受了重伤，满身血污，自上校
七八刀。

「老子的！陈上校拍起大腿来，兴奋得紧！要不是我与青时陈遇仙教
你的乱刀下，别想向前了！」

他举起他的左臂给我看，还有肘处有一道蜡下去紧
留的疤痕。

「这一最光，一刀见骨。」

「陈之垒，你明天就闹些教我打拳吧，我来此他道。」

「你这个娃儿，你个性急，」陈上校拍了一下我的肩
膀通，「与青人，学两招八卦也是如你，可以防身。不过最要
紧还是学个一技之长，以后成家立业，你今成绩？」

「唉呀，哈剖高三。」

「只有哈完麽？」

「只差一个学期。」

「甚麽学校？」

「省立青德中学。」

幸福牌

(24×25)

民國二十八年

是四号校麻。」

「我昏夜间部。」

「夜间部也不错，为甚麼了不读完呢！」

「我迟疑了一下，就缀了签写消勝，答道：」

「给学校开除了。」

「嘻，看姓兒，陳上校嘆息道，「我看你还要懂事，人一定是不笨的。这点子年纪一就跑到外头来混混，也不是個了结。——你还想进学校麻？」

「我摇了摇头，垂下眼瞎。」

「你爸爸不管你麽？」

「我哥哥把世跟他淫了一封書姓兒，」陳上校一隻捏到我肩膀上，「你听我说，我看你跟我还投缘。难得大家又是四川人。看这样吧，你搬进来跟我们住算了。我来供你上学，把书读完。私钱是没有甚麽，不过这两年工商还能应付。总前我也养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乡下姓兒，花我这点钱是供得起的。」

「他在三斗名，回他还唸到專科学校呢。後来他走了，这里自把，我一个人住，也冒寂寥冷清。你搬进来，田正好给我作伴。你一个人呆外面混，那裡混得出个名堂来呢？」

「我一直低着头，没有作声。」

「你来了，我把我全身的武艺都传给你，叫你的○○，陳上校笑逼，「他又摸了一下我的头道，「你慢慢想之，不着急。我们去睡觉吧，三点钟了。」

陳上校带我到浴室洗了一回面，令

錢，遞給我一塊洗面肥皂。刑才吃麵，郭得一头一臉的汗，髮根子裡直透着汗氣，我於是又便得整个头都浸入了面盆裡，將头髮搓了一陣，又用肥皂洗了臉和脖子，沒有毛巾，於是头未，叫林多加，陳上校遞来一塊乾毛巾，便遞还給他。陳上校却一把抱着我拉过去，摇头笑道：

"你这一头，落場鸡似的，怎麼上鉢？"

他把毛巾打洶，將我的头髮用力搓，搓了好久，搓完後，他又用手把我一头飛張的乱髮理了順，沒道：

"这才像个人！"

我們這剛陳上校的卧房裡，就着一张小方桌，上鉢

鋪了一張草蓆。陳上校從鉢中拖出一个陶製的鉄盤，裡面剩下的半餅蚊痙香点着了。我一面脫去外衣褲，一面端詳掛在牀头牆上的一幅照片，那是陳上校的斜皮帶細軍裤，非常緊俏，他看起来非常鉢青，是一个氣宇軒昂的軍官。

"那是二十九年春天，打宜昌會戰以後，陳上校從枕在桂林臨的，陳上校指着那張照片道。

我們躺剛熄了灯，睡上了牀以後，陳上校從枕头底抽出了一把鋪刷来，替我們兩个人打着扇。

"明天一早我还得到工廠去看看，你不必早起，陳上校沒道，他又加了一句：

「冰箱裡有牛奶，你起来後自己去拿好了。」

我侧着身子，面向着槽，在黑暗中，我感觉到
赤仙背上，一陣陣的深沉拂探着。过了好一會兒，陳
上校搁下了筷子。

「青娃兒。」她侧过身来，一只手臂搂住了我的肩膀和
「陳先生，对不起，」我突然往槽裡移动了一下，低声说
道。陳上校的手仍旧搭在我的肩膀上，半晌，他軽之他拍
了我一下。

「青娃兒，好生睡吧。」

「真的对不起，陳先生——」我的声音顫抖着，
猛地，我感到陰陰陰陰
来的厉害，一下子竟来声痛
哭起来。这一哭，一发不可收拾，如倉心肝肚腸都哭得疼
(有点)

(吐，无法倾)

一般吸煙的描寫也是如此。

了出来一般，胸口仿佛壹
到自己花落着一方方
姓，自整个身子蜷曲起来，
震時候的样的。我又
昏睡了过去，如隔还不
(24×25)

No. 339

十五

等到醒来，满室都是耀眼的阳光，外面竹林路上车声人语响成了一片。我坐了起来，莫了半天的呆。陈上校已经走了，在枕边他留了一张字条，写条旁边，摘着一件微衫。

青娃儿：

中午回来，我带你出去吃饭。这件微衫是新的，我穿着嫌小，给你穿吧。

陈雄留

那件微衫是可爱的，蓝白条子，五号的领子。我抖

向来，穿到身上，大小合适，就是袖子稍微长了一些。我把袖衫脱了下来，仍旧叠好，放回枕边，穿上了自己的衣裤。我将那张字条翻过一面，在上面写下了字：

陈先生

对不起，我走了

阿青

我走到外面，见没有车走竹林路的大街，却迂回着穿过了条巷子，匆匆往鹭桥[illegible]去。

中午时分，来往於台北和中和镇的车辆，把鹭桥塞得满满的。太阳晃到了正中，天空没有一丝云，[illegible]的灼灼的一大团蓝玻璃。桥下新店溪，流淌的污水，也给照得跳[illegible]着点点亮光。这次能够过桥，[illegible]连着几次急雨，河床高

了许多，小孩力学会了，也去学浪滔了，戏了青黄色。上次我们到小原地来游泳，小了人飘身的那一带河离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那一行垂卵石早被黄褐的河水淹没了，那一大丛长人还高的狗尾草，都统统给吹了脏，到处报废，说何时能得离开是个。我坐在桥中央，望着桥下流动的燭浪，突然感到一阵苦有所失的寂寞，我又想起偷偷地游过河来了。我想起那天我脊着他游过河，小玉在岸上等小不来了。我想起那天我脊着他游过河，小玉在岸上等小不来了。我想起那天我脊着他游过河，小玉在岸上等小不

看着孩子们那高兴的样子，我们的心里也乐开了花。

树苗种的那些都是松树苗，不知道（通）（晓）的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些）（树）苗（长）得（很）迟（缓），（我）们（班）同（学）毕（业）（后）（还）（没）（有）（长）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撞（见）高（目）（标）（准）（备）（考）（试）（的）（学）（生）（偷）（偷）（地）（来）（偷）（树）苗。（那）（些）（偷）（树）（苗）（的）（人），（大）（多）（数）（是）（我）（们）（学）（校）（附）（近）（的）（村）（民）。

星期天，（我）（们）（学）（校）（组）（织）（全）（体）（师）（生）（义）（务）（劳）（动），（我）（们）（班）（负）（责）（在）（学）（校）（附）（近）（的）（小）（山）（坡）（上）（植）（树）。

（我）（们）（在）（学）（校）（大）（楼）（下）（集）（合）（后），（老）（师）（给）（我）（们）（讲）（了）（植）（树）（的）（意）（义）（和）（要）（求），（然）（后）（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了）（指）（定）（的）（地）（点）。

（我）（们）（一）（到）（那）（里），（就）（看）（见）（一）（些）（解）（放）（军）（叔）（叔）（阿）（姨）（们）（已）（经）（在）（那）（里）（挖）（好）（了）（树）（坑），（他）（们）（见）（我）（们）（来）（了），（都）（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并）（且）（帮）（助）（我）（们）（把）（树）（苗）（栽）（进）（坑）（里）。

（我）（们）（班）（的）（植）（树）（任）（务）（是）（栽）（一）（百）（棵）（树），（我）（们）（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挖）（坑），（另）（一）（个）（小）（组）（负）（责）（栽）（树）。（我）（们）（组）（负）（责）（栽）（树）。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树）（苗）（放）（进）（坑）（里），（然）（后）（培）（上）（土），（再）（把）（树）（苗）（轻）（轻）（地）（往）（上）（提）（一）（提），（使）（树）（苗）（的）（根）（舒）（展）（开），（不）（要）（让）（根）（部）（弯）（曲）。

（我）（们）（一）（边）（栽），（一）（边）（浇）（水），（一）（边）（培）（土），（一）（边）（踩）（实）。

（我）（们）（栽）（的）（树）（苗）（有）（松）（树），（柏）（树），（杨）（树），（柳）（树），（槐）（树），（榆）（树），（桃）（树），（梨）（树），（苹）（果）（树），（石）（榴）（树），（枣）（树），（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来）（的）（树）（苗）。

（我）（们）（栽）（的）（树）（苗）（有）（大）（有）（小），（有）（的）（树）（苗）（上）（有）（叶），（有）（的）（树）（苗）（上）（没）（有）（叶），（有）（的）（树）（苗）（上）（有）（花），（有）（的）（树）（苗）（上）（没）（有）（花），（有）（的）（树）（苗）（上）（有）（果），（有）（的）（树）（苗）（上）（没）（有）（果），（有）（的）（树）（苗）（上）（有）（刺），（有）（的）（树）（苗）（上）（没）（有）（刺）。

（我）（们）（栽）（的）（树）（苗）（真）（是）（千）（姿）（百）（态），（万）（紫）（千）（红），（五）（彩）（缤）（纷）。

（我）（们）（栽）（的）（树）（苗）（有）（的）（喜）（欢）（生）（长）（在）（温）（暖）（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寒）（冷）（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干）（燥）（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潮）（湿）（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肥）（沃）（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贫）（瘠）（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平）（原），（有）（的）（喜）（欢）（生）（长）（在）（山）（坡），（有）（的）（喜）（欢）（生）（长）（在）（沙）（漠），（因）（为）（树）（苗）（的）（习）（性）（不）（同），（所）（以）（我）（们）（栽）（的）（树）（苗）（都）（是）（成）（活）（的）。

（我）（们）（栽）（的）（树）（苗）（都）（是）（我）（们）（亲）（手）（栽）（的），（我）（们）（对）（它）（们）（有）（着）（深）（深）（的）（感）（情），（我）（们）（经）（常）（去）（看）（望）（它）（们），（给）（它）（们）（浇）（水），（给）（它）（们）（施）（肥），（给）（它）（们）（捉）（虫），（给）（它）（们）（松）（土），（给）（它）（们）（除）（草），（给）（它）（们）（培）（土），（给）（它）（们）（修）（枝），（给）（它）（们）（治）（病），（给）（它）（们）（防）（寒），（给）（它）（们）（防）（冻），（给）（它）（们）（防）（风），（给）（它）（们）（防）（雨），（给）（它）（们）（防）（雪），（给）（它）（们）（防）（霜）。

（我）（们）（栽）（的）（树）（苗）（有）（的）（已）（经）（长）（大），（有）（的）（已）（经）（开）（花），（有）（的）（已）（经）（结）（果），（有）（的）（已）（经）（枯）（死），（有）（的）（已）（经）（被）（砍）（掉），（有）（的）（已）（经）（被）（烧）（掉），（有）（的）（已）（经）（被）（虫）（子）（蛀）（空），（有）（的）（已）（经）（被）（风）（刮）（倒），（有）（的）（已）（经）（被）（人）（们）（偷）（走），（有）（的）（已）（经）（被）（小）（动）（物）（吃）（掉），（有）（的）（已）（经）（被）（人）（们）（踩）（踏），（有）（的）（已）（经）（被）（人）（们）（折）（断），（有）（的）（已）（经）（被）（人）（们）（砸）（烂），（有）（的）（已）（经）（被）（人）（们）（丢）（弃），（有）（的）（已）（经）（被）（人）（们）（遗）（忘），（有）（的）（已）（经）（被）（人）（们）（埋）（掉），（有）（的）（已）（经）（被）（人）（们）（挖）（出），（有）（的）（已）（经）（被）（人）（们）（移）（走），（有）（的）（已）（经）（被）（人）（们）（带）（回）（家），（有）（的）（已）（经）（被）（人）（们）（送）（给）（别）（人），（有）（的）（已）（经）（被）（人）（们）（卖）（掉），（有）（的）（已）（经）（被）（人）（们）（换）（走），（有）（的）（已）（经）（被）（人）（们）（吃）（掉），（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东）（西），（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用）（途），（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事）（情），（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工）（具），（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材）（料），（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物）（品），（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东）（西）。

（我）（们）（栽）（的）（树）（苗）（真）（是）（千）（姿）（百）（态），（万）（紫）（千）（红），（五）（彩）（缤）（纷）。

（我）（们）（栽）（的）（树）（苗）（有）（的）（喜）（欢）（生）（长）（在）（温）（暖）（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寒）（冷）（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干）（燥）（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潮）（湿）（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肥）（沃）（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贫）（瘠）（的）（地）（方），（有）（的）（喜）（欢）（生）（长）（在）（平）（原），（有）（的）（喜）（欢）（生）（长）（在）（山）（坡），（有）（的）（喜）（欢）（生）（长）（在）（沙）（漠），（因）（为）（树）（苗）（的）（习）（性）（不）（同），（所）（以）（我）（们）（栽）（的）（树）（苗）（都）（是）（成）（活）（的）。

（我）（们）（栽）（的）（树）（苗）（有）（的）（已）（经）（长）（大），（有）（的）（已）（经）（开）（花），（有）（的）（已）（经）（结）（果），（有）（的）（已）（经）（枯）（死），（有）（的）（已）（经）（被）（砍）（掉），（有）（的）（已）（经）（被）（烧）（掉），（有）（的）（已）（经）（被）（虫）（子）（蛀）（空），（有）（的）（已）（经）（被）（风）（刮）（倒），（有）（的）（已）（经）（被）（人）（们）（偷）（走），（有）（的）（已）（经）（被）（小）（动）（物）（吃）（掉），（有）（的）（已）（经）（被）（人）（们）（踩）（踏），（有）（的）（已）（经）（被）（人）（们）（折）（断），（有）（的）（已）（经）（被）（人）（们）（砸）（烂），（有）（的）（已）（经）（被）（人）（们）（丢）（弃），（有）（的）（已）（经）（被）（人）（们）（遗）（忘），（有）（的）（已）（经）（被）（人）（们）（埋）（掉），（有）（的）（已）（经）（被）（人）（们）（挖）（出），（有）（的）（已）（经）（被）（人）（们）（移）（走），（有）（的）（已）（经）（被）（人）（们）（带）（回）（家），（有）（的）（已）（经）（被）（人）（们）（送）（给）（别）（人），（有）（的）（已）（经）（被）（人）（们）（卖）（掉），（有）（的）（已）（经）（被）（人）（们）（换）（走），（有）（的）（已）（经）（被）（人）（们）（吃）（掉），（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东）（西），（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用）（途），（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事）（情），（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工）（具），（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材）（料），（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物）（品），（有）（的）（已）（经）（被）（人）（们）（用）（来）（做）（了）（其）（他）（的）（东）（西）。

院，像正陰一般，一條條車轍跡，縱橫其間，大校愛美丽蒂表的妹風景雨把花卉樹苗全部冲走了。我们校园的绿化運动，被彻底失败，七零八落，非常遗憾的蒙想。

"好球！"

一陳欢呼，然篮球场那边傳来，接着便是篮球着地的咚咚的响声，有人在打球。我经过过去，看見一个生正在傳球，都是初中生，一个个非着上身，穿着童军褲，一共五个人。我站在篮底下，观看片刻，觉得他们原来在赛球。一队两人，一队三人，人指得很起劲，大家吆喝着，厮殺得难分难解。两人队显然渐占优势，陳衛有点乱了，在篮下来回如此球，而且刚吃了一个闷大

（合人指责难堪的）

鍋，三人队个个面露得色，一面笑，一面謂侃。两人队起初闷。

"你那麼独霸，叫你七 pass 你又不 pass！"两人队中那个大个子张着手，替自己辩护。

"我已经把球帶到篮下了，迫不投應？"两人队中那个大个子张着手，替自己辩护。

"投个屁！投又投不進！"娃娃脸把球狠狠的掷给了对方，就自咕噥道。

三队人已经到了场地，篮球止行动頓为

幸福牌

(24×25)

當張起來，投過了球去。又開始追攻。其中有一个小黑崽，一下子竄到了籃底，正要舉手投射，娃娃臉奮力一躍，整个人撲上去阻擋。

「拉手！小黑崽的球投了我去，沒有射中，舉起手高叫。

「那个拉手？你莫瞎扯！娃娃臉急看反駁。

「拉手！拉手！三人隊中真他兩人也幫腔道，都朝着娃娃臉做出了拉手的姿勢。

「放屁！娃娃臉恕喊，「你們同他！他指向傻大个兒，傻大个望桿了一下，大概滿了老實活，笑道：

「我沒看清楚。

三人隊欢呼起来，就要剖球。娃娃臉跑过去狠狠地瞪了傻大个兒两下。

「我是沒有看嘛！傻大个辯解的笑道。

「你这个騙蛋！娃娃臉嗔道。

小黑崽剖球，偷么两球都追了籃，下二球剛一下迟見个空位，三人隊樂不可支又拍手，又喝采。娃娃臉捍住个球，眼睛直盯着，額头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

「加入！

「加入！

我在籃下舉手喊道，一面脫去上衣。三人隊面面相覷，娃娃臉却転忽为喜，拍手叫道：

「欢迎！欢迎！我们来了救兵！

我加入後，兩人隊形立刻拖転，上半场结束，我们已经拉平手，二十比二十了。娃娃臉又叫，又不算傻大个兒。下半场开始，我们一路領先，娃娃臉跟我

合作得很好。我傳球，他上籃。他人雖然小，但左勾手的擦板球卻得到很多的分，一下擦進好幾個。從前在學校，我是我們班上的籃球隊隊員，打中鋒。夜間部對日間部，我們這一隊贏過一面錦旗。

（美珠：好球！）

（娃娃：好球！）

（娃娃臉：漲起來呀！）

大露一要不我們三個人相約起來。

一下，我得到回球，站在中場，來了一個長射，剛和一下，籃框了一翻，一個空心球，

八比二十八，打贏了娃娃臉。

（娃娃臉：漲起來呀！）

瞞亂跳，又去跟傻大个兒和阿龍之指着小巫道，「快請我們吃

（娃娃臉笑嘻嘻：認輸了吧？）

愛玉：讓吧。

屈：小巫，去吐了一泡口水，嘴呼呼啐道，「請幫手，不專英雄。」

嗯，有人想賴皮呢！娃娃臉向傻大个兒笑道。

「咱們再賽過，三人隊裡以外一个翹嘴吧跑下剛才幫小巫，涼你沒种！」

少囉嗦！娃娃臉指着翹嘴吧，「你們輸了，對不對？輸了就該請客，賴皮才沒种！」

翹嘴吧嘴着氣，「幫吧，厮得老高，娃娃臉瞅着翹嘴吧，實在實道：

去，你去照照鏡子，你的嘴吧就夜像是壁？火鴨似的！

(24×25)

No. 3165

翹嘴把臉一仁，捏着便拔。娃娃臉趕忙竄逃，小黑出去一把揪住，翹嘴把腿上去，一把抓住，把娃娃臉設計起來。小正在帝边給小娃娃臉上用口下暗藥。

「大个兒，快来幫忙呀！」娃娃臉大声求救。

警大个子跑上去助战，三人隊另外一个看着也不甘落後，於是五个，拳回脚左加入混战起来。一场賭愛玉冰和球賽，頓时全乱行。向临五丁人迅边打边笑，後来大概出手重了，打痛了，竟逞起凶来。尤其是娃娃臉和翹嘴把，勢不兩立，没头没脸乱揍一顿，兩个人都打红了眼。我看事態变嚴重，趕忙拨开前去，一把先将娃娃臉

(续)

「停战！」

五个，像伙嚇了一跳，倒都停了下来，一个个找的找脚，是的是脚，临时互相直瞪眼。

「你们瑞车道的是甚？」我问道。

「明明温的。输的一隊肯定，娃娃臉捏頁氣就的名通。」

「你们输了，要不要请吃？」我问三人隊。

「不要，是在幫他们的，小正发抵赛。」

「行不幫他们，他们不输也行，他们的頭不输也行，他们的反應也行，翹嘴把悻之外娃娃臉的上前叫通。

「你是我的反應也行，他们的頭不输也行，他们的反應也行，翹嘴把悻之外娃娃臉的上前叫通。

仍是鬼祟祟的。

翌晨起来，摩拳擦掌起来，我心想正通。

"我来洞修吧，你们不是都要做爱玉讯麽，各人出各人的钱，大家一齐去做菜吧。"

三人随互相瞄了一下，皆收拾妥当，没通。

也好。

娃娃脸如自己甘，嘻咕着通。

便宜了他们！

我们各人捡起了自己的衣服，都搭在肩上，娃娃脸把球也抱在怀里，松说，三个人，汗流浃背，一头一脸都是菜叶黄沙，赤着生身，走出了校门。学校对面，植物园门口，卖爱玉冰的老李还在那里。他那辆拖车，旧得一塌

嗑

乱嗑乱响下去，车板上都是灰尘，让度爱玉冰的玻璃罐，也经黄煙黄的。老李是个大胖子，打着赤膊，一个大肚子挺在前面，头上的汗珠子沿着两下，他的毛巾也是老李的生意一直兴隆，因为他别人要得便宜，又是手一抹，独後代上一甩，又去爱玉讯去了。可个迎往来的兵，衣衫上也力的很得多，一肚子的板眼，看总的学生都去於照顾他，所他请的鼓包。然到夏天的时候，老李还有钱，要是心裡还有钱，我们做同学的，总想到去帮帮他上味记爱玉讯，一边吃他请的湘西碧敌的故事，他年上那去爱玉讯，青史摇曳，老李挺着个大肚子，号召路路驾笑起来。

老李，我笑着料道。

No. 347

"嗯，小子，好久不見，走過來讓我瞧瞧。"老李躲到那裡去了，拿著了麼？"

"未六碗愛玉冰吧，我們請客。"

娃兒臉一未便伸手去拉向改瑞鋼的蓋子，老李趕忙過去一把攔住，嗔道：

"小鬼最多事！"

"你們猜出甚麼老李和愛玉冰特別新鮮？"娃兒臉紅了，用她的汗水似的。

"你媽的——"老李的眼圈曬紅得銅鈴那麼大，卻忍不出法來，一面又忙著用手去擋開，我們都笑了起來。老李時常用何這句話罵六碗愛玉冰給我們，卻始著娃兒臉紅了。

"小鬼頭！你樣學甚麼？"老李老爺子是齊公活佛，吃了你老爺爺的飯，長生不老吧！"

"老李倒真是個公活佛，你們看，他肚子上掛著下一碗飯似的。娃兒臉紅了。

老李學起手像要打，終於沒下去。

"娃兒，你不是個行家，我們就是不行，我們跟你學過園藝，來來往往，自然高明些。"

娃兒臉紅了一直沒有返過頭來

No. 348

[illegible]德中學的時候，
[illegible]岭，天天跟了一大[illegible]殿人到植園來「官兵[illegible]捉強盜」，
我們老又狂秦參謀家的大宝二宝也[illegible]未參加。我們在假[illegible]
石山那一帶，跳上跳下，[illegible]常[illegible]跳得累[illegible]眠睡。一連不[illegible]
[illegible]四个人不分官兵強盜，便[illegible]成[illegible]了一團。二宝[illegible]拽[illegible]
[illegible]了，回家告狀，秦媽媽渡[illegible]，便跑到我们家，对父親說
：「你的兩个娃[illegible]，[illegible]
支成野人了！」後来我们又闹起[illegible]剑来，我[illegible]用竟
[illegible]軍刀，削了兩把竹剑，我[illegible]
[illegible]我那柄是「龍吟」，书娃那柄是「虎啸」。我们是「官兵捉强盗」，
[illegible]总不依，大宝二宝是「終南二盜」，就吟「虎啸」，又劍合璧，「終
南二盜」那不勝正，被我们殺[illegible]了。後来二宝[illegible]
上[illegible]穆，[illegible]
[illegible]秦妈中學，[illegible]
[illegible]太保去了。植物園裡，一草一木，我们都熟悉得如像老朋友似的。春天挖斜料，夏天捉知了，秋天，秋天[illegible]到荷花也那边摘蓮蓬。

幾个月沒有来，植物園裡的荷花，全訂盛開了，粉红[illegible]
[illegible]秋依，[illegible]了大半个[illegible]園，荷葉像雨[illegible]
[illegible]，一張張傘[illegible]
[illegible]高低的挺起，碧綠茂亮，有些上面還[illegible]着水珠，風一[illegible]動，
[illegible]晶瑩圓[illegible]的像流[illegible]起来。古染古染的荷花，[illegible]
的蓮房[illegible]，有的花瓣[illegible]，有的[illegible]，有的[illegible]，有的

这[几]天，我天天早上来看一遍，一住[了]我摔掉。
[那]我指着池中心的[几]个东[西]叫[那]个鹅[子]到大的莲蓬，浪[费]。
[我]哥哥用报竹将将头[那][了]把月牙刀，我们要拿来试
[之]，去勾那[几]只大莲蓬。
[那]麼远[那][那][个]勾[得]到？[只]和掉到池里[了]。
娃娃脸咯咯的笑[了]起来。
[怎][样]有[办]法拿莲蓬，实[在]宽，抹[了]三[个]远[不]到，一次
滑到池[里]，爬起来，浪[费][之]和一身，[很]像[个]大乌龟！
娃娃脸把篮球抛到空中，[跟]紧跑向前去，[接]住[了]。
[你]是初[中]我[那]里[的]？
[初]二，初二丙班。

[你]尊[姓]是谁？
鸭嘴兽。
是她麼？[说]笑[了]起来。
我跟中娃都给王[老]师数过，她是音德育[老]的罗刹女，下
[课]如刀，很[不]留情。[博物]
她出[了]一题鸭嘴兽[的]把[那]金都放倒[了]。其[实]王[老]师[很]很漂
亮，常常撑着一柄粉红色的遮阳伞，但是她性[格]时，喘[起]
[来]得老高，所以就[叫]她鸭嘴兽。
[那]你和博物[的]数一定犯怪！[说]笑[了]。
[才]不是呢，娃娃脸比[较]通，[我]的植物全班中[上]，九
十一分！
[那][恭]喜。

"动物园可以，"娃娃脸含糊应道，"听妈是以维龙同体，我搞错了。"

"男甚麼，"

"她结婚了。"

"那甚麼，"

"你和植物园甚麼关係？"

"我住在植物园裡，植物园不像警花警林实验所做事。"

"我们已经走过了五桥，进入了植林实验所的园，园裡有九幢玻璃花房，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外面整个花园都有好多蝶蛾。我们绕过一向花房，看保护植物的事务所，里面坐着全是羊齿植物，草草像天鹅似的，羊齿植物着一溜溜的，独角仙似的，绿豆像似的，还有一些都是金龟蛋，娃娃脸指着一溜溜的独角仙似的绿豆像似的，还有一些都是金龟蛋，"

"又叫处女蕨，很难培植，"

"——"

"哦，你眼力果然都高！"

娃娃脸跑到一片花圃前面，蹲下去。

"这是我爹爹她们最近用人工配种培育的，我爹爹说，还不一定能成功，那时候已经开花，妙无妙？"

娃娃的脸蛋儿红扑扑的，你起面
这些是甚麽花？」
「三色堇，叶子这麽」
「三色堇——当然知道，可是不像嘛！」
「这是人工配种的新种——你看，这些花像甚麽」
像猫脸。」
「对，像人脸，所以叫人面花。」
「我们穿过花圃，到了梧桐林实验所的宿舍，那是一排陈
高丽日式木房，梧桐树很稀少外，树木成荫。这是我们的家，」娃娃的脸指着中三幢房子对我说道，现
在房子差不多都隐蔽在梧桐的绿叶里了。

小木屋」
「座地安如跟我一个大男孩来，指着娃娃的脸说道：
「你瘦到哪里去了？」
「我到号称打球来，」娃娃的脸孕起笑答道：
「好像你，又想我和球偷去了！大男孩把球捡了过去。
「我们跟老喵他们赌爱玉讯，她们输了，又赖掉了。」
娃娃脸望着我向大男孩笑道。
「你又皆野吧！你简直疯了！你答应下午替爹到俞伯
伯家去借[illegible]德文字典的，字典呢！」
「该死，忘了！娃娃脸打了自己脑袋一下。
「爹刚才大发雷霆，你必挨骂！」
大男孩揪住娃娃脸的耳朵便往娃娃脸，娃娃脸於拧得

蓝着头，四肢下端么跳么，到了大门口，他浮胞大男孩的手，回过头来，朝我咧嘴一笑，摇了一摇手。古果孩呼地四一下将大门闭上了。嘻嘻嘻，清脆的响声。

夕阳斜了，地上的树影斜拉愈长，一条四条的椰子树横在朝鲜草坪上，我自己的影子，也给夕阳扯得长长的。在那椰子树影中，穿来插去。我爬上草坡，影子便溜么坠了起来，我跑下坡去，影子么的口琴声，一忽儿远去似乎非常遥远，如像

幸福牌

他对面，那片蔓草营中，一忽儿又如像就在身边，就在那棵苦楝树的后面，断么续么，时伏时起。我向着琴声奔去，穿过那一丛丛茂密的金丝竹林，鲜艳的竹叶么的，在我脚下簌着必剥的碎响，我双手拨住头，稿向那些老到的竹枝，穿在竹林中匆匆走。我跟小妹约好了，下午五时正，在石山那边终南二级一棵苹山地点，作生死闹。小妹看就的，一个圆圆的我面么。小妹不知道躲到那处去么，我瞎着就的，一个圆圆的我面么。小妹，我叫道。小兔不知藏在蔓草地么。我跑上石桥，猛地间见桥那一端一棵面包树裸裸的裸裸，一声口琴，把像似的是么起来。小妹，我叫道。小像似一定把到面包树上去么。面包树的树荫么层层叠叠么那么浓，看也看不见。

中姓，你在叫我，口琴是单音，中姓
今，「鸽雪梅」很单调，很幼
不来。中姓，我叫通，中姓——
口琴声戛然中断，竹林外面那一带吹荷塘，荷花荷
叶，都在昏风中翻
仁价之和着整列水中去，带着湿味的清香，给
风吹得满园子流动着。又一阵风掠过去，一把把翠盖
似的荷叶，互相摆拂着斜卧下去，荷塘和对岸，在往
日是蝉现出了男孩子的身影。
金像能和琴音，又颤然昇起，渐之远去，终
终于杳如而逝。

得鼻之
腾次，

滑

No. 354

十六

早上，傅老爺子糟糟完就起身了，我听見他在梁房裡咳嗽的声音。我他已经打過了拳，穿戴整齐了。他破倒穿了一套西裝，繫上了一條黑底子起黑绿点子的领带，把袖給的我五十塊錢，叫我多買兩套接餅回條。我去街口把穿得旧條買回来，在客廳裡那張八仙桌上擺好了碗碟。傅老爺子在客廳裡踱着步，走来走去，已经有某警察着急了的模樣。八点一刻左右，阿偉和吳敏来了。阿偉走在前面，右手提着一只大皮箱，左手拎着一

保
我

只網籃，裡面都是些報紙。阿偉把上了船上二副的制服，西褲子白上衣，到服縛机场去得畢挺好看。斗上还戴着一頂鑲金边的白帽子。吳敏跟在後面，肩上打着那個貨物行里兒，他人又瘦小，那个長筒的流圓的袋子，压在他身上，把他整个人都压矮了似的。吳敏實为的好看。眼神有点眼仁了。兩人進来，把行李拍下，傅老爺子却对他們道：

"先来吃点東西吧。"

我們四人坐下，一同共進早餐。

時前回来的傅老爷子

"明天幾時间船？"傅老爺子问道。

"晴早六点，阿偉先道。

(24×25)

No. 355

四五天

刘

今晚在船上，我们早点上床。

"睦得。"

"两个礼拜到達日本了吧？"

"二十天，我们先到香港上岸放假。这次在横滨恐要有

耽搁，这正是旺季，横滨的码头忙得不可开交。"

"我在船上还有好多事務要

去办，那裡敢隨便上岸吃酒去？"

"上了岸，少喝酒，两後乱来，容易生事。"

傅老爺子却嘆了一口氣道：

"你爱听不听，我总得你一回算一回了。上次我見到你

们船長，他叫着实讚扬了你几句，沒你做

事认真负责，不过人就却講你性子急躁，对船员的要求有

时候太苛了一些。你还不整物嗎？"

"老爺子那裡話，"阿偉叫了起来，"那些船员有的些简

直是亡命之徒。尤其船上伙夫最难侍候。"

"我就是为着这个要講你哩，傅老爺子說道，"两三相人

帶得甚麼輕重？你用人是白白，就是沒活太直，别人吃了不受用。上次你们

公司的经理素輪流了事，此手教大副，还不是为着些只角

事就？気盛好胜，是你的毛病，你要牢記，自己改进吧。"

"是的，阿偉应道。

傅老爺子提壺斟了壺又替阿偉添了壺，笑道：

碰碰

「其实你二十八岁的人了，跟了我这些年，我这辈子休也休不了。那裡还得着我三番四次的？只是天下父母心，有那个不为他的孩子么？」

「我走了，老爺子自己要珍重，」阿傑道，「安乘你睡，有那傅私之助的。老爺子莫（甲）太過（甲）的（甲）烦（甲）恼（甲），（甲）跟（甲）孟（甲）古（甲）拙（甲）的（甲）孩（甲）子（甲）么（甲）事（甲）。」

「你顧你自己吧，你那裡还顧得了我？」傅老爺子笑道。

「我到韓国，使我人帶点蔘回来。」

甲乙着，「傅老爺子在手通，」上次那些还剩下的（甲）枝（甲）。」

「那我到楼窗去窗（甲）个（甲）目本花芸回来。」

「不必！不必！花那些钱做甚麼？我这（甲）斗（甲）室七个（甲）没有那些时间。」

「我们决定早餐，傅老爺子睡到那个时候，（甲）早（甲）餐（甲）已（甲）经（甲）过（甲）了（甲）。」

「東西都（甲）齐（甲）了，」阿傑应着也走了過去。

「差不多了，」阿傑应着也走了過去。

「你这一去，（甲）大半年，要在外头过冬呢。冬季衣服应当多帶（甲）件。」

「多帶了麻烦，实在冷了，我（甲）买（甲）吧。」

「你沒（甲）有（甲）捌（甲）墅（甲），（甲）第（甲）一（甲）驟（甲）寒（甲）起（甲）来，到（甲）那（甲）裡去買，傅老爺微（甲）感（甲）通，沒着他却走回了自己的房间，不一會兒，走出来手裡拿着一件（甲）厚（甲）的（甲）寒（甲）衣（甲）

No. 557

「这件大褂是乾就藏在，[illegible]，你拿去。」

阿傑趕緊上前手忙脚乱的去阻止傅老爺，後来傅老爺与母亲指引，一把将他娘闻，却命其敏速：

「其敏，你过来，把这件大褂装進箱子裡去。」

其敏雲着走了過去，接過傅老爺手上的大褂，打開箱蓋，将大衣往箱内裡折合整，整了半天，後来聖个人坐上箱子上，嗤一声，總算把箱子鎖攏了。

傅老爺与回头瞅着阿傑，却摇头笑嘆了起来：

「沒你二十八步，还是像个阿傑。」

老爺与，你自己吃？」阿傑無可奈何的笑道。

「这是公债，拾不到的錢去。」白精明了。「你阿爸在时，常常过去了。」

自上，其感寒，也可以穿过去了。」

「老爺与，我们要去趕九点半的火車了，」阿傑趕起箱子向傅老爺与这通。

「用不着趕，傅老爺与和箱子止住他，「我们自己有車子——我来送你们到车站去。」

(24×25)

No. 358

十七

我们第个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何替傅老爷子做生。阿傑留下了一千[illegible]块钱。吴阿人名人出一百，我们師傅杨教头督阿雄仔也出了一份，其餘不够的，杨教头一齐補上。我们又去錦園我孟良焦贊，兩人依然同意，都说：应该如此！因为怕傅老爷子嫌钜重，兩人各人带一色拿手菜未，略表心意就是了。杨教头便带我们去见傅老爷子。进門来意。傅老爷又一口便回绝了，说：

某与打这个主意，

你们起早摸黑[illegible]我，我是從来不与这一套的，那卡我躲还躲不及呢，还要張扬生事？

並不是要張扬，杨教头陪笑道，这也是阿傑的一番孝心，九个小兄弟一点故意。阿傑临走时，再三叮嚀，这次無論如何，要替老爷子热鬧一下。除了孟崑二位，沒有外人。

又是阿傑作怪！傅老爷子微皺起眉头，嘆捏道，他明明知道我不喜欢这些事，还怒意在他们来鬧！

老爷子刚漢鉾怪他，杨教头解说道，他想着老爷子这次是六十大寿，是千载难逢之機会，他必鉾他出这门。阿雄仔也在旁劝道，是呀，是呀，小兄弟代他行孝心意思。咱们並不叫

聚餐。（这个小[illegible]，你了都清白了，老爺子倒是英雄本色[illegible]了[illegible]一番回心。）

「老爺子，[illegible]到厨师班[illegible]在班[illegible]毕业了，刚改到厨师班四一，小玉笑道，我们松鼠黄鱼一，站得起来了。」

「老爺子，我在餅屋也刚偷画来一招，罗师傅的绍子姓[illegible]，」吳敏笑道。

傅老爺子[illegible]笑了起来，连[illegible]

「你吹牛，把[illegible]自们[illegible]超到厨房後头去做菜，那裡上得[illegible]盘了。」

「我们[illegible]个人一齐苦苦求，傅老爺子終軟了心，[illegible]通。」

「我来台湾[illegible]这麼[illegible]年，從来没做过生，[illegible]又来破戒[illegible]这次[illegible]

二十二这一天，[illegible]安樂鄉公休[illegible]，[illegible]掛了牌子。我[illegible]们四个人一早便到中央市场去把菜回买了回来。[illegible]下到厨房，小玉[illegible]上了围布，操刀舞鏟的叫道：

「今天小爺掌厨，[illegible]你们[illegible]听[illegible]我[illegible]的吩咐：阿青，那條黃魚剖鳞去腮，切葱薑絲備用。老鼠，那隻鸡[illegible]鸡毛[illegible]暫[illegible]乾淨，小爺[illegible]拔你的毛！」

「也不过去上[illegible]天厨子课，那[illegible]受来这麼[illegible]派头！」老鼠[illegible]脸上的伤还[illegible]有痊癒，左眼仍[illegible]是腫的，一撇，一臉扯[illegible]怪。

「你[illegible]妈的耗子猎，」小玉一把锅鏟指到老鼠脸上的道，「你懂[illegible]菜，你懂甚麼？厨房裡[illegible]大師傅就如[illegible]軍隊裡的

No. 360

飯

總司令

[redacted]，[redacted]，要你去孙[redacted]你还得去死哩，有你们这些小兵丁回饭你麽？厨房裡都造反了，[redacted]还闹甚麽饭馆？

[redacted]嘆了呢，我说通，我把那條[redacted]鲜肥的黄鱼八仞二下扔到砧板上，[redacted]就草闹饭馆，你也不过跟在人家[redacted]后股後头，[redacted]个二[redacted]罵咧，大師傅，[redacted]再数十斗[redacted]吧。

"报应，小玉喊通，[redacted]孔丘在改到数照[redacted]，可以应验我国，到外国正式当厨子[redacted]！[redacted]你管[redacted]二厨还是三厨，今天[redacted]小爺[redacted]掌厨，就是大師傅，就用得你们这兩个奴才！老鼠，快去[redacted]请你的二厨，侍候你，如何？你要孔做甚麽？到[redacted]了。还是[redacted]的营業？"

"好哇，好哇，大師傅，[redacted]我来当你的二厨，[redacted]请水找毛！"

[redacted]吃，就管你[redacted]備洗这條个人，"小玉嘆道，"那兩个畜生，早該剔了皮，红燜了裡一主去，治得莫了！"

我们忙了一下午，安樂鄉的厨房又快讓我们掀翻了。小玉捡一味松鼠黄鱼，[redacted]用了兩[redacted]個鍋，四度爆，燒得滾烫和地咕嚕一声溅了出来，溅到孔和老鼠的手和臉上，[redacted]痛得我们都叫哎哟。[redacted]幸[redacted]好了，清[redacted]，捆在盤子裡，读上了[redacted]仁义鼠仁侧仁料。小[redacted]捧起盤子，左看右看，[redacted]说通：

"你们[redacted]聽，这條黄鱼一，背拱得这麼高，[redacted]一头松鼠！"

"别[redacted]條卵揪我看你[redacted]老鼠就通。"

"你[redacted]妹和，[redacted]卵揪也不[redacted]你皆！"小玉喝通。

"哭法！"老鼠听后胸脯一挺，"今天是老爺子的日子，大家同樂，由得你作主麼？"

"我去告老爺子，就说你再的：这條尾像卵棍！"

老鼠有点慌了，轻々地吐嚕道：

"这种法也去告麼？"

我们差不多開到七点鐘的时候。小玉最後做了一回行菜，排成一盤菜，排成一个圆圈，每人端一盤菜，进到了客廳，傅老爺子坐在安樂椅的太師椅上。

"老太爺，七个小兒外来的寿星，一齐来向你磕头祝寿啦，"孟良斗胆道。

"哦，你们是在我的寿日这裡的，"傅老爺子笑道，又向我们点点頭。

孟良住筷子分左右面坐。傅老爺子坐了一个暗合條子的位置，对着我的，有一條尾巴鉗子。孟良和鉗子都缠過来看，又是一个鉗子。

"这盤是甚麼？給子牧當點心的，"傅老爺子笑問。

"是，是敬献給老太爺的，"孟良笑道。

"很有点意思，"傅老爺子点点頭，"孟良笑道。

"这盤是甚麼？給子牧當点心的，"傅老爺子笑問。

"是，是敬献給老太爺的，"孟良笑道。

指着面前那碟松鼠黃金魚，"很有点意思，"傅老爺子点点頭，"孟良笑道。

"这盤是甚麼？給子牧當点心的，"傅老爺子笑問。

"是，是敬献給老太爺的，"孟良笑道。

"是我做的，"小玉得意地笑道。

"这盤是甚麼？給子牧當点心的，"傅老爺子笑問。

"是，是敬献給老太爺的，"孟良

"但"贺"下句去问了下。

"倒"有点像老罗的脸数。"

"我"是"跟罗师傅"师徒俩事的，"吴敏笑道。

"你不到"铃园"去，到老罗这一边看家本领了？"任笑骂道。

"老爷子，"傅玉"适"良回头问傅老爷子笑道，"这个小兄才可以傅你老人家的衣钵，日后我去问候了。"

傅老爷子也立起身，走了过来，每根菜端详了一下，面露笑容，对小玉吴敏说道：

"难为你们，以后老爷子再宠吧。"

我们师傅物教头，领着阿雄，仍在擀面杖，瞧着。我老鼠大跟老鼠尾巴一样跟着师傅物教头端上来。

"老爷子，"老鼠"又歪着头请上去，延着脸边道，"今天我和阿青也有功劳，阿青还点了菜，我没吗，就事都是我们做的。"

傅老爷子"问"问空了起来，"点通。

"每，每，你和阿青也有功，论功行赏，你们两人也有份。"

"沙度妈就要来兄功，我们的师傅物教头正在擀面杖，一把将老鼠抱向，喝命道，"还不快来到下面把寿麵端上来。"

"小玉，去暖面，"物教头"分派工作，"吴敏，去把寿碗"端来。阿青，上寿桃！"

"石用这些礼节，傅老爷子摒手阻止道。

(24×25)

「老爺子，这是起码的规矩呀！赵教头笑道，你老人家的双六，是一千大关！

吴敬把一双小兒弱相大寿蝠吴拗了，大吉之冒态半大高。吴敬把寿锅插到锅台上，放到窗底菲墙的那张红木桌上，墙上正悬着傅老爺子在汾河湾裡扮薛仁贵的那张剧照。（红）向袍銀盔，手执方天畫戟，双目圆睁，（）吊脚高之的，神俊中带着几分肅穆。牠走闪牒，映在剧照的玻璃框上，摇之晃之，照中人，愈更野得生动。胸前的桃红绸花随风飘舞，一般。我们八个人把席摆置妥当，（）首席，左边排着吴敬阿雄位，右边小玉和老伯娘（）坐下去。孟良和孔的傅三人並排坐了对席。小玉起身篩酒，赵教头傻呼呼笑道，你老人家的酒，赵教头傻呼呼笑道，你老人家的

「老爺子，这是起码的规矩呀！赵教头笑道，你老人家的双六，是一千大关！

吴敬把一双小兒弱相大寿蝠吴拗了，大吉之冒态半大高。吴敬把寿锅插到锅台上，放到窗底菲墙的那张红木桌上，墙上正悬着傅老爺子在汾河湾裡扮薛仁贵的那张剧照。向袍銀盔，手执方天畫戟，双目圆睁，吊脚高之的，神俊中带着几分肅穆。牠走闪牒，映在剧照的玻璃框上，摇之晃之，照中人，愈更野得生动。胸前的桃红绸花随风飘舞，一般。我们八个人把席摆置妥当，首席，左边排着吴敬阿雄位，右边小玉和老伯娘坐下去。孟良和孔的傅三人並排坐了对席。小玉起身篩酒，赵教头傻呼呼笑道，你老人家的

「老爺子，这是起码的规矩呀！赵教头笑道，你老人家的双六，是一千大关！

吴敬把一双小兒弱相大寿蝠吴拗了，大吉之冒态半大高。吴敬把寿锅插到锅台上，放到窗底菲墙的那张红木桌上，墙上正悬着傅老爺子在汾河湾裡扮薛仁贵的那张剧照。向袍銀盔，手执方天畫戟，双目圆睁，吊脚高之的，神俊中带着几分肅穆。牠走闪牒，映在剧照的玻璃框上，摇之晃之，照中人，愈更野得生动。胸前的桃红绸花随风飘舞，一般。我们八个人把席摆置妥当，首席，左边排着吴敬阿雄位，右边小玉和老伯娘坐下去。孟良和孔的傅三人並排坐了对席。小玉起身篩酒，赵教头傻呼呼笑道，你老人家的

「老爺子，这是起码的规矩呀！赵教头笑道，你老人家的双六，是一千大关！

吴敬把一双小兒弱相大寿蝠吴拗了，大吉之冒态半大高。吴敬把寿锅插到锅台上，放到窗底菲墙的那张红木桌上，墙上正悬着傅老爺子在汾河湾裡扮薛仁贵的那张剧照。向袍銀盔，手执方天畫戟，双目圆睁，吊脚高之的，神俊中带着几分肅穆。牠走闪牒，映在剧照的玻璃框上，摇之晃之，照中人，愈更野得生动。胸前的桃红绸花随风飘舞，一般。我们八个人把席摆置妥当，首席，左边排着吴敬阿雄位，右边小玉和老伯娘坐下去。孟良和孔的傅三人並排坐了对席。小玉起身篩酒，赵教头傻呼呼笑道，你老人家的

「老爺子，这是起码的规矩呀！赵教头笑道，你老人家的双六，是一千大关！

吴敬把一双小兒弱相大寿蝠吴拗了，大吉之冒态半大高。吴敬把寿锅插到锅台上，放到窗底菲墙的那张红木桌上，墙上正悬着傅老爺子在汾河湾裡扮薛仁贵的那张剧照。向袍銀盔，手执方天畫戟，双目圆睁，吊脚高之的，神俊中带着几分肅穆。牠走闪牒，映在剧照的玻璃框上，摇之晃之，照中人，愈更野得生动。胸前的桃红绸花随风飘舞，一般。我们八个人把席摆置妥当，首席，左边排着吴敬阿雄位，右边小玉和老伯娘坐下去。孟良和孔的傅三人並排坐了对席。小玉起身篩酒，赵教头傻呼呼笑道，你老人家的

「老爺子，这是起码的规矩呀！赵教头笑道，你老人家的双六，是一千大关！

吴敬把一双小兒弱相大寿蝠吴拗了，大吉之冒态半大高。吴敬把寿锅插到锅台上，放到窗底菲墙的那张红木桌上，墙上正悬着傅老爺子在汾河湾裡扮薛仁贵的那张剧照。向袍銀盔，手执方天畫戟，双目圆睁，吊脚高之的，神俊中带着几分肅穆。牠走闪牒，映在剧照的玻璃框上，摇之晃之，照中人，愈更野得生动。胸前的桃红绸花随风飘舞，一般。我们八个人把席摆置妥当，首席，左边排着吴敬阿雄位，右边小玉和老伯娘坐下去。孟良和孔的傅三人並排坐了对席。小玉起身篩酒，赵教头傻呼呼笑道，你老人家的

「老爺子，这是起码的规矩呀！赵教头笑道，你老人家的双六，是一千大关！

吴敬把一双小兒弱相大寿蝠吴拗了，大吉之冒态半大高。吴敬把寿锅插到锅台上，放到窗底菲墙的那张红木桌上，墙上正悬着傅老爺子在汾河湾裡扮薛仁贵的那张剧照。向袍銀盔，手执方天畫戟，双目圆睁，吊脚高之的，神俊中带着几分肅穆。牠走闪牒，映在剧照的玻璃框上，摇之晃之，照中人，愈更野得生动。胸前的桃红绸花随风飘舞，一般。我们八个人把席摆置妥当，首席，左边排着吴敬阿雄位，右边小玉和老伯娘坐下去。孟良和孔的傅三人並排坐了对席。小玉起身篩酒，赵教头傻呼呼笑道，你老人家的

老二多心，我兄弟一起两把。

傅老爺子举起酒杯，邀他二哥和趙伯老一起喝酒。

「自从三哥他们陪饮了！

傅老爺子飲完酒，吳敏趕緊把一碗魚翅送到傅老爺子面前，傅老爺子吃了兩點魚翅，却放下碗筆，对着孟良说道：

「老大，你大概是明瞭，不会在意的。一個人上了年紀，生日的時候，容易感触，回想到自己大半生，許許多多的罪愆過錯，愈加惶恐。那次你們兩人的好意，我心裡是感激的。只是那天实在心煩，怕经不起迎陽，所以一个人倒去找了一个清靜的所在，躲掉了。

許多

我們倒沒有甚麼，孟良答道，倒是把你們的陽壽急壞了，也不知道你老人家到那裡去，我也沒法找。

我就是怕他来纏我，特地不告訴他去處，那次实在是不得已，倒是真正做錯了一下，自己靜坐思過，過了七天竟感覺是非的界限，竟是很有根基的老法師。圓光寺裡面有一位老和尚，參禪是很有根基的老法師，從前他在大陸时行遍全國，看相了，大概是一位翻過大觔斗的人物。我們沒得看見他老人家的世外生涯，只是看其表面——但是自己多陷溺太深，生今世還要想修得到仍舊——」

塵緣未了，那你須得，今生今世還要想修得到仍舊——」

傅老爺子說着却朝我們左右打量了一下，有吳葉可奈何似的搖头笑道：

(24×25)

薄子很又重，

"就拿这一个小事而来讲吧，好端端也不知道是获那位
锁出事的！报警到现，还很难
苦哀求，捏起来，还很
要乐你闭撑也就罢了，很在重新起来，
楊教头趕忙立起言来，端起酒杯来
敬通：
我暂老爺子传善像，老爺子莫要错怪我。很在咱们
乐生意興隆——到今，这是富贵吉人，老爺子的財運当头，想
發也發不掉——徒中仍，还不快站起来敬酒上寿！
我们都像地雄兩樣子，
七上八下的立了起来，阿雄不
看见我们立起也就到
不許这樣鬧，傳老爺子
老爺子，你就饒我们上了这杯寿酒吧，
我暂老爺子传善像，老爺子莫要错怪我。很在咱们
乐生意興隆——到今，这是富贵吉人，老爺子的財運当头，想
發也發不掉——徒中仍，还不快站起来敬酒上寿！
我们都像地雄兩樣子，
七上八下的立了起来，阿雄不
看见我们立起也就到
不許这樣鬧，傳老爺子
老爺子，你就饒我们上了这杯寿酒吧，

福，吧"
"小王笑道。
"就算是他还會講兩句话，"楊教头再这通，"那么不都是
些还没過去头的人哥便！"
傳老爺子只得讓我们敬了一杯寿酒，大家坐下後，小
王却揀了一塊松鼠黃魚，放到傳老爺子碟裏。
"味道还像，傳老爺子嘗了一下这道，"炸老了些，下次
起鍋要快一点。"
"由枝和太淺了，該給一下再放下去，"小王答道。
"你的廚師執照真的放到了麼？"
"你的廚師執照真的放到了麼？"
"副天刚放到，老爺子又得看看，"小王笑道。
"这麼说来，日本那边有消息，你就可以应聘出去了？"

「我天天在學校大副仍信任！」

傅老爺子凝望着小王，用手胸，撫摸了一下小王的头，沒通。

「你的額头長的宽了，天庭低，自己摸去隱吧。」

男总表四方，奉承我是不在乎的，小王说通。

「大仍口气！」杨教头叫通，「你的毛迎风长齐吹，就想往高处飞了？你且慢着，咱们安乐仍生意正隆，少不了你！」

「能飞走例如。」傅老爺子揮手说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咱们安乐也是个暫時落脚，逢风雨仍宿棠，你们如臨危硬了，你管飞。我素性成全你，小王，你申能

申请到日本，傅老爺子送你一張机票。」

「那我就改向你老人家磕一百个头，一辈子感激不尽！」小王认真说通。

呆敏也沿了一张紙条，揭在傅老爺子碟仔。

「你在孟大叔那裏，要勤快些，不可偷懒，」傅老爺子吩咐呆敏通。

「是仍，」呆敏应通。

「他们」鈴園叮不咱们安仍。朱可以混水摸鱼，傅老爺子笑通，「人家名酒館，規矩大，我推荐你去，可不能坍我仍台！」

呆敏很好，很肯学，又上进，老爺子的人，自然笑通。

「你要知道，他们罗师傅，是台北数一数二的名川厨师，你能学到他十分之一，日後出来，也就不会饿饭了。」

「阿傑也是这麼说，只是教学归教学，手艺，日後我们自己必须靠勤奋，就像孟大叔和崔二叔那样。」

「你们那裡能及人家？」傅老爺子说，「孟业广的人也是如此。」

「阿傑说，以後他下船退休，我们移民到巴西去开间餐馆，也许安乐你也吃！把老爺子这块老招牌扛到外国去。」

傅老爺子呵呵笑起来。

「如，如，都想飞走，飞走了也好！」

「我们不会走的，就像飞不动了的老鼠要独自舔伤口，自治疗一样，会回来的。」

「照今年那付贼胸，老鼠，永统你那副铁打招牌的筋骨，还想飞吹！」杨教斗骂道。

傅老爺子问道。

「在擦吹，打报了，一下子倒不下去。老鼠扬起面，脸上青一块黑一块。」

「不飞走，也与你消，只是你动不动老毛病动不能再犯。」傅老爺子说道。

「少林老爺子打进屋，刚今才就离别个，那无角的，我们要跟他说说话。」

「他能改你那个贼性子——公鸡也会下蛋了！」杨教头插嘴道。

「上次老爺子打过屁股，到今天还运动人一样无也反动过！」老鼠恶起脸来，很凶狠的样子。

我们都笑了起来，傅老爷子也笑了。他举起了酒杯，

傅老爷子自己举起杯，

却突然转向我，说道：

「阿青，傅老爷子敬酒。你受了私这杯酒吧。」

我慌忙不迭，站了起来，说道：

「老爷子，我那裡敢当！」

「你坐下，」傅老爷子命令道，「我有我的道理。」

我只得坐了下来。

「你把酒吃了。」傅老爷子

说道，把手裡那杯酒递给我。

我接过酒来，很恭谨的乾掉了。

「谢谢老爷子，」我喃喃的说道。

「我看你最早服服侍我，很勤谨，应该慰劳你一下，」傅老爷望着说道。

「这是应该的，」我说道。

「不是这样说，」傅老爷子望着我，「以後我你做的事必多着呢。」

「老爷子这样的，我他得到的，还有问题麼？」

傅老爷子笑了笑头，说吟半晌，说道：

「我看你也还是你自己，只是你日後的路也长得很哩！」

傅老爷子走着瞧吧。」

傅老爷子朝我们这个人在右打量了一下，他那双栗

奕的眼裡，竟充滿了惜惜，嘆道：

「你們這一下人，天定 天定 天定的定，缺的缺，只有一个是長得整齊的，少斗運 和我譬得很，都是些飄泊命。」

所由以說，要借老爺子的福，高渡高渡，物散斗隨當通。

「我能底渡得了多久？傅老爺子笑着搖头道，「我一再 再 再的警告你們，在安樂鄉要守規，不許惹是生非，咱們這行生意，你們以為那麼好做麼？——」

傅老爺子說着忽然停頓下来，凝神聽気 如象在傾听甚麼似的。

「我听見有人拍鈴，傅老爺子喃喃自語道。

我們面面相覷，我們並沒有听見。隔了一會兒，果然

叮嚀一声，门鈴响了起来。

「阿青，去開门。傅老爺子命令道。

我走去開门，大门一打開，迎面一大束鮮的玫瑰花，着实嚇到我臉上来，我嚇了一跳，退了兩步。原来是申慰手裡拿着一隻四五呎高的玫瑰花籃，走了進来，那隻 去臉 把他 那遮住了，高的緣故，四上下紅成一團的擁了进来，也不等我引路，逕自往客廳裡走去，一到廳门口，便喘起一量气的嚷道：

「拜弄的来了，快要弄酒了。」

我跟着進去

席上的人都立了起来，傅老爺子也欠了欠身子，

(24×25)

笑道：

「虧你還記得，申懿。」

申懿把花籃擱在地上，捡过去便朝傅老爺深深的一拜。

「今天是姐夫的好日子，我那裡敢忘記呢？就是姐夫不请我，我自己也要来的！」申懿抬起垂哭痕々的臉露出他那枚跌爛食瓜的大门牙来，他大概刚理過髮，黑油油的头髮，梁山陰过了，油光得像個鉄絲一般，望々的貼在头頂。他穿着一條宝藍綢夹褲，一双青布鞋。一双青布鞋，是泰絲的，打呢元上面，红裡却閃着暗々的光。

「親家母，姐夫，我来陪！」申懿斗胆，叫了起来，硝题皮大一道，偷偷你就撞上了！」傅老爺一面说着，一面笑着，来吧！来吧！今天咱們兩個索性鬧鬧了，飲個痛快。」

「

申懿先傅老爺子右側坐了下来，傅老爺子拍了一拍鴨腿到申懿碟裏，道：

「先打个底子。」

申懿笑着向：「你們老爺子從前在南京是有名的快拳哦！經常打遍関東萬敵夫莫當！」申懿笑着向：「我們介紹道，傅老爺子却持了一把子的銀筷，笑道：

「你過奖，我就是在你手裡，苦于你是个个人載着跑的對象！」傅老爺子又對向：「從前曾老爺有了外号，鬼爪子！他的拳莫得

当

沒得我們都笑了起来。

某敏腹的一壺位奥酒提過来，傅老爺子清点道，点点趙景三食[illegible]向客酒杯排在桌上，

「点老大，你来喝点兩吧。傅老爺子起身結了过来，自己站到傅老爺子背后，

「甚麼矩数？老爺子。」

「拳[illegible]腸，一気三杯，傅老爺子指了一指三度猪杯。

点点把壺，将三度杯子都甚[illegible]点了，傅老爺子把白兩網的唐衫袖捲了兩折。

「要試唱子麼的姐夫，申懿也捲起了袖子。

「来一個拇矩拇，傅老爺子応道。

傅老爺子跟申懿都拳起了手，互相事注着，对峙了片

刻，同時喊了一声：「哥倪俩好呀！」两人的手都甩了出去。

接着闪擊式的，傅老爺子和申懿双人，一連动陣，「快快快」「六六順哟！」「志高气越来越高亢，掀起了一股热烈的爭吵。申懿突然伸出她修長白皙的手指头钩得像隻鷹似，一声「金福秀」，把傅老爺子連住了。

「姐夫，罪過！罪過！」申懿投手降服。

「果然是鬼仆，名不虛傳，」傅老爺子端起了一杯酒，一仰而尽，又端出二杯，笑盈盈地递过一杯酒，「你而今，又把中二杯酒也飲尽了，輪到中三杯，申懿自己也举起了杯子，说：

「姐夫，我陪你吧。」

傅老爺子摇了摇头，「不行，傅老爺子指向道，

「姐夫，申慰高高兴兴起身，陪罪道，「申慰该死，你
们白日里，我冒犯你了！」
「申慰，傅老爷子把申慰推坐回椅子上，一复手捻在
他肩上，嗔道：「你姐夫老了，倒不过你了。」
「姐夫是薛仁贵，老英雄，今天又高强
我面拳吧。」申慰笑道。
傅老爷子又要去端酒喝，吴敏却急着想去拦，乞
求道：
「老爷子，这三杯酒我来代了吧。」
傅老爷子拍了拍吴敏的手，笑道：
「好孩子，这是罚酒——我自己犯事的，你想代也代
不得。」

「那麽老爷子慢点来，」吴敏急了，「吴敏来代道。」
「姐夫，我来陪你，慢点饮吧，」申慰自己也斟满。
傅老爷子一面缓缓的咽着那三杯罚酒，脸上渐渐的泛
了一颗上的苍斑，一块块都显了出来。
「申慰，我自到台湾来，酒也喝了不少，自己最知
道个酒馆，难得说一下。今晚畅饮，倒是头一次人
生几何，真是高兴的一傅老爷子拍了拍申慰的肩，
意气风发起来。
「姐夫向真如此，」申慰近合道，又对我们说道，「你们
莫错看了，老爷子是海量，从前在南京，老弟子的贵
世界台，是用水碗子装的。我们都不敢惹他的！」
傅老爷子坚着摆手道：

(24×25)

書「斗南，還提@它做甚麼？」

姐「夫，那時候冬天，咱們在安樂鄉，一度涮鍋，一碟醬羊肉，兩碗@香噴噴的茅台，兩郎舅，喝得个醉双——那种日子，迈到那裡去找呀！」申彪搔着头怕羞起来。

老爺「南京安樂鄉的醬羊肉，我#有名的很呀！我們在上海都吃@說还行，要对着菜子說道。」

咱們@安樂鄉的醬羊肉麼？碳条名振@還通！申彪却也配不出来@！申彪搔着头怕羞起来。

掖着代答道，「咱們那个鍋是个@西洋鍋，那鍋湯都是就着

了多少羊@醬肉的香料。是咱們申家@老爺太爺#留@傳秘方！只有@咱們姐姐懂得配，她在厨房裡下香料，連顆計都不準在旁边看呢！姐夫，那个秘方，只怕你

我那@裡管那些事！傳点爷子笑道。

安爷你管世界羊肉，一碗肥，瘦的不塞牙，肥的不膩嘴，再@芝蔴饼夾着一吃——神仙也要叫好！申彪指着自己的鼻尖叫道，有此二点值得人，@都是死絕的手呀

么地東正 ㊀幼稚的心，方館也沒有什
，都是些粗食。㊀我來幫到一下，㊀給他个平地一声把
咱们安樂仰边塊石頭搬出去！
我在時代不同了，傅老爺之笑道，何況我也沒有
那个心思。
姐夫，你是富貴命，那裡用得着做工呀？有錢的
申慰㊀定到㊀的向嘴，露出了一口雪白的牙齒来。神秘的
笑道，咱們申家那个祖傳秘方就偷偷的記住了。咱們起了
鍋，讓他一鍋噴香的肉，還怕安樂仰沒有生意麼？
哥老爺，台湾去风味，吃肉由不時興，粉蒸肉總通。
你猜猜甚麼？申慰㊀有安慎考的啟示道，我醫的这个
肉，申仍是祖伝秘方，就如風速魂药似的，吃了一次，不
改在電
張仁信！

申慰㊀不吃午二个。那些食客
可以不咱们上海晚報上，登他个
或是生不老的人參果，上海晚報的讀者意
人，那些老饕㊀一个个还会乱
申㊀生，沒到你们
了，能發密电㊀發申慰㊀
㊀那些要飯那裡私購，有沒有相
甚麼个案啊，申慰的眉毛一
就是一个日前你们報上登的疑
私事，倒底你们有沒有把抵
哦！原来沒的是她！申慰
凝聚餘主有一天到我们錦園来吃飯，提到这件事，气

悄聲吵了起來，說你們拍她的陰私，她還要告上屆陪報吃！

「是麼？」申慰君驚起來，「我正擎着她來告！那可有趣了！隔着幕簾看看！」她跟那个琴師的私情，通之茂也有點知道，不過是報館裏的說了一下，對她還很客氣呢！她跟張个基爾公子的小姐，名票友，跟当着的琴師閻崇耿閒，也很要好。她既然怕別人議論，那种事就不該做呀！」

「那我們的行动也要小心點！免得也上了申先生的報紙新聞，罹妥着！」

「這樣決定。」

申慰君笑了起來說：

「可惜我沒有時間，沒法子去看。」

「我沒有時間，沒法子去看。」

「設心！設心！我們也不隨便登的，除非你們永樂劇社有些甚麼醫人的新聞，要我們去消息。」

「唔，你永樂沒有甚麼醫人的新聞，你倒該為備點評論之物！例如上次在藝術館，孟老七私住老二的白寶珊，當面唱住，你倒沒為備點評論之物！」

「可惜我沒有時間，沒法子去看。」申慰君急道，「下次要社雲戲預先通知我一下吧——我看乾脆我也加入，幫你們拉位名票友，掃你們茶莫了！」

「莫說他論過，傳名希望如此通，就這位劉子先生五角。」

「那正好，孟宏學過，我們剛才缺位五角。」

(24×25)

No. 377

「姐夫，憑我的人，我們兩郎舅再登一次台，要兩一點
「爲富汗的吧。」

「我早已退休，而且又是盲藝，自己不上場了，傳老
爺子這邊，何況「爲富汗的个覺鬼，要多少例做工？写仙損
了我的名聲。」

「舅忘爺既是丁先丑，就打
電報头請武通。

「你伯料理是要得仁，傳老爺子答許通。

「那麼姐夫，我就把南醜子！」申慈聲了一加聲
苦惩来，[redacted]打起丑腔吟通：

風流蒲西，家大業大，
慶田[redacted]圓，多牛馬。

銀子錢，由奧包花，
安老營，請次包以
秦樓楚館活名花。
吃花酒，西把拳熙，
彈唱歌舞，又吹又拉。
吃完了飯，我得吟个：
烧黃二酒我也不酒，
老花雕，能吟一碗子。
不思吃，不思汽，
到仓仙西量也[redacted]个大——

申慈郎陪田制長仙馬一腿，脹得四中帶紫，角上那件猩
仁秦綠的，[redacted]向着綠陰个仙走，申慈急忙起身，到了

(24×25)

後来，荣性先害失调的喊了起来：

咻！（国）着张大嘴，"哈"

咻哮哮，哈哈哈，哇呀呀呀！

这是我醉宠的目的达到了的象征。

申熙迟没啥定，我们早已觉得你推戏摆，挤成一团了。阿雄仔突然间，靠她立起，好像中了邪一般，指着他那双能掌似的（国）手，呵呵、呵呵、的痴笑起来。杨教头把他拉下来，把到椅子上，他又身带弹簧似的，像地怒椅子上跳了起来，呵呵、呵呵。杨教头也立起身来，用商量的口吻对着阿雄仔说：

"傻仔，你疯啦！"

申熙哈定，却（国）能满了杯酒，双手捧回到老爷子面前，等通：

（国）吗！着张大嘴，"哈"

"老爷，我已经替老爷子祝过寿，你们二位名架，也各人来敬一杯酒，我也来凑兴。我这个礼拜身材不舒服，清管两位，总迟到礼拜一台唱小生是（国）看不得了。"

杨教头送着，亦过去把墙上挂着的那胡琴及二胡都取了下来，把胡琴递给申熙，自己却调起二胡来。适良当（国）女夫，我说得好，遍大家（国）乐，你就乾了这杯吧！"

杨教头也不推拒，接过申熙的杯酒，乘势的饮掉了。

（潮醒）

"我已经替老爷子祝过寿，你们二位名架，也各人来敬一杯酒，我也来凑兴。我这个礼拜身材不舒服，清管两位，总迟到礼拜一台唱小生是（国）看不得了。"

杨教头送着，亦过去把墙上挂着的那胡琴及二胡都取了下来，把胡琴递给申熙，自己却调起二胡来。适良当

「未段西月快板罷，孟良附於危險。

他那粗壯的身軀轉過去，

轉她一聲，宏亮的嗓子唱了起來：

元帥昨夜得一夢

遇見了白髮老元戎

他言道前番盜骨乃是假

真骸骨現在北國

洪羊洞（珍王你台上）中二層——

大家都面朝着孟良，全神貫注的聆所着。孟良

却瞧見傳老爺半垂着头，也不用人攙扶，手上一杯酒

一口一口的嘗着，不時地又傾过身，跟申鼓兩人

陳陳細細

語，胡琴聲忽高忽低，把他們兩人的唱法，压得

時斷時續。

「你姐姐——墓木已拱了——」

「整整二十四（你的年紀）姐夫——墓——」

「我最掛心的——就是她那千墓——」

「香雲——他們說——雨花台那一帶變成了公社——

都不在了——南京

「——難怪了——我能去夜裡也夢見她——她的臉

陰黑——在哭呢——」

「姐夫想得太多——」

「今天早上——善善來——

「姐夫——

「老爺子有雅興，還唱一段？」問書如何？」

老爺子喝醉，讓我們給他解解悶。

在大鼓掌聲中，傅老爺子站了起來，一隻手把在桌沿，支着身子，面額醉紅，一头銀髮，內亮，強笑道：

「老大、老二，你們自己商量——」

「老爺子沒有往客廳門口邁去，他那高大的身軀在左右搖晃了一下，我們還沒來得及，傅老爺子已經倒在地上。

「快叫醫生！」

「媽，我來扶你。」

申彪過去將傅老爺子右臂一把抓住，帶起來，使到他的肩上，傅老爺子也沒有抵抗，由着申彪攙扶着，兩个人的背影，一個白雪白，一个猩紅，越走越遠，一同消逝在門外的黑暗裏。

紀實文學

No. 381

十八

客人走後，我悄悄的進了傅老爺的臥房中。房裏燃着一盞古銅燈的拾灯，傅老爺已和着衣裳，仰卧在他那張紅銅桿的大牀上，睡着了。牀上掛着一股珠簾，兩邊銅鈎斜角鈎住。傅老爺的睡在一張漆着紅黑條子的竹篾席上，席子早已磨得油滑光亮了，傅老爺的打着鼾。我墊起脚，走到書桌旁的那邊坐了下來，我們的師傅臨時，臨阿我，多住些日子，要我守住，莫要日念睡。傅老爺的書桌上，擱着幾本小說，「隋唐演義」「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薛剛反唐」之類的。桌头中央橫卧着一柄古劍，劍鞘上刻着雲龍花紋，劍柄銹古劍拿起來，端詳了一下。劍柄上刻了行楷書小字：

傅副師長紀念

二十七師全体官兵故贈

民國三十四年還都南京

我用手指甲試了一下，劍鋒仍舊犀利異常，在灯下暗暗的照着看去。劍拿在手中，就覺的。我把玩了片刻，不忍釋手，禁不住在空中揮舞了幾下，不小心，斬到桌子角，嘈的响了一聲。

「阿偉——」傅老爺子正林上转回身动了一下，
含糊的喊道，我趕忙将剑放回原处，起身走了過去。
「是阿青，老爺子。」
「阿青應，傅老爺子睜开了惺忪的醉眼，望着我，露出
了一丝笑意，他的笑容未，「我叫阿偉叫慣了，刚才猛然看着
你的背影跟阿偉差不多——」
快三点鐘了，阿青。」
「有这樣晚了——你还没去睡覺？」
怕老爺子醒来口渴，要茶水。」
「难为你了，阿青——傅老爺子望着我
我去沏壺茶来。」
傅老爺子点了点头，又閉着眼。

「你多拿隻杯子，也来喝杯茶吧。」
我到厨房燒了滾水，沏好傳老爺子晚上常飲的龍井，
拿了兩隻茶杯，用茶盤端回到傳老爺子房中。傅老爺子
已經起身，坐在林前那張生卧兩用的藤靠椅上了。
我把茶盤搁在靠椅旁边一張小桌上，斟了一杯茶
，双手捧起遞給傅老爺子，取把林前一張矮竹凳
端了过来，坐在傅老爺子的下首，自己也斟了一杯茶
，陪着傅老了，慢慢的品茗起来。
「老爺子今天可喝了不少吹，我说道。
傅老爺子吹了一下茶面上的茶葉，啜了一口龍井，

「好多斗反有这般波纹，一下子过了量，竟醉倒了。」

「申先生说，老爺子從前是海量的，喝茅台用小碗子喝的。」

「他喜欢那出的那二点往来，就是想报毒害着把父搞醉了。」

「昨晚」是老爺子的好日子。

「阿青——昨天那裡是我的好日子？那是我一生中少有的悲戚的一天，自顧怔忡，倒出起神来，隔了半晌，一双红絲做的眼睛凝望着我，脸上渐渐泛過一陣奇异的光彩，「阿青，傅老爺子鄭重的吩咐我道：「阿偉不在這裡，我有事總得託付一个人。我看你還靠得住，我心裡有点放不下，也該澈体知通知通，你父故在的確，不要对别人提起。」

「老爺子——」我耳聽着斗爺道，惶惑不已。

傅老爺子將茶杯擱在茶几上，一隻手来，把右手的

右手背上。

「阿青，傅老爺子鄭重的吩咐我道：「阿偉不在這裡，我有事總得託付一个人。我看你還靠得住，我心裡有点放不下，也該澈体知通知通，你父故在的確，不要对别人提起。」

「老爺子——」我耳聽着斗爺道，惶惑不已。

「唉——」長長的

傅老爺子却悲嘆一声，头靠卧椅背上，他那張醉紅未褪的臉上，点点蒼斑，如像一片片陰影落在上面，他那双一直奕奕有神的眼睛，专注的流水瞬眼，他的表情，蒼唯，悲酸，悠悠勿勿的在凄涼的靜寂裡回繞着

幸福牌

十九

阿青，我也曾有过一个家，有的，是我親生的家，我的親骨肉。他像你这麼大的年紀，十八岁，便离家出走了。是我逼走他的，我害了他，我害了自己親生的兒子。

他的名字叫傅鼎，就在我心中他却永远是我的阿鼎。阿鼎長得比你的都白，就是阿摩还有点像他。他是个很敏又有志气的孩子，可是性情太刚烈了些，像他母親，跟我父子反目（後）是一去不返。

我多半征战沙场，倪女私情，早视淡漠了。可是阿鼎一出世，我就全心全意的疼爱他起来。連我自己都没有料及，原来我对他的父爱竟是那麼强烈——大概是天性吧，他刚底是我自己的骨肉，自己的親血，是人也是人哪。

阿青，阿鼎和我，我们爺兒俩也曾（经有）過一段快樂的日子的，那是他（两岁）的時期，我们二十七師駐紮在（陕西）汉中，我把他留在（南京）家中，便把他把他带在身边，一個跟我多年的老勤務兵，看護他及小馬就，他学了一身的伀（n）尼军服，小馬就跨得滿响，見了我心（就）他（举）手行礼叫（通）報告副師長！他那股神气劲兒，真是叫人（喜）愛！我问他：阿鼎，自後大了，你想做甚麼？他毫不犹豫答道：总司令，爹々。那了（孩）子从小（就）便

帶写利（双脚一抽）

時他还（斗）幼。

（24×25）

（教育。重，今胸）

（变）

（支得狠）

硬

（他心却）

（二个（歌）了）

自白跨和青海馬，沒踪跑去，我看見他那小小的身子，光那匹烏亮的駿馬上急遽的起伏着，心中又担憂又驚佩。副長官，小少爺的本事呢！」那个青年勤務兵，也堅得滿面的得色。「我們那些部下都說道：將門虎子！我看見阿鄰的資质那麼好，養他，把他鍛煉成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材。晚上灯下，我親自授他課業，一前我師表，肯不是許去睡覺的。我对阿鄰如亦敎嚴格，然而他却知道，我心裡是如何的疼愛，如何的器重他。我那個時候，他对我，真是又孝順，又敬重。我帶兵回来，果了坐下，他便趕過來，脫到我脚下，拿過一張小椅来讓我搁脚，又從勤務兵手裡接過水

和西茶来，双手奉上，殷殷勤勤，無微不至，用茶。

阿青——可是他長大後，却跟我疏遠了。

中日战爭啟紧，我們那一師調到江苏三战区。前线战事猛烈，我便把阿鄰送到重庆後方，去跟他母親去。那个年代，我連阿鄰的面也見不着，等到抗戰勝利，我再見到阿鄰，他長得又高又壯，考取了十七正式前南京，我看見他，從前他幼年時我对他的那一股親密深情又湧上了心头。過去便想將他摟入怀裡，阿鄰往後退了一步，很含蓄的招呼我道：「爹！」

是他母親，是受他母親的影响，阿鄰跟我，有了隔

麗嫻，

我太太是某某家的小姐，（是）南京有名的首富，便她（她）（是）家中老太爺（是）命（她）的。（她）是獨生女，（是）掌上明珠。她長得很端莊，人極莊重，有教養，（是）賢（淑）而心性高（是）（自負）的（女人）。我尊敬她，也（是）（敬）她，因為她為人世處（待）事（是）極理想的妻子——然而我們的關係，並不親近。（是）麗嫻，（的）不（能）怪她，她並沒有（做）錯。是我，是我誤了她，（的）孩子。

我有個（要）（好）的（朋友）（是）（一）毛病——

阿鼎出世（之）（前），有一天夜裡，麗嫻突然（要）撞進了行李房來，（找）她看見（我）（和）（一）個（女）人（在）（一）（起）。（在）（昏）暗（的）燈（光）（下）。（在）（迷）（朦）中，我也看得見麗嫻（的）臉（色）。

我（當）（時）（真）（是）（嚇）（得）（魂）（不）（附）（體）。（我）（以）（為）（是）（鬼）。

（我）（以）（為）（是）（鬼）。

（我）（以）（為）（是）（鬼）。

我那仿佛無裝飾的部隊勇，有形無形的傳給了阿鼎，我不再是他初年時崇拜的英雄，他的「副師長」。那時正巧我多次的軍師派生涯剛剛結束，我的長官愛副之朋，在一次戰役裡，我冒險立功，不但不受獎賞，還要記過處分。調職。我心一灰，便退了下來。當我卸去了軍閥的保護人馬都葬了過來，在大悲苦鬧起了安樂鄉，變成了南京城的最最最一最二的北方飯館。陌娴繼承了一筆可觀的財產，把月霜尚在她的父親的事業，卻開始與阿鼎密起來。陌娴與阿鼎有通姦之實，但我不願離婚，一則為了維持表面得過去，二則為了阿鼎望着他母親，一個中年男人內心的落寞感？有時候，我看見阿鼎晚上灯下，伏案工作，在唸英文，側面高聳的額头，飛揚的眉眼，我都望着他，我記起他幼年時我教授他前出師表，背着他一句一句的唸：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我請他背下三國時代那些英雄豪傑的悲壯故事。他伏在我膝上，仰望着我一樣——

阿鼎望着他母親，眼裡那份孺慕之情，就如他幼年時跪在地上替我脫馬靴時，仰望着我一樣——

阿青，你懂麼？你們能懂麼？你們能了解一个中年男人內心的落寞麼？有時候，我看見阿鼎晚上灯下，伏案工作，在唸英文，側面高聳的額头，飛揚的眉眼，我都望着他幼年時的恨魅。我記起他幼年時我教授他前出師表，背着他一句一句的唸：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我請他背下三國時代那些英雄豪傑的悲壯故事。他伏在我膝上，仰望着我一樣——

要我教他古文了。他喜欢哈莱文，他说他要做外交官。当然，我心裡还是替他高兴的。他刻底是一個有志向上追的青年。他十八歲那年，高中畢業，我便把他送到西上海外文專科的聖約翰大學八年。四年之後，又替他介紹了兩位外交界的老前輩，要他常去拜訪，得一些教益。可是同到了南京家裡，阿青，你知道麼？你知道麼？我在家裡，竟感到寂寞。現在的社會裡，又有現代的都會病，那就是時常感到的孤獨寂寞。人家都稱讚：崇公，你的福氣真是沒得講。沒有一点兒不如意。可是我的福氣是在演戲，沒有演戲的時候，我天天都要生病。阿青，我不過逃到了山去纔，是然元肺腑裡叫出來的，沒有假的。薛仁貴，我怎麼會不演戲呢？薛仁貴的那種痛失嬌兒的心情，我是深有所感的。同我配戲，去薛丁山的那個孩子叫永生，他是跟着他叔父來到仙霞社去玩的，他今打小鼓，有時候也敲敲鑼，薛丁山那一齣，是我教他的。永生有小父母双亡，跟着他叔父的細緻莊重小夥計。他那時也不過十八九岁，我看他長的單薄，身世孤苦，便格外憐惜他的。永生很懂事，對我也很服從。從前我对阿鼎的那份愛意，每漸々動移到永生身上去了，正式把他收做了義子。当然这件事，丽娟心中是十分不悅的，她曾明说，可是佛面不言不言，非高即利。我为了避免麻煩，從来也沒有把永生帶回家裡。可是那倘倘虽了事！

手帶丽娴跟仙雯往我和朋友那里本年少行李，永生叔父送果不止月去了。

恰恰二十四年前，天的夜裡，我四十些的生日。仙雯和我的朋友们起鬨，凑份子要替我做生，就在永生叔父家裡，擺了九桌酒席，大家划拳行令的，吵吵嚷嚷，四鄰得死。我一時高興，飲過了量，醉得脚下都不穩了。永生担心，就自叫了部車，送我回家。我一時忘了忘謙，便由他攙扶着。永人哄哄撞撞，往房裡闖了進去。誰知道，我一時眼花，走錯了门，闖進了隔壁丽娴的卧房中，丽娴已住睡下。我们一下把她從夢中驚醒，她看見我酒気冲天，手裡又拿着永生。丽娴當時一臉雪白，指着我厲声喝道：

"你快点滾出去！"

永生赶忙上前拉我，丽娴更是气得发抖，一面拿起枕头朝我们砸来。一面大声喊叫：

"阿鼎，阿鼎，快来呀！"

阿鼎从外面跑了进来，一句句话，每一句都揭着了我的疮疤，戳中了我的痛处。我又羞又惱，一阵惱怒夾着酒意，冲了上去，反手一下，打在丽娴的脸上。

丽娴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她一直哭着，一夜。中二天中午，酒醒时，後悔不迭，趕回家中，已经太晚，铸成了大錯！

丽娴，她服毒自尽了。

丽娴她穿戴得整整齐齐的，一脸安宁，一点痛苦的样子也没有，好像在熟睡一样。

阿鼎從上海趕回来，送丽娴安葬，他一直哭着，也不跟我说话。一回到家中，他便急急忙忙的收拾行李，他的举动，把我吓呆了，我去拦阻他，他迷怔中遞了一封信给我，是他母亲用血写的绝命书：

No. 390

——汝父無行。衣冠禽獸。當。當。堅辱妻子。世母屢世勞役。悲憤無告。根以死抗議。含恨九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No. 391

其實
之，安樂你原又是他們申家的財產。我讓申應花所的錢，
爭的是感輕我自己心中的愧疚。我家那人走，一下子落
念傷兵，孫經理把財務打在心上，每天中飯便叫館子裡的
夥計，替我暖一壺酒，讓我喝得醉醺醺的，任由他擺佈
。人家都說中醫治氣氛，對姐夫照顧得這般週到。不錯
，他甚麼都替我打算好。我和飯食起居，他無所不至。漸
漸的，我甚麼都仰賴他，無他不可了。他挾持著我
到处去，他上台栗戲，也逼著我跟他配。他冒寫信計，
使要我扮那个完魂，披头散髮的陪台之跑——
逃到了台灣來。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间醒过来了，感到了萍京，登写
阿青，你真能了解麼？你們自莫的能的瞭解父親心中

幸福牌

芸野館

在前面奔跑的馬跨，這麼些斗，我這顆心都一直跟着
飛的个阿娘在流浪。我不知道她一直在跟着他。在睡夢裡也不能忘记——
疼！——我的母親，我的心也很苦
這些斗来，孤獨艱辛的苦楚，我怎麼能夠理解？
我的阿娘在外流浪，軍件審判，拿去槍
斃。我的阿娘，幼年父，照人管教，我就
拉，新物物果，下迎受刑
士兵

(24×25)

有一次我在报上看到一则
的报导，西持刀抢劫银楼，军法审判
，定了死刑。报上登那个孩
，所以才落得悲剧下场。院判那天，
我在电视上新闻报导看见，西个警员把那个孩子抱
出去指认的那一刻，那个孩子脸上
，那一种哀求与无助的神色，看得我老泪纵横，
不下去。我实在不认识那个孩子，但他那张年青的脸，那
张害怕得发青发白的脸，那一刻，那一刻的感觉，却
我很不退去。缠那个孩子的哀求，
裡，要摆脱那一刻。我和阿雄，
也会不会像那个孩子那样，打劫做案，下监受刑吗？

又一个脱不掉是十三斗前吧，除夕的前两夜，天很寒
冷，夜深了。我经过西公园路旁的公园，
新公园的那一溜花铺墙外，
铁丝，花实只程好看甚为漂
，在一角亭子裡，蜷缩了一个年青孩子坐在椅子裡，双手
抱着头，他衣服盖上，
七八岁，全身着黑，一头的长发蓬得不高。他哭的声音
也程得很，一声断一下，没有尾音的，他哭那般绝
，西像天实地很，我向前说话宽一般。我止住了他，
向他为甚麼哭得这般伤心，他摇头，自己也
不知着为甚麼，又指了一指他自己的胸口，说道：「这裡头酸
得很，不然难过。我问他的家在那裡，他的「这就是我的

氣。」他朝着蓮花他那邊亂指了一輪。「你的家人呢？你有父親麼？」

——我有个神父。」他告訴我，他是在孤兒院，由神父帶大的。那个神父是意大利人，天天晚上教他唱聖詩。他却偷偷喜歡唱小調民謠，「雨夜花」。神父很生氣，

第天

到他背雷理問基十條。說着他哈哈地沖而笑，等待像個小男嬰。那个孩子，長得一付異相，深坑的眼睛，尖高也沒有，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光通之露在外面，下巴米成一個把刀，是命薄如紙的相。我看他冷得挾着偷背，便把他帶回了家中。我們一人喝了一碗滾熱的鷄汤，我便在阿偉和它這間房中，搭了一个鋪，讓他安寬。等我回房去把鋪蓋拿來，他已在地呼了。我把棉被程々替他蓋上，躺下到他不已底，這个動作，我有多少年沒有做了。從前在僅中，冬天的時候，被裡永總是冷起來一次，替阿樂把被蓋好，我到他的下面底，不知是否因爲那个緣故，他睡着了不回頭不動，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24×25）

幸福牌

了们。你们那些血腥斑斑的故事，我听得太多哩！这些三斗来，明知暗知。我也不知看过多少了。你们这医院不这医院，我自己的能力也有限。你们去又来，一个接一个，乞国深总有那麼多的野孩子，我那能够普度得了？何况你们一个个都是须发普？一个阿傑，这十年来，麼磨我今血耗尽，一头的头发都是为他白的！阿傑，天性是很小气又善妒，如今也是徒小气又脾气又暴，我像一匹到马，套底鞍马，割肉起来，抵外卖劲。我是存他身上，我没有宏愿，那怕再劫难逃呢，我这一生又宏管他顽石朱头。一个女含两夜，警察来电话，阿傑在外面跟流氓打架，身上捱了七刀。宏血向他又高氏出去，连我一度金戒子也拿走了。我往基隆找到高雄，找了两个月零八日天。找到他他就抱着乱的肺痛哭三老爷，我这种贱种你还要来做甚麼？我也懂得他流眼泪，对他说：阿傑，我在坚持你啊，要坚持回过头，我自己才上得了岸呢。"我看见他穿着一身白制服，猛回头向在基隆码头跟上来方骗的，他面踏上吊板，回头向我敬了一个礼，那一刹那，我宏血一起了一个错觉，我好像看见我们阿鼎又在们我敬礼了，又在神氣十足的样道二报告副师长——

阿青，这就是父亲们。你懂麼？你们基能懂麼？

天快亮了，阿青，去睡吧。

(24×25)

幸福牌

这就是父亲的骄永远没有不公。

No. 395

二十

一連二个星期，天天晚上，申彪都到我们安樂鄉来，纏住傅老爺子（說是差不多又陪上九点多鐘，把傅先扶了。回坐就生剋探更半夜，都直到安樂鄉把仆蕩，把仆舊泡在桃上客廳裏，跟傅老爺子兩人，一壺酒，一碟菜，你一杯，我一杯，在那飲。她一来，傅老爺子便喚我道：

「阿青，去暖酒来，給老爺来了！」

一个陪上，兩人要喝擇兩三鈑但酒，有時候还欲猶到的高深到如夜。申彪總是拼命的勸傅老爺子仆仆斗酒，（脫）露出他黑破掏的门牙来

（打着马脸）

姐夫，这杯是大平西凉的酒，一边喝兩個密談。申彪一雙手忽的的剛着，头底不多搭到傅老爺子臉上去，忘出的，傅老爺子含猫一下指有四五杯上的酒杯直沉，喝通：

申彪——你必为我傅堂山真的拍你了——」

（抄）有時傅老爺子却又把手揪住申彪的官膀，来回摇晃，

（抄）手在中指：

申彪——你看它心——我傅堂人回答对不起你的地方——咱们之间的帳，这一辈子也算不清啦——」

（抄）無论有時候，母總兩人都要醉意盖如一日，我真高兴到

(24×25)

起来。申慰手抱胡琴，一拉一唱，跟傅老爺子配一段。傅爺老爺子高声的匀腔，幽幽回旋雪白，嘹亮悠远。绝那苍凉的曲子，泥着急越的胡琴声，愈冒愈高，曲腔慷慨激昂。

然而有一阵，等我打扫完畢，回到楼上，却莫傅老爺子独自倚靠在客廳裡的太師椅上，頭低睡去。茶几上的洒壺洒杯还摆在那裡，桌中燈已经点去了。傅老爺子听见我的脚步声，醒過来，说道：

「阿青，我在等你呢。」

「有甚麼吩咐麼，老爺子？」我走近去，站在老爺子身旁。傅

「我把你叫来，有件事要问问你，你明白麼？」

「老爺子有事，儘管交待，我照办就是了。」

傅老爺子看了我一眼，体谅地点点头，倒老成得很哪。

「我在这裡是无亲无故，有甚麼事，又教你是叫我去办。」

傅老爺子却立起了身来，双手把在我的肩上，定定的望着我，好似我这个

「那麼，就靠你了，阿青。明天下午三点钟，你到我房中来，我有件事要托付你作。」

「好的，我应道。」

三点鐘，莫漠了我的事。傅老爺子又郑重的叮嘱一遍。

"知道了，老爺子放心，我沒這道。

"小二天，一早傳老爺子的令，說要乘船出去。我把它收裡打掃乾淨，便到吳敏家去，小玉跟老鼠都在那裡。阿傑高興的喊道。

小玉便搬到這去，跟吳敏一處住。

"阿青，我的好哥哥，你來菜喜歡！小玉一見了我便眉飛色舞的

"菜喜你甚麼？菜喜你甚麼？

"菜喜他外婆，切工出口，老鼠笑嘻嘻的插嘴道。

"幹你娘！小玉一已學會使撇到老鼠头上，"你耗子舔貓鼻孔——找死麼？"

小玉然後從抽出一封信來，拿到边親了又親，一面叫道：

"海龍王，海龍王，你是个老可愛，你是个老豬怪。"問老爺子。

"海龍王，海龍王，你是个老豬怪。這是怎麼從东京來的信？有樂可以回日本去了。這是怎麼從东京來的信？有樂可以回日本去了。這是怎麼從东京來的信？有樂可以回日本去了

「难道要老子当一辈子的陪保，陪阿那些大爷们麽？反正小指挥来了，他那把宫崎会讲出来啊以花来。何况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咱们这么个人，总要各奔前程的呀！」

「小玉，你走了，我找不得你，把，你不在，不如死了。」

「乖乖，我还找不得你麽！」小玉握了志鼠一下笑着，「我到了日本，寄个棉夜鸡回来给你吃，总可以了麽？」

「小玉，你到日本，自後阿保也可以来找你了，」吴敏说通。

「我帶他醉仙去吃花酒，」小玉笑道，「保会不会吃醋？」

「童物的戴有甚麽关係？」吴敏笑道。

「我们都去了麽？」

「小敏，」小玉拍了拍吴敏的肩膀，「天有你的运气最好。我们这个人，总有你飛了正果，我们二个甚是还有得靠你！」

「你这一去日本，不也是达到心愿了麽？」吴敏说通。

「小少爷，你去哥的公事你即得着，」小玉「纪通，到东京也不过是你去哥的小一站，以後的路还长得很呢！何况老板的保证是个靠得住大，在他下面，是死的数二的麽？」

这批

「你跟老爺子報告过了麽？」老鼠问通。

「我……要去，」小玉通。

「老爺子一早出去了，」我说通。

「阿青，我正要问你，」小玉说通，「老爺子这一夜……都在幹麽啦？」

「还不是那位黨元爺！」

申龍聽了，小玉、吳敏、老鼠三人都齐声叫道。

「那个掘牙齒一来就沒到半夜，老爺子……」

「那个姓申的，他是那一门子的……」小玉不……通。

老爺子生日那天，我坐在他旁边，……他從菓子底下伸过手来，捏住……

「嘻嘻，哈哈哈，哇咿咿呀——」老鼠突然蹦着跳着，……着牙齒，学申龍那般打諢起来。

「耗子精，你在要甚麽宝？」我们都笑了起来。

「耗子精，你在要甚麽宝？」我们都笑了起来。

申先生那般穿的那件衣裳倒底是……的，还是保……？」吳敏问道，「我坐在他对面，看得很明白，……是红……的，……绿……，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哩。」

「红色的，那是泰国電光綠！」小玉笑通，「田灯光下面，……會变色的！」

幸福牌

No. 1100

「这样混虫老爺子这把
我想到傅老爺是没有我和那
老爺子也没
「这位客人的學老爺一
我最近忽然很(得)
「一見手一抓，飛快。
「其实老爺子——」我本来想
定中意这个人(的近)只是
老爺子多待我和他告訴我们
态，便改口道：

「这样混虫老爺子这把他的
我想到傅老爺是没有我和那
老爺子也没

「这位客人的學老爺一
我最近忽然很得
「一見手一抓，飛快。

「其实老爺子——」我本来想
定中意这个人(的近)只是
老爺子多待我和他告訴我们
态，便改口道：

「申报是老爺子的就
吗？」

幸福牌

(24×25)

圖白影子大概

No. 401

二十一

三刻

我離開向
五分鐘。我聞汽過去，酒館裡的窗戶反有打開，裡面一股隔夜的酸氣，我提忙過去把窗戶打開，把啤酒瓶上一隻衣服泥收去，的空啤酒瓶也都到了垃圾桶裡。走到樓上，我看了一看手錶，剛好三點鐘。

傅老爺子臥房的房門敞開着，裡面兩個窗的竹簾都放了下來，綠蔭蔭的透着一點光線。隔着那幢張破碎的防支。隔着那幢張破舊的帳子，我看見傅老爺子躺臥在牀上，好像睡着了。我墊起腳，悄悄的走過去，走近牀邊，便聽見傅老爺子的呼吸：

「阿青——你過來——」

傅老爺子的老眷十分之痛痛，還塞着疾似的。

「坐下來，阿青。」

傅老爺子拍了一拍牀头的边沿，我走過去，坐到牀边上時，才瞅出夜管傅老爺子一臉紫青，額上的汗珠子一顆顆的冒起，身上那件白的仿佛的衫子，胸前兩塊都是濕透了，貼在肉上，傅老爺子的面頰更痙攣的抽搐着，他那花白的眉毛都緊緊的皺起，兩眼深深的陷在眼眶裏，兩手緊緊的抓住老舒服的被，不停的

(24×25)

No. 402

问道。傅老爺子把[illegible]
[illegible]洪，也没留[illegible]
「阿青，你莫慌张，
一慌张，就误了我了——
[illegible]手，从枕头边拿过两封信来，[illegible]
封给阿傑，[illegible]一封给杨金海——我交待他们的话，都在裡
头了，你務必替我交到他们手上——」

「老爺子——」[illegible]
[illegible]却一把扣住我的左手手
住，他的手心冰凉，也[illegible]
挣不脫。

「阿青，[illegible]时间不多[illegible]
[illegible]你要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No. 403

阿青，那位申法官就是傅老爺的阿舅——傅老爺的表弟哩！他行四，兩行四眼隔得很遠，所以別他的表兄弟都要遠些，青紫的面頰上，「他從不提名字，一輩子也就算了。你想，他還想見我麼？」他臨走的那一刻，我再過去抓住他的膊子，他簡直抖得說不下，一直只會抖，我知道他想叫一聲爸爸，就是叫不出來，他肚裡的委曲有多大哪！這些年，他不知過了多少甚麼日子，花早稻田大學法律，這一天哪！他去日本去讀書。這些年，我一直想念他，我入了司法界。這些年，我一直想念他，我又能對他怎麼樣？他連姓名都改了，別人都不曉得他是傅老爺的表弟，他一步一步逼近，終於又走到秦國來了，他又來逼我們，如像我欠了他的債，一輩子逃不開他的。

又，眼睛我還要去愛他麼？我是沒有臉去見他的。真是矜魂不散，我躲也沒法躲——

傅老爺的表弟，掙扎着從牀上撐起來，呼吸困難，眼睛裡都充滿了血絲。

「是申慰，是申慰去於先生來的，他打聽到申法官就是我的阿舅——我喫了申慰一生的虧，他一步一步逼近，終於又到秦國來了，別看房，終於又來到了我們的房，他又來逼我們，如像我欠了他的債，一輩子逃不開他的。

申慰聲門抬人陰私，他是為了我們，沒有人比我們更瞭解他。

幸福牌 (24×25)